

E00365

取法古人 共禦強敵

坤
乾
南
書
館
存
覽

乙夫持贈 廿五年國慶

蘇
經
晴

何成春題



教
專

熊經略

江夏汪嘯鸞

題



各 地 代 售 處

熊 經 略

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國 慶 日 出 版

(全一冊) 實售國幣三角

著 者 管 雪 齋

發 行 者 管 雪 齋

印 刷 者 中 西 印 刷 公 司

總 經 售 處 華 中 圖 書 公 司

漢口特三區湖北街

漢口現代書局

代 售 處 漢 口 友 友 公 司

武昌北新書局

宜 昌 新 生 圖 書 社 沙 市 中 南 圖 書 公 司

上 海 作 者 書 社 上 海 上 海 雜 誌 公 司

南 京 中 央 書 店 廣 州 上 海 雜 誌 公 司 支 店

成 都 北 新 書 局 長 沙 湖 南 教 育 用 品 社

重 慶 開 明 書 店 天 津 佩 文 齋 書 店

何序

有明一代。槐傑輩出。其能負不世之才。躬艱危之任。內相外將。聲施爛然者。吾楚得二人焉。曰張江陵。曰熊江夏。江陵世所稱爲救時良相也。當萬歷初政。江陵以一身任國家天下之重。孜孜矻矻。安內攘外。迹其所設施。如節浮費。省冗官。釐漕運。更馬政。以及備邊平亂弭盜。靡不著績卓卓。雖身歿以後。讒生投杼。而其隱衷仍揭日月而貞明。大業仍留天壤而不朽。江夏生際萬歷天啟之交。與江陵時不相值。其經畧遼東。如收殘敗。絕餽遺。斬貪懦。增墉壘。聲威之加於邊人者。視前之李成梁。後之孫承宗袁崇煥。殆更過之。惜內扼于樞臣。外撓于別將。中貂織錦。西市沉寃。較之江陵。禍發身後。尤爲慘烈。君子於此。殆不能不痛夫江夏之生不遇時也。江夏經畧遼東。書奏明廷曰。乞毋中格以阻臣氣。毋旁撓以擊臣肘。而卒之敗於樞臣奄豎之中格與旁撓。予於是殆又不得不念夫江陵矣。江陵有云。

萬里之外。事難遙度。用兵之機。忌從中制。以故用戚繼光備薊門。李成梁捍遼東。胥假以事權。予以便利。繼光固可與江夏相頡頏。而李成梁才豐德絀。視江夏遠不相及。乃以相臣得人。卒樹功名。藉使江陵江夏。同生一時。以江陵爲相。江夏爲將。吾知其必如周召。如平勃。有以大起明室之陵夷而致之周漢之盛者。彼蠢然建虜。翱翔鼠穴。縛之屠之。不啻犬豕。而何能入主中夏數百年。至于玉步已移。猶能煽餘燼以抗上國耶。管君雪齋。以所著熊經畧徵予序。予深慨夫江夏之不得竟其功。乃原於當時樞臣之有以阻其氣而掣其肘，感江陵之於戚李。任專而信篤。故爲並序其事以歸之。民國二十五年秋九月何成濬。

楊序

吾讀明史。於鄂得二人焉。曰張文忠熊襄愍是也。文忠當明中葉之際。主少國疑。巍然以一身任天下之重。雖古之伊霍。何以多加。然當時論者。頗多微詞。身歿未寒。禍不旋踵。滿清懲大臣擅權之弊。至謂文忠以人臣而行天子之事。跋扈恣睢。非所宜爲。由是唯諾成風。僉以全身家保妻子爲事。及至末葉。國是蝸蟪。環顧在廷諸臣。迄無一人肯任國家事者。乃慨然興歎。以爲世有文忠其人。當不致敗壞若是也。於是士論始爲之一變。若襄愍者。則更有難言者矣。遼藩淪亡。邊氛日亟。撫臣王化貞水火於疆場。閣臣葉向高絃斷於廟堂。無識之給諫科道。又從而踳齧之。以致廣寧繼陷。東壁全失。而襄愍身命亦遂不保。說者猶責其私心短見。不守右屯。夫當王化貞敗衄之餘。大軍十四萬。同時瓦解。清軍追王化貞日行二百里。其勇銳爲何如者。幸有襄愍退駐山海關得以保存耳。嚮使襄愍以五千之衆。孤懸關外。

。右屯必不能終守。不守而以死繼之。襄愍自計固得。然吾恐清軍長驅直入。不待崇禎甲申而山海關已非我有矣。從來國家之大患。莫甚於無是非。是非混亂。賞罰倒舛。小人藉以營私。君子因而受禍。何怪其亡國敗家相隨屬也。襄愍之冤誣。直與明社以俱屋。清純廟高宗始製論以闡揚之。武昌管雪齋君覩東省之事變。痛境土之日蹙。以爲國人若以襄愍之志爲志。疆土雖失。恢復可期。因蒐討舊乘。裒集十數萬言爲熊經畧一書以告世之人。而囑適生爲之序。夫欲攘外者。必先安內。張文忠畢生相業。彪炳史冊。其政論足爲近日藥石者蓋夥。雪齋讀書有暇。盍亦賈其餘勇以辯襄愍者辯文忠。兼以貽夫世以爲政者。斯亦復興民族之重要工作也。民國二十五年九月楊適生謹序。

注序

明季督師遼左，力固邊防者。吾邑熊經畧外。尙有袁崇煥與孫承宗。三公皆以不世出之才。膺極艱鉅之任。所爲戰守大計。擘劃有方。而所用諸將以死許國者。亦先後輩出。然卒撓於奄豎宵小與文墨議論之徒。或參免於去。或不免於死。而我熊公傳首九邊。罪及妻孥。尤受禍爲酷。而沉寃爲深。雖經莊烈帝詔許歸葬。表墓建祠。究於公何益。於國何補。此讀明史者所爲廢書三歎。終致慨於昏庸童穉之不可以爲君也。夫長城自壞。道濟之所憤言。然一姓存亡。所關猶小。至殺一人以快敵虜之意。灰志士之心。隳華夏夷狄之防。助封豕長蛇之勢。是相率而亡天下也。寧止易姓而已哉。昔王船山讀通鑑論。獨於宋高宗無恕詞。且斥言趙構。至再至三。誠以亡國與亡天下不同。而十二金牌。三字寃獄。所以敗岳武穆垂成之功者。不止斷送趙氏一姓之社稷。直淪我中華炎黃之胄於萬劫不復之地也。以彼例此。罪將毋同。

。管子雪齋居吾邑久。歲時伏臘。旣相與祭於省垣熊公祠。暇又出東郭。道紙坊。弔荒祠。展古墓。益感慨歎而不能自己。乃摭懷舊之蓄念。發潛德之幽光。上考史乘。旁參傳集。乃至熊公一鱗一爪之散失於四方者。亦網羅靡遺。成茲熊經畧一書。將付剞劂而屬序於余。余旣嘉其用力之勤。又以雪齋爲武進管文忠誠齋先生十一世孫。文忠固以在籍南都禮部右侍郎拒雍髮令而見殺者也。以忠義之裔。寫我熊公忠義之事。不尤可使今之懦夫有立志乎。故樂爲之序。武昌汪疇書城甫序。

魏 序

國家當危急之秋。應付之方。首在統一內部之意志。此盡人所能知者也。然內部雖統一。而兵不精。餉不足。器械不利。軍事上之設備不完全。終無救于亡。蓋救亡之道。精神與物質並重。譬之於人。靈魂軀殼。相需爲用。若缺其一。則不足以生存於天地之間。當萬曆末年。滿洲崛起。全遼皆震。神宗起熊廷弼爲經畧。謀收復已散人心。兵餉器械。皆付缺如。就令君臣同德。上下一心。猶恐無濟於事。乃環顧當日內外臣工。或因循牽制。或多方傾軋。或挾私意私仇。欲置於死地而後快。有國如此。欲其不亡。其可得乎。經畧死後。將十餘年。明社遂屋。此事理之所必至。無可逃避者。管雪齋先生於三百餘年後。將經畧事跡。一一編訂。著爲專書。推究經畧之所以死與明之所以亡。條分縷析。如示諸掌。無一不可爲今日龜鑑。值茲政府授政權於國民之初年。而國難焦點。今昔復同。倘我四百兆同胞人手一冊。

魏序
於救國之策。思過半已。
武昌魏宸組

畫序

檀道濟不誅。宋不振乎。曰否。岳飛不殺。南宋亡乎。曰否。道濟見收。投幘於地。而萬里長城壞。吳子輩不復足憚。魏人固已言之。此宋所以師徒殲於河南。代馬飲於江津。北魏強而邊禍愈亟也。岳飛詔還。十年之功。廢於一旦。三字之獄成。中原不可復。此南宋所以偏安一隅。半壁江山。金入寇而外患益甚也。賓秋曰。人材之關係乎國家興亡抑何重耶。然襄愍之於明季。蓋亦猶道濟之於宋。飛之於南宋乎。余讀明史。至公傳首九邊。未嘗不掩卷而三歎也。萬歷天啟之交。清師屢犯邊境。是時公經畧遼東。籌布三方之策。宏謀妙畫。不在孫吳下。使無王化貞不受節制。則必不敗。即敗使不爲馮銓梁夢環等所譖。再整旗鼓。邊事固當可爲。奈之何一阻於廣寧。未幾卽爲讒言所中。身殉柴市。人皆以是爲公惜。以爲公負此奇才。生不逢時。使遇漢武。則衛霍之功。不得專美於前。方且直抵黃龍。與諸君痛飲。

區區九邊。何扼守之足云。而余不謂然。何則。公雖爲國流血。而三方籌策正如奕者置着。勝負先操。無怪乎清高宗有言。使明用公策。本朝何能入關。異代人王。猶且推服如是。則公之偉畧可知已。所惜者。當明之季。有臣如此。甘心戮辱。以張敵燄。而邊事愈不可收拾。其後松杏兩戰。一再挫師。雖以洪承疇之督師。而無濟於事。則是明之亡。不亡於清。亡於不用公策。使讒夫高張。殺公以縱敵。固昭昭矣。然則公之死。繫乎明之存亡。與道濟與飛。有以異乎。明季吾邑先賢。得二人焉。公與賀逢聖。皆卓然一代名臣。皆未竟其用。若有天意存焉者。世多爲二公惜。余則爲明季惜也。公之文章。具詳全集。篇帙浩繁。讀者未易窺全豹。雪齋掇其精華。纂爲是集。有益學人。良非淺鮮。方今強鄰虎視。外患之殷。甚於明季。嗚乎。安得天生才如公者。起而與之旋轉乾坤乎。民國二十五年。歲次丙子。五月江夏童賓秋。

汪序

儻使雉環西獻。楛矢東來。望月歸琛。占風納寶。鯁冠結辯者。不辭梯山。雕題黑齒者。怡然橋海。而我之金甌無缺。鐵牡牢關。庚夷之道莫驚。申息之門常啟。則經畧其人。未爲尙矣。而或荆駝將湮於洛社。菁狐夜嘯於叢祠。胥紕不行於義廬。鳴鏑劇加於甌脫。旄頭光燭。南窺揭白雁之師。蝸角馳爭。北地兆蒼鵝之衅。噬吞我疆宇。寇虐我邊陲。碧海橫飛。舉蚩旗而秉伐。赤囊旁午。揮湯斧以專征。不得不上溯甫申。下追韓岳。則經畧其人。可勿思哉。管子雪齋。才矜班馬。氣矯神龍。哀黃胄之淪胥。藉丹鉛爲棒喝。聞鼓擊者。俾有將帥之思。扞社稷者。爰起頗牧之嘆。迺輯有明熊經畧廷弼事迹。哀然成集。良有以也。或謂經畧無意廣寧。回護山海。比之楊鎬。更多一逃。方乎應泰。反欠一死。七萃雖未殲於猿鶴。八旗實肆恣於魑魅。其

爲人也。庸足稱乎。不知經畧之駐右屯也。憑恃空城。倉皇寸鐵。比王元之阨函谷。尙少丸泥。若謝傅之拒壽春。難爲棋局。望君如望慈父。此葉公之所以加胄也。愛民若愛赤子。此孔伋之不敢去衛也。且王化貞已走閭陽。方震孺直趨關內。蚩蚩者強逾百萬。奔命於骨林肉莽之中。錚錚者獨公一人。支持於金風鐵雨之際。借問王化貞之哭。何以慰蒸靈垂死之心。堪憐江朝棟之勞。不過作將軍遁逃之衛而已。而經略持軍不紊。護民入關。不圖萋斐騰囂。媒孽織禍。竟使寇將飛雪。怒欲橫瀟。長埋三字之忠。痛傳九邊之首。何其酷耶。能不悲哉。或又謂經畧橫海張軍。都護開府。斯民焚香頂禮以遙祝。吾君股肱心腹以相期。自宜奮天戈。馳雲陣。早清白山黑水之妖氛。長馭槃木唐叢之異族。奚事屯留不進。堅壁自雄也哉。不知經畧受命於敗衄之餘。撐拄於已傾之局。獨探開鐵。儼如著翅之人。遽斬王劉。明若穉苴之令。趙充國之征窮傲。先尙屯田。程不識之整軍容。森嚴刁斗。

奈何廷臣構燭於內。邊士頽唐於外。軍器苦窳於武庫。餉糈困竭於倉儲。而經畧中流一柱。周亞夫爲眞將軍。萬里長城。檀道濟參建武事。重申軍律。聲喧蒼兕之呼。珍重誓言。期訂黃龍之飲。纔十月而遼陽頽榻之墟如新。控三城而山海犄角之勢益固。倘兵部不爲掣肘。規畫得以從心。又何難擒帥殲渠。犁庭掃穴者哉。矧經畧氣激風雷。精乘河嶽。公孫儒將。得輕裘緩帶之雍容。奉世邊材。多整圻馳兵之妙算。領繡衣而直指。衡玉尺以詮量。笑范滂之攬轡。空事澄清。嗤溫璠之絕裾。徒戡內亂。將欲置金湯於不數。舉玉燭以遐明。高樹旌旗。開三邊之曙色。主盟拌教。會萬國之衣冠。豈僅復我燕雲。固我河朔者比哉。嗟夫。天縱毒於一梟。市交譁於三虎。贊畫工含沙之射。科臣成貝錦之文。人唱白符之鳩。君亦一邱之貉。身臨鐘室。竟添數千年青史之冤。獄定東窗。果送二百載南朝而去。俾精忠之士。荷戟而長嘆。愛國之夫。杜門而不出。將何以洩吾人之憤懣。將何以慰先

烈之英靈。不有昭雪。安用史爲。雪齋之輯斯集。有意於茲乎。嗚呼。幽光闡發。浩氣長存。不比金陀之編。僅申家難。莫作玉函之秘。命曰奇書。當使戶誦家絃。人悲巷哭。英雄扼腕。毋忘會稽之仇。志士有心。續雪遼陽之恥。黃岡汪榮。珠浦序。

題詩

詹鶴儔

龜山蒼蒼。漢水泱泱。山間明月。水上夕陽。我思古人。中心悲傷。悲傷盍已。稱彼兕觥。

我車馳西。我馬徂東。瞻彼周道。不見蒼松。我思古人。中心憂冲。憂冲盍已。央央大風。

蒼蒼者天。烏雲蔽之。長城自壞。白日西馳。我思古人。中心傷悲。傷悲盍已。天道難知。

一篇手著。千腋之裘。珠玉無價。心胸無儔。我思古人。中心煩憂。何以煩憂。九邊觸體。

余覺邨

明季遼寧軍事緊。無人爲國作干盾。庸臣楊鎬喪師還。支撐危局熊襄愍。襄愍再起爲經畧。邊兵風紀大振作。顛倒功罪冤覆盆。吉金離任衆口鑠。我讀明史意不平。傳中並列王化貞。廣甯失地化貞責。曷爲

株更壞長城。清初忌諱是非亂。史館難將公義斷。襄愍抗滿爲敵讎。實跡刊刪不存半。管子雪齋筆生花。宦遊累世鄂爲家。景行鄉賢深仰止。闡幽表微意有加。襄愍傳文嫌太省。埋首芸案從新整。似有英靈暗點頭。青燈閃動秋光冷。君不見。逸事細述孫高陽。望溪曾著大文章。忍飢難忍亡國恨。一飯之粗盡表揚。又不見。在陸論傳盧忠烈。獨闢謠議旌公節。讒構罪歸楊武陵。千秋定讞案如鐵。管子載筆企前賢。佳傳專爲襄愍編。邑乘所刊耆老述。蒐羅叙作信史傳。吁嗟乎。襄愍去今三百載。江城猶有祠堂在。忠魂若許薦馨香。此卷當共蘋蘩采。

楊會康

功在存遼斧鉞臨。長城自壞彼何心。龍沙按部寒衝雪。豸節驅神旱作霖。(公經遼時冒雪周歷邊要。觀兵奉集。其先按遼遇旱。檄城隍神。驟三日雨。果沛甘霖。)百世聞風生氣在。九邊傳首夙冤沉。表忠

事業參微管。靈爽豈緣非類歆。（清時雖已建祠奉祀。至今棟宇式廓。邑人士歲時祭享。稱雖肅焉。）
浪戰何如守土完。危疆慄慄保持難。本兵萬里空傳檄。定論千秋到蓋棺。東道已通誰作主。北風多厲不勝寒。那堪覆轍思前古。來軫休教一例看。

賈修齡

天胡授楚儘堪疑。局敗難爭一着棋。已遣權臣居宰輔。更教夸父擁熊羆。兵單餉缺遼民淚。亮智青雄御史詞。十二金牌同此轍。不誅後世有誰知。

篝火陳王亦異才。山魃木魅敢爲災。剛腸一世輕寮案。讜論千年重草萊。使犬盡將邊地去。騎驢幾見故人來。新編信史分明在。莫向胡僧認劫灰。

謝蓮臆

身繫安危豈等閒。五千羸卒起東山。謀疏驕將功難集。力折權臣旨不還。冤乞朝衣悲子舍。名湮竹帛慟鄉關。東窗終預黃龍事。再五百年血尙斑。

徐華廷

韓范聲名敵膽驚。將軍跋扈意孤行。三年規復慚曾銑。一簣功虧罪化貞。魂返遼陽悲古鶴。幘投道濟壞長城。世間亦有冤難雪。一例東窗恨不平。

小朝廷事豈堪憐。河套營圖悞已先。戰守無端城自破。豆萁應泣日相煎。議勞徒上刑曹疏。持死方知都諫賢。隻眼秉謙論得失。睢陽賴有退之傳。

彭沐心

揮戈而後又前車。皆是匡時有用書。取次岳熊分作傳。關心外侮有誰如。

九邊傳百事堪傷。冤海深於岳鄂王。斑管一枝和淚寫。又看神劍發幽光。

防邊偉畧壯山河。狐史傳來更不磨。行見洛陽增紙價。從茲邊將有觀摩。

塞上風雲幻不常。海邊波浪亦時揚。奇文可振銷沉氣。更盼君傳戚繼光。

柯晴嵐

三方布置敗垂成。六萬王師孰蕩平。經撫不和誰鑄錯。千秋功罪自分明。

聒耳青蠅亂侍班。駭童那得辨忠姦。長城自壞嗟何及。坐使強胡入漢關。

議論繁滋閔一堂。師生門戶各商量。老成忠厚猶如此。遑問權闡毒饑張。

一封抗疏孤臣淚。千里援師得謗多。先後孫袁同一轍。中朝天命復如何。

賀敏生

守邊固圉獨垂名。小范胸中有甲兵。遺恨平生師未捷。中原何意壞長城。

遼陽覆轍耐尋恩。蹙國蝸蟪孰與持。矚有凌雲一枝筆。縱橫意氣寫心儀。

張憲庭

熊經畧與洪經畧。一死籌邊一貳臣。不數僉壬傳俊傑。賜誠堂裏筆猶神。

詔語皇皇爲朕行。九邊傳首墮長城。三方布置謀空定。一舉平遼誤化貞。

筆底雲雷壯大觀。楚材彫謝淚洑瀾。遼陽又見淒風雨。豪傑何人不畏

難。

唐南劄

自是騷童少主張。趣行詔語本皇皇。師生已教分門戶。何怪殺人有魏璫。

榆前風雨血猶新。抉眼胥門事可倫。功罪千秋誰得似。好憑斑管爲傳神。

梅志遠

少保回師時。東窓計定日。千秋同一哭。又見熊廷弼。揮戈日未返。投幟長城壞。國事正蝸蟻。知否後車戒。時危憂轉深。外侮同心禦。人人手一篇。幸勿忘在莒。

詩餘

南歌子

余覺邨

逸事傳青簡。孤忠表素毫。手編不惜校讐勞。只爲遼邊冤氣未全消。撰比三都速。榮邀一字褒。文心細處似龍雕。料得洛陽紙價必增高。

滿江紅

朱鈍根

大錯誰成。眞鑄盡九洲頑鐵。深可痛吾謀不用。雙眸空挾。慢向九邊蒐往績。至今點點猶凝血。聽胡笳一夜入遼陽。金甌缺。南北宋。車先折。明廟算。循前轍。嘆長城自壞。織兒堪殺。一代奇冤何慘酷。千秋公論欣昭雪。問何人光復我山河。承先烈。

跋

右爲同里管雪齋所述。都十萬言。於經畧之遺文軼事。與夫有明末造之政治情況。勤蒐無缺。蓋鑒於國事蝸蟻。欲以啟發國人愛國之念。以雪恥復讎也。嗚呼雪齋。用心苦矣。經畧歸神後如千年。中社諸先董。建祠於黃龍寺廢墟。歲時薦蒸嘗靡間。先君子淦泉公亦與其事。每語不肖。當景仰昔賢。求身體力行。以見於世。年來馬齒漸增。愧未能樹立。今讀雪齋此篇。覺獲我心。尙冀世之讀者有以興起也。丙子中秋唐亞生敬跋

目錄

- 一 緒言
- 二 晚明政治與內憂外患根因
- 三 滿洲民族勃興與經畧之代起
- 四 經畧之先世及其幼年
- 五 初仕之政績
- 六 巡按遼東上
- 七 巡按遼東下
- 八 南畿督學及家居
- 九 前經畧上
- 十 前經畧下
- 十一 後經畧

熊經畧

十二 經畧之死及株連

十三 經畧之言行

十四 經畧死後之定評

熊經略

管雪齋著

一 緒言

「拍案疾聲呼賊槍，分明非與岳家仇，東窗計定金牌去，斷送南朝二百秋！」此非熊經畧咏史之句乎？當晚明之世，洞邊事，曉軍機，孤忠耿耿，以恢復遼東故土爲職志者，惟經畧一人而已。古大臣能當邊陲重任者，才識無如范文正，胸貯甲兵；胆畧無如岳武穆，心存妙用；經畧之治遼也，殷憂軍國，念結君民，爲人所不能爲，言人所不敢言，凡奏對之疏，商畧之書，情辭懇款也，如赤子慕親，一步而一顧；籌畫安危也，如越人起死，一病而一藥；慷慨激烈也，如鯁人下泣，一淚而一珠；蓋乘天地浩然之氣，合文正武穆爲一人者。顧文正當仁家時，韓富國朝，功建名立，固足保其令終；高宗用一賊槍，卽

際武穆之成，能致之死；若經畧者，以盡忠報國之人，卒不免於東市之慘，其遭際何與武穆相侔？使千載以後，猶令人叫屈呼冤，未能自己也！

當夫經畧自田間召還，日馳二百里，待之何殷，來之何速？及入朝，則勅印不付，前席未虛，是誠何心哉？洎乎姚宗文騰謗於朝，劉國縉掣肘於外，羣小黨伐，議論繁滋，致志士扼腕，無能爲役，而明社因之以亡，其誰之過歟？夫熹宗騷童耳，受制宦監，固不足論。若葉向高尙不失爲忠厚老臣，徒以庇其門生王化貞故，而亦有憾於經畧，吁，師生門戶之見，害人家國如此之甚，豈不重可畏哉！且軍事非迂闊庸流輩所可妄生橫議者，橫議且不可，又加之以曲直不判，門戶是分；而其君復不辨別是非，示之彰輝，因循引長，顛覆隨之；其自壞長城，棄祖宗基業於不顧，以視乎偃城班師，風波速獄，幾同一轍，志士仁人所由扼腕斗屑而未如之何也！

吾作「岳武穆」嘗曰：「惟能崇拜英雄者，乃能效法英雄，諸葛武侯之於管樂，岳武穆之於關張，皆其例也。」今於經略，更証吾言之不謬，觀經略答周毓陽書有云：

「古名臣善用邊者，惟汾陽一人。維其忠義足以感之，恩信足以結之，威望足以懾之：誤聞其死則犯，一見其生則羅拜而泣；今有汾陽其人否？」

又祭岳鄂王廟記云：

「大孝不求諒，大忠不求信，大義不求名，惟行其所是，由其所安而已。易曰：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。昔朱雲折檻，而後隱跡於鄠田，袁閔黨錮，未起潛身於土室，彼義當速去。何嘗不遠引也。國家之事，但當論是非，不當計利害，君子審於義利之介，辨之明矣。人臣事君，內蔽於奸臣，外制於強敵；有言不信，將無雉羅之權歟！然萬古綱常爲重，百年社稷爲憂，一身貧賤富貴爲輕；致命遂

志，守一心之忠，不甘嬖倖之援引，可謂剛中之德也。彼何人哉，宋之岳武穆非耶？」

經略之抱負，可從而知之矣。陳繼儒每讀其疏牘，字字批點，行行尋繹，且報之書曰：

「天地千鑄百鍊，生得如此忠孝奇男子，有識者當仰承祖宗皇上德意，愛惜調護，以竟社稷之功。而摧殘不遺餘力。非特遼人哭，京師人哭，卽不肖老愚無知，爲飲泣不寐不食者數矣。古今負屈無如岳少保，于少保，同時同志之友，誰肯慷慨論列，剖心瀝血以明之？直待鋒鏃平，議論定，恩典加，在國家無分毫之益，而兩公已受萬分之苦矣。」是豈兩公爲然，經略之遇，其寃其酷爲尤烈，慷慨論列，剖心瀝血以明之者，幾何人哉？如繼儒者，要亦僅矣！然則百世以後，不肖如吾，濡筆而作此，於國家亦可謂無絲毫之益，誠爲多事焉！

雖然，我中華民族衰弱，於今亟矣。其愛國熱忱，人每譏爲「五分鐘」。自海禁大開，受外人之宰割，歷八九十年，近且禍延眉睫，亡國之懼，國人凜焉！欲求其以身許國，則避之恐後，即或有挺身拔劍，奮而圖存者，要亦不過五分鐘已耳，於國家仍無絲毫之益之可言。是則有賴於取法往哲，身體而力行之，如吾前述武侯之於管樂，武穆之於關張，及今述經略之於汾陽，於武穆，其平日猷爲操守，幾經危苦，幾經折磨，雖成敗利鈍之各異，其義則一而已。方今政府謀崇報往哲，各省皆隆鄉賢之祀，矧在吾鄂，若經略者，經文緯武，實合范文正岳武穆爲一人，其含冤也，且較之兩少保爲甚，其用邊也，又遠非汾陽所可及，設有以其志爲志者，則遼疆雖失，恢復可期，則又何致開滿清二百六十八年之局，至於今日，猶以粉墨自嬉，苟延其殘喘以與上國抗也耶？豈非天哉！豈非天哉！

二 晚明政治與內憂外患根因

吾嘗謂：「武穆所處時代，與中國今日時代如出一轍。」今則吾又覺經略所處之時代，與武穆所處之時代，亦出一轍。嗚呼！豈此一時代中，忠孝奇男子，不能得人之愛惜調護，而必欲摧殘之不遺餘力，使之賚志終古，含冤不白者乎？不然，何武穆以後，又有經略，經略以後，吾又欲烏從而知之，吾茲先述經略之時代可耳！

論者有謂造成晚明之歷史者有三種勢力：一爲好亂性成，慙不畏死，在舊社會無法樂生之流賊集團。二爲奉天承運，名正言順，美衣豐食，徵歌選舞，有勢有財，有閑有禮之君子集團。三爲厲兵秣馬，待時而動之滿洲新興民族。論者又謂：明室之亡，非亡於滿洲，實亡於流寇。吾謂晚明歷史之造成，自有其政治之背景，而天災人禍，是其因，朝臣士夫之交相爲害，民不聊生，是其果。於是流賊之勢日熾，君

子之辨日烈，滿洲新興之勢，亦日不可侮，不速其亡，豈可得乎？與其謂亡於滿洲，勿寧曰亡於流寇，與其謂亡於流寇，又勿寧曰亡於秕政，在此種秕政之下，宜乎「內蔽於奸臣，外制於強敵。」如經畧者，果得而行其志乎，果得而全其身乎？是則經畧之死，又非偶然也。明自中葉以後，天災流行，幾於無歲無之，神宗一朝，固與經畧相終始者，爲彙錄之：

一：萬曆元年，淮安水，遼東饑。

二：二年，淮，揚，徐，水。

三：三年，淮陽，鳳，徐，水。浙江海溢。蘇，常，鎮，大水。
八月，河決高郵，陽山。

四：四年，秋，河決崔鎮。徐州等處大水。

五：五年，廣西，饑。

六：七年，蘇，松，水。

七：八年，蘇，松，常，鎮，饑。

八：十年，蘇，松，大水。畿內，太原，平陽，潞安，平，慶，延臨，鞏，饑。

九：十一年，臨，鞏，平，延，慶，五府旱。

十：十四年，直隸，河南，陝西，及廣西十二縣饑。

十一：十五年，江北蝗。江南大水。山西，陝西，河南，山東旱。

十二：十六年，山西，陝西，河南，南畿，浙江，並大饑疫。江北，大名，開封，諸府饑。

十三：十七年，浙江大風，海溢。南畿，浙江，大旱。太湖水涸。

十四：十八年，湖廣饑。

十五：十九年，畿內大蝗，浙江大水。

十六：二十二年，江北，湖廣，河南，浙江，山東饑。

十七：二十二年，河南饑。

十八：二十四年，福建饑。

十九：二十七年，畿輔及鳳陽等處饑。

二十：二十九年，大同，宣府，畿內，貴州，饑。山東，山西，河南，皆大旱。

二十一：三十年。順天，永平，饑。

二十二：三十二年，畿南六府饑。

二十三：三十五年，湖廣及徽，寧，太平，嚴州。大水。畿內饑，山東旱。

二十四：三十六年，河南，江北，南畿，嘉興，湖州，饑。

二十五：三十七年，福建，浙江，江西，大水。湖廣，四川，河南，陝西，山西，旱。畿內，山東，徐州，蝗。

二十六：三十八年，畿內，山東，山西，河南，陝西，福建，四川，饑。

二十七：三十九年，廣西，廣東，大水。自徐州北至京師大水。

二十八：四十一年，兩畿，山東，江西，河南，廣西，湖廣，遼東大水。

二十九：四十二年，畿內饑，山東大旱。

三十：四十四年，畿內，山東，河南，淮，徐，大饑，陝西旱，江西，廣東，水。河南，淮，揚，常，鎮，蝗。

三十一：四十五年，兩畿，河南，山東，山西，陝西，江西，湖廣，福建，廣東，饑。

三十二，四十八年，遼東大旱。

災眚洊至，在上者既無根本救弭之法，而所謂蠲賑，又難彌縫於萬一，人民處此，勢成倒懸，當是時，神宗方習於奢侈，大肆搜刮，朱國祚疏云：「頃歲趣辦珠寶，戶部所進，視陛下大婚數倍之，遠近疑陛下借珠寶之未備，以遲典禮。且詔旨採辦珠寶，額二千四百萬，而天下

賦稅之額，乃止四百萬，卽不充國用，猶尙六年乃足……」又孟一脈疏云：「東南財賦之區，靡於淫巧，非陛下有以倡之乎？數年以來，御用不給，今日取之光祿，明日取之太僕，浮梁之磁，南海之珠，玩物之奇，器用之巧，日新月異，聖節則有壽服，元宵則有燈服，端陽則有五毒吉服……竭其犒勞，耗費鉅萬，錙銖取之，泥沙用之。夫中人得十金，卽供終歲之用；今一物而兼數家之產，或刻沉檀，鑲犀象，以珠寶金玉飾之，周鼎商彝，秦駝漢鑑。……」至此，財用已告匱乏，又大興土木，窮兵邊壤，消費額既屢增不已，不得不別謀抵補之道，於是採礦之業興焉。先是當太祖定鼎之初，有人建採礦之議，太祖以其「利官損民」而認爲「戕民之賊」，議未得行，至萬曆初，房山民史錦等言阜平房山，各有鑛砂，請遣官開採，以大學士申時行言而止。及二十四年七月以迄二十八年二月，錦衣衛百戶陸松等十餘人，陸續疏請開礦，凡一疏上，無不准行，五年之間，開採遍於國中，派礦使

董其事，不問其地有無發現，莘莘墳墓，堂堂華屋，皆可採掘，凡礦廠林立之處，不特「採於山，權於市。」抑且「不山而採，不市而權。」而人民亦不得不「鬻男市女，腴骨割肉。」以奉之，其痛苦爲何如？

其次：則各省設稅使也。如天津店租，廣州珠監，兩淮餘鹽，浙江福建廣東市舶，成都茶鹽，重慶名木，湖口長江船稅，荊州店稅，寶坻魚葦及門攤商稅等。都邑關津，中使碁布。所至納奸民爲爪牙。搜括及饕盜，奴告王者，俾以十之三，中人之家，大半皆破矣。凡此礦監稅使，以係由太監派充之故，極爲神宗所寵愛。自大學士趙志舉，沈一貫而下，廷臣諫者不下百餘疏，悉寢不報，而諸稅使有所糾劾，朝上夕下，則輒加重譴。至是稅使益驕，虐民益甚。至在朝諸太監，則於剝削人民之外，對於官吏，亦加剝削，劉瑾當事，凡入覲出使各官，皆有厚獻。魏忠賢當爭，朝中宰執卿貳，悉納之門下，爲乾兒，爲義子，有五虎，五彪，大狗，及四大孫兒之目。官吏之供奉於太監

者果何出，無非取給於人民已耳。矧在人民，值災歉之餘，又烏能堪此直接間接之二層剝削？就其一般景象，爲舉例焉！

一 私鑄 私鑄有害錢法，南中尤甚。每錢止重七分，每百不盈三寸。更有私鑄奸人，控官請禁，人民畏罪，去之惟恐不遠，此輩一鑄一賣，一禁一收，利五六倍，人民之膏脂，於以盡矣。此凡民皆有所苦，初無分於職業者也。

二 虛糧 當時納稅則例，爲民間所不知，第據縣符，便爲實數。遂至貧戶反溢數倍，豪家坐享餘租，此飛灑之弊也。至苦盜苦荒遷徙載道者，丁糧缺徵，里甲代償，富戶化而爲貧，土著化而爲客，此逃亡之弊也。又有戶產盡廢，戶糧猶存，買產之家，視若隔體，代納之戶，慘於剝膚，此賠墊之弊也。之三者，皆爲農人所苦者也。

三 行戶 民間以刀錐博十一，爲八口計也。有司簽爲鋪行，上

自印官，下及佐貳，硃票一紙，百物咸輸，累月經年，十不償一。又有供應上司，名曰借辦，每物有行，每行有簿，此工人所苦者也。

四 私稅 凡貿易之家，官爲給帖，下至雞豚，無得免者。至隘口渡頭，有少年無賴，借牙用爲由，蠅頭未獲，虎吻旋吞。此商人所苦者也。

取之無藝也既如此，乃復於萬歷四十六年九月，以遼左軍餉不敷，除貴州地瘠兼有苗變不加外，餘省照六年會計錄派定七百餘萬頃，每畝加釐五毫，共加銀二百萬有奇。次年復加賦額至八百萬。迨至崇禎，則廷臣所陳：增鹽引，議鼓鑄。括雜稅，覈隱田，稅寺產，以及：增關稅，捐公費，鬻生祠，酌市稅，班軍折銀，吏胥納班……次第行之。伍袁萃謂：「國家有三亡，取歛財賄，怨毒日積，爲其一因。」至哉言乎！

又次：吏胥之弊，爲歷代所未有，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云：「吏胥之

害，不可枚舉，而大要有四：其一，今之吏胥，以奴隸爲之，所謂皇
皇求利者，而當可以爲利之處，則亦何所不至，創爲文網，以濟其私
，凡今之所設施之科條，皆出於吏，是以天下有吏之法，無朝廷之法
。其二，天下吏旣爲無賴子所據，而佐又爲吏之出身，士人目爲異途
，羞與爲伍也。其三，各衙門之佐貳，不自其長辟召，一一銓之吏部
；卽其姓名，且不能偏知，況其人之賢不肖乎？故銓部化爲籤部，貽
笑千古。其四，京師權要之吏，頂首皆數千金，父傳之子，兄傳之弟
，其一人麗於法後而繼一人焉，則其子若弟也，不然，則其傳衣鉢者
也。是以今天下無封建之國，有封建之吏。一有此胥吏，日處官民之
間，宜乎官常日隳，民困日深者矣。

復次：則土豪劣紳，武斷鄉曲，小民橫受魚肉，雖官府亦莫如之何
也。其事之著者，爲述於下：

一，「楊士奇子稷，居鄉嘗侵暴殺人，言官交劾，朝廷不加法，

以其章示士奇，又有人發稷橫虐數十事，乃下之理。」——明史楊士奇傳

二，「梁儲子次攄爲錦衣百戶，居家與富人楊端爭民田。端殺田主，次攄遂滅端家一百餘人，武宗以儲故，僅發邊衛立功。」——明史梁儲傳

三，「華亭（按爲徐階）在政府久，富於分宜（按爲嚴嵩），有田二十四萬，子弟家奴暴橫閭里，一方病之，如坐水火。中丞海公巡部至雲間，投牒訴冤者，日以千計。公檄兵憲蔡公治之。二公皆持正持法，請託不行。有給事戴鳳翔者，服闋北上，華亭投三萬金嗾之論去海公。會江陵（按爲張居正）當國，華亭門生也，嗾給事陳之謨論去蔡公。二公去，而水火之民既出而復內之矣。」——伍袁萃林居漫錄

四，「芳治第宏麗，治作勞數郡。」——明史焦芳傳

五，「松江錢尙書，治第多役鄉人，磚瓦亦取之於役者，有者傭後去，錢責之，對曰：某担自黃澗墳，路遠故遲耳。錢益怒。答曰：「黃家墳亦吾所築，其磚亦取自舊塚，勿怪也。」「瑯琊漫鈔

如此種種之造因，怨譴之於人民也日甚，人民處人禍天災交相爲厲之下，遂挺而走險，冀於萬死之餘，求得一線生機，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，遂成異日流寇之勢，逋毒遍天下，而明社亦隨之而屋，謀之不臧，在樞廷，在宰執，在官吏，在豪紳，均應尸其咎也。方事之初起，如萬曆三十年三月，騰越民變，殺稅監委官，如三十四年三月，雲南人殺監稅人楊榮焚其屍；如白蓮賊之反，滕縣宰姬文允問故，咸曰：「禍由一二董」。二董者，故延綏巡撫董國光子，居鄉橫暴，故被虐者，至甘心從賊。謂非官吏豪紳有以致之，烏乎可，謂非稅政有以致之，又烏乎可，此即所謂晚明歷史，由流賊集團造成之者，其例一也。黨爭之禍，何代無之，要亦稅政有以啟之耳。晚明之黨爭，自萬曆

而益亟，廷臣務爲危言激論以自標異，開門戶攻擊之局。在東林黨，雖文章氣節，足動一時，然持論甚高，於籌虜制寇，卒無實著。非東林黨，則率多敗類，雖自謂孤立任怨，然未嘗爲朝廷振一法紀，謂之聚怨也可，謂之任怨則不可，此即所謂晚明歷史，由君子集團造成之者，其例二也。

自侮人侮，自伐人伐，晚明歷史之成，不啻其自亡之象徵，於是一方面流氓集團之勢日熾，一方面君子集團之爭日烈，由是乃起外人之覬覦；倭人，緬人，蒙古，青海，河套諸部，更番入寇，卽無滿洲民族之勃興，遲早亦必亡於外人之手而無疑，與南宋之不亡於元而或亡於金，如出一轍，不過因滿洲民族之勃興，適以促其壽命而已，此即所謂晚明歷史，由滿洲新興民族造成之者，其例三也。

晚明歷史之造成，固如是矣。然則流氓集團，君子集團，以及滿洲之新興勢力之造成者，又誰致之？曰：稅政。政何由稅？曰：樞廷

宰執，官吏，豪紳，交相爲人民之害，則秕之一字，所從出焉。嗚呼！秕政未有不亡人國者，曠觀古今中外，其例亦難數，然則經畧何不
幸生丁斯世，宜其生而忠憤填膺，死而蒙冤莫白矣。

三 滿洲民族勃興與經畧之代起

滿洲民族，乃女真之苗裔也。明時置遼東行都指揮使司以統治遼寧及東北各部民族，分女真遺民爲建州，海西，野人三衛，各以其酋長爲諸衛都督。相傳有布庫里雍順者。姓愛新覺羅，居建州長白山東鄂多里城，號曰滿洲。經數傳至孟特穆，爲建州衛都督，又數傳至努爾哈赤，世襲都督位，居赫圖阿拉。（今遼寧新賓縣城南）疆圍日闢，由部落組織，漸進而爲政治組織，其所部因號努爾哈赤爲聰睿貝勒。萬曆十一年，與蘇克蘇濟河部尼堪外蘭構兵，進據圖倫城。至是屢歲用武，侵掠各部，十二年六月，擒李岱於兆佳城，（今遼寧鳳城縣東

北)六月攻董鄂部，(平修僅江附地)下囊鞬部。十三年二月，晷界凡。九月攻蘇克蘇濟河部安士瓜爾佳城，大破之。十四年，攻哲陳部，(今遼甯新賓縣東北)下托漢河城，卽星夜馳往征尼堪外蘭，攻鵝爾渾城，克之。十五年，取把爾達城。十六年，招來諸路蘇克部之索爾果，董鄂部之克轍，巴顏部之孫何和哩，雅爾古曾扈喇虎，各率所部附之。十七年，晷鴨綠江路，(卽葉赫地今開原至鳳城一帶)收其衆，十九年，葉赫合哈達，輝發，攻之，不克。二十一年，葉赫復合九部分三路攻之，三萬衆悉被殲。二十三年，攻輝發，取多璧城。二十四年，立布爾泰爲烏拉部主。二十五年，與葉赫，哈達，烏拉，輝發四部落締盟。十餘年來，努爾哈赤之聲威著於各部，至四十二年，各部相繼淪亡，時努爾哈赤已自號爲神武皇帝，建元曰「天命」，倡滿文，設八旗，嚴軍令，由混亂之狀，漸進而爲治理之狀，陸議羣臣曰：「必本忠誠之心，視國家如一體，若慈惠而不忠誠，施與必不公

平；敏達而不忠誠，更張適滋紛擾；武勇而不忠誠，輕敵易於致敗；故明君治國，務先求忠誠之人而倚任之也。」又曰：「人臣能進言規諫，乃可謂忠誠，求忠臣於直言，有不裨益於治道者乎？」又諭諸貝勒曰：「用人之道，宜因人用之。有善於征戰者，宜用以征戰，不可私自驅策。若機密之地，必擇謹慎端方者處之。辭命之人，必擇言語通達者委之。但隨材器使可耳！」噫，彼小部耳，一旦憑藉其勢力，以併吞各部，乃妄自尊大，帝號自娛，設明室舉朝上下，有以自覺，力求治理，則彼又何敢正眼西覲。又使從經畧之議，嚴守備以圖大舉，又何致有王化貞廣寧之失，以至於袁崇煥之冤，盧象昇之死，洪承疇之降，吳三桂之引賊入室，警耗相繼傳來，邊徼盡撤，而宗社終以不保，使我炎黃貴胄，奴隸臣妾於其下，而此時此際，其遺孽猶仰人提挈，肆虐於我東北四省，其始因實肇於三百年前，雖曰天意，寧非人謀之不臧也哉！

努爾哈赤之入寇，在萬歷四十六年四月。初十一年，總兵李成梁與尼堪外蘭約，嘗以兵攻古勒城，努爾哈赤曠之，屢以兵畧我邊地，三十六年，巡撫趙楫且棄寬奠新疆八百里，徙編民六萬家於內地。滿洲心猶未斃，至是率步騎二萬犯我撫順，斬張承蔭等五十餘人，將士死者萬人，游擊李永芳降，損甲馬器仗無算。時插漢及西部皆擁衆入邊，乘機邀賞。乃起前遼東巡撫楊鎬爲經略，檄諸路兵出關，未至而清河堡復陷，守將張旆鄭儲賢死之。清河爲交通要隘，東距寬奠，南距髮陽，北距瀋陽。清河旣失，全遼震動，神宗賜楊鎬上方劍，得斬總兵以下官，鎬乃斬清河逃將陳大道，高炫，徇軍中。是年冬，諸路軍始集，神宗恐師老財匱，一面加天下賦，一面以兵部尙書黃嘉善，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，日發紅旗趣鎬起兵。鎬乃於四十七年二月中出塞，分兵四道，令總兵馬林出開原攻北，杜松出撫順攻西，李如柏從雅鶻關出趣清河攻南，東南則以劉鋹出寬奠，由涼馬甸搗後。而以葉赫及

朝鮮兵助之，號四十七萬，期三月二日，會二道關並進。會天大雪，兵不前，杜松素輕敵，欲立首功，疾期出撫順，日馳百餘里，至渾河，阻水不能渡，乃以三萬餘兵屯薩爾滸山，（山距撫順七八十里，今開原縣東北）自引二萬圍界凡。滿洲乃悉衆攻禦，甫戰，忽大霧霧，咫尺不辨，遂乘晦踰塹拔柵，松軍大潰。林適率開原兵出三岔口，聞松敗，結營自固，僞滿兵乘勝奮擊，林大敗遁走。鎰聞，急檄止如柏，鎰，兩軍。如栢遂不進。鎰已涉險入三百里，至深河，滿洲兵擊之不動，乃張松之旗幟，被其衣甲以給鎰，言兩軍已溲敵城，促之速進，別以一軍入鎰營，大呼格殺，鎰力戰死。朝鮮副將姜功烈，以朝鮮餘兵五千降。惟如栢軍獲全。是役開原，鐵嶺相繼失陷，文武將吏，前後死者三百一十餘人，喪軍士四萬八千五百餘人，亡失馬駝甲仗無算。敗書聞於京師，言官交章劾鎰，逮下諭詔獄論死。

當是時也，邊備不修，士心解體，有日蹙百里之勢，楊鎰以貪鄙小

人，前此征倭喪師，尙敢諛詞報捷，已罪不容誅，及巡撫遼東，無善績之可言，廷臣乏識，謬稱熟悉邊情，濫邀推轂，不旋踵，而措置茫然，全軍盡覆，鎬固死有餘辜，而樞廷權要又將何詞以對天下？至杜松之貪功妄進，劉鋹之恃勇無謀，以視努爾哈赤之諭諸貝勒者「用人之道，宜因人而用之。」其成敗可於此卜之，有謂滿洲之興，其肇於此戰者，非虛語也。

至是，邊事已不可爲，神宗以經畧嘗巡按遼東，諳邊事，遂使代鎬而受經畧之任，經畧亦明知事不可爲，乃殫心竭慮以赴之者，迨知其祭岳武穆所言「大忠不求信，大義不求名，惟行其所是，由其所安」已耳。其答袁應泰書，有云：「天下不患無難事，患不肯拿出真心來做事。」蓋欲以真心做事，冀圖挽救，乃廷臣交相構陷，初則劾以破壞遼疆，因而罷去，及再起關上，又復多方掣肘，未能使竟全功，坐使滿洲勢力，日益强大，宗社遂隨之顛覆，噫，經畧之死，其關國家

興替有如此者，然在今日言邊備，圖恢復，又焉能不以經畧之往事爲鑒乎？！

四 經畧先世及其幼年

經畧氏熊，字飛百，一字非之，號芝岡，明湖北省江夏縣（今武昌縣）人。先世爲南昌世官巨姓，自曾祖道興，僑寓江夏，祖高峯，父西莊，皆孝弟力田，世爲農，暨其從伯兄廷立，始業儒，爲庠生，至經畧復通仕籍焉。

熊氏代有德行，所以佑啓後人者至渥，故經畧一生之出處，磊落光明，蓋得力於家教，有足多者，爲述先德一二事於后：

「一」漢口有經紀家火者，其妻挾商贖一篋，授道興先生，旣而火滅，向其妻取篋不得，爭溺死，先生曰：「向誤認我爲舅耳！」還之。夫婦咸願分之以酬，先生不顧而去。

「二楚愍邸怙世廟恩，肆占民山塲，山主張姓者，抗其官尉，尉有偶疾，死於高峯先生家者。邸誣張，持百金脅先生曰：「証則給冠帶養膳田土，否則立撲死。」先生曰：「吾不顧子孫耶！」懼不免，自詣繫郡獄，有司畏邸勢，不敢問。會邸變，乃出。

「三西莊先生，矢志讀儒書，然生而混沌，自孝親從兄外，他一無知者。嫡母見背，早撫於繼氏，有大盜入，獲繼，拷財物急；先生從外闖入，附繼背，被斧捶已十數，終感賊，得釋去，縣官聞以爲孝，遣召，將勞之；先生畏匿深山中數日，一鄉皆笑爲痴。其仲兄橫，與同居動加毆詈，先生怡然受之，仍具酒食謝以爲恆。先生未嘗一見官府，距城五十里，或十餘年一往，望見官府，輒遠避不敢過。或見侮，則一鄉羣起護之，而與侮者讐。

經畧之生，爲明穆示隆慶三年己巳（民國紀元前三百四十三年，公曆一千五百六十九年）六月初八日。幼時聰穎強記，顧家道中落，就

鄉塾讀未久，乃廢而事樵牧，拾野穀，負列國，秦漢，三國，唐宋各演義及水滸傳，掛牛角讀之，夜則對月或燃香，逐行照看，至夜分不寐。西莊先生，顧而喜之，而語太夫人曰：「兒必大吾家，我卽貧，尙不至如我父遭邱嫂時，且我二人止一兒，不能教，其竭力耒耜，績紉，以供兒讀。」乃請於高峯先生，允焉。

一日，高峯先生，呼經畧至其從伯兄書屋，乃鑿牖而紙障之。閱經畧曰：「聞汝七八歲時，能屬對。」乃出一對曰：「紙糊窓眼，餘光照我甚玲瓏。」蓋寓有屬望意，而經畧不解，第漫應曰：「絲作琴絃，遺韻入人真雅妙。」先生曰：「是其朱絲廟絃，可薦也」。卽日使就沐浴，盡脫牧兒衣，易以新服，使從從伯兄受業，時年已十五。久之從伯兄迭遭大故，迫於喪事，間易他師，終以家貧不能具束脩，然學業精進，愈自力，年十九，補博士弟子員，高峯先生已先數月卒，不及見也。

經畧之入學也，熊公字奇〔尙文〕爲學使，試江夏，得經畧及賀大學士逢聖卷，甲乙久不定。或問之。曰：「熊生干將莫邪也，賀生夏瑚商璉也，一將一相，未易軒輊。」其人曰：「相在前。」公然之。臨當大比，皆使餽以金，且察其狀。賀端坐小室，徐起對使者，再拜受之，口授謝辭。至經畧所，經畧適自外來，遽納金懷中，偕使者叩轅謝。使者具以告，公掀髯大笑，顧幕僚曰：「所謂將相者，信矣！」

經畧既入學，會連年大饑，人相食，西莊先生，屬經畧家事。經畧年方二十，晝則手一書，牽牛牧豚力作，夜則躬自挑糞踏車，肩蹠爲穿，終不救。赤燄一火，則鬻衣物，繼田產，牛畜，僕輩皆已盡，則採菱，藤，榆，葛，櫟，蕨，蝦，螺之屬以充腹。闔室奄臥，不能出門戶，兄弟親戚，粒米不相通，賴太夫人姊氏李姨娘，鄰居賣油皮老，與其媪，時爲緩急之濟。又數有天幸，每乏絕，輒遇考，以異等獲優賞湊補，遂得不死。

經畧每憤戚族不相救，又嘆其邑之縉紳先生，徒慕其名，高其文，無一仗義周其急者，而同儕又工爲涼燠，於杯酒色笑間，往往不堪，至罵坐而去。而獨市飲於陶老酒肆中，陶老樂共之飲，不取錢；醉則闌入平康以舒傲，平康聞經畧名，皆知敬，亦有厭而不禮者；經畧不爲意，獨駑駘然於同儕暨薦紳先生，絲毫必以較，因目之爲長狂。或曰：「經畧之性氣，亦多激成於此者。一蓋至論也，詎安能以醇酒婦人非之耶！」

災患稍收，經畧益攻苦力學，與同里孫鵬舉，讀書長春觀，暨雲巖寺，飯共飶，誦共燈，眠共榻，交相砥礪，交相奮勉者七八年，屢蹶場屋，窮困無僕從，每試，皆西莊先生同一老蒼頭挾送，志不稍衰。會西莊先生病革，彌留之際，殷殷以功名爲念，蓋命經畧習儒，或有哂其妄者，先生恥之。又見諸從兄不通緩急，輒忿曰：「汝欺量吾，可欺量汝弟耶！」竟責此志以歿。而經畧每恨不早成名，以至於此，

數月不食，捶磕求死，太夫人哭而慰之。力不能卜兆，權厝於屋左，朝夕哀鳴不輟。及服闋，中鄉試第一名，自墨巷出，海內傳誦，稱名解元，時神宗萬曆二十五年丁酉，年二十九歲也。

五 初仕之政績

經畧既領鄉薦，郡大夫公宴，優人扮三元娛之，經畧痛西莊先生不生見也，泣數行下，郡大夫爲之輟戲。時主考爲馮源明太史，馮贛洲銓部，因搜落卷得經畧，自喜，及見經畧偉然魁岸，太史慮其折也，醢之以和；銓部虞其夸也，醢之以矯；然經畧偏得性之所近，卒至於禍，惜哉！明年，捷禮闈，都人士爭識其面，已定擬館選，有中之於同邑郭正域者，遂爲他人得去，而尋乃知經畧之爲人，深悔之，經畧毫不介懷。第念西莊先生浮殯，請給假還葬，歸而披荆伏莽者數日，始得兆，就窆窆，惟是衣棺及導從車馬之盛，一如葬大夫禮，鄉人榮

之，人子之孝思，於此亦畧盡矣。

萬曆二十一年，經畧授保定府推官。推官，唐制，爲節度觀察兩使之屬，其後各州均置推官一人，曰軍事推官，宋沿之，元則各府置推官一人，位埒於司理，明仍元制也。保定乃北直省會，轄州邑二十，鎮一，都司一，營五，關二，衛六，其職於三鎮四關六餉部，各道府，協，路，又皆得問焉。經畧初之任，一應官評，吏治，軍實，民岩，皆如手而辦，無留滯，聽斷準情，理冤雪枉，人誦其神明，終任計所出及改矜疑者三百餘人。

經畧嘗權郡篆一年有八月，於時北方徵耗，以每兩重一錢爲廉，重至二錢以上，藉加派名，任意增減，民不知有奉，停十餘年猶有徵者，大戶自收自解實官，取耗去，府又利於大戶壓收，以及府幕，府快，下及州道，橫歛解催，諸爲民病者，經畧一一釐正，作徵收則例，立由票比限起解銷錠諸式，請巡撫汪應蛟通行六府，著爲令，諸凡驛

遞屯馬，一切利病，悉予興除。應蛟謂經畧曰：「吾弟以公爲文章士，何政治精敏若此？吾不如也。」經畧告以少時賤狀，應蛟益加敬焉。

未幾督礦太監王虎，王忠，馬堂，張華等，環萃一郡，擇人而食，而虎尤暴，經畧得其爪牙，輒撻死不貸；會虎以盜礦誣繫山民二百餘人，多斃者，而郡亦先奉上檄，繫其參隨者十餘人，相持益急。經畧一日代閱邊，虎具飲，脅經畧參逮。經畧厲色曰：「公肅客，不舉酒奉客，而遽脅客乎？」且問：「公礦絕否？」曰：「久絕。」「當撤否？」曰：「不出二年。」「吾年老否？」曰：「三旬。」經畧至是乃告之曰：「天子向聽公參逮者，意多得礦金耳，然未嘗不以被逮者爲愛民；今礦旣絕，有撤意，猶參有司不置，譬管租者，租不能完，徒日害佃民，告莊頭自卸；其主人必厭，則公必危。且吾輩得公一參疏，賢於百薦牘，卽參而回家，住十年，必大用，而年止四十，何官不可爲耶，奈何脅我！」一虎上酒悚謝。經畧因爲山民，請虎出之，同時允

釋其參隨，乃懼甚，告經畧曰：「吾輩誠不樂久於此，但不敢言撤，若兩台連牘急請，吾輩就中斡旋可得也。」如言，不數月，果撤去。華門下有充假官肆虐者，捕得論死，華多方求脫，不得，而心益憚經畧。稅差投牒，直上府公案旁立而睨守，守莫如何。官隨韋千戶呼導拜郡守，同上客。一日華過郡，韋與俱，掌禮者以舊例止往拜，送一下程告。經畧命設盛饌厚儀，具戲並各雜戲。官隨皆設酒折牘。華大喜過望，亟命官隨叩頭謝，韋亦在焉。自後投牒，無不下堂叩頭者，皆服經畧能駕馭此輩，若在他入，則阿逢無端矣。

經畧尤留心荒政，遇地方飢，輒痛愴，念當年身受之苦，輒思有以一振郵。萬曆二十八年大旱，難民所在搶掠，塵市爲擾。巡撫汪應蛟勸民捐振，立賞格，如鬻官例，無應者。有司多以「飢而不害」報。經畧則獨痛民死相望，流涕言狀於應蛟曰：「勸民捐振，固大善，倘民亦還詰：『官之爾俸爾祿』，則何以應？愚謂：欲勸民捐，當先自官始

；欲勸官捐，當先自上官始。若公僞於上，某雖貧，猶能易袍帶捐百金，佐美意。」應蛟見狀感泣，搜四百金，發郡，爲官民倡。一時道府，廳，州，邑官各捐二三百，以及士民，每邑有積至數千金，穀數千石者。遍地煮粥，而經畧則親行查督，所全活者無算。又四年，大水，巡撫孫璋，煮粥振給如二十八年例。先是府儲空無一粒，自經畧署篆，始積穀二萬餘石，至是，他郡皆無穀，獨保定頗是以濟。時新安，安州，雄縣，高陽四邑皆已治，經畧躬督諸令坐水牀，拖行泥中三月，心骨燈搖，手足龜折，不言苦。經畧嘗自謂：「理郡無他可稱，惟有救荒兩次，差於素心無歉耳！」後之守令，果有關懷民瘼如經畧之心勞力瘁也否？

經畧在任六年，薦三十以上，皆首剡爲天下理官第一，會郭正域以假邸事，忤宰相沈一貫，經畧倡言佐正域，爲宰相黨所忌。掌科孫善繼者，其一也，其姻親令新安高陽，屬經畧薦不得，且皆黜去。善繼

銜之？適淮陽推官與留守爭公宴禮被斥，經畧亦以公宴禮與大京兆許宏綱爭，三爭三直，善繼藉爲名，與其黨陰持之，經畧因以去官。尋補工部屯田司主事，日管工混土屑，與諸司爭錙銖，諸閹故憚經畧名，所減削十恆七八。及考選，故相黨力抑不使預，而屈於公論，授浙江道御史，到任甫旬日，差遼東巡按，蓋遼東巡撫趙楫，總兵李成梁，棄東疆寬奠地八百里以媚滿洲，神宗下詔廷臣會舉風力御史往勘疆界，衆莫敢往，故相黨乃以寤經畧，遂有此命，詎知竟以成其報國之志，雖費恨九泉，然忠烈反歷萬世而弗替，豈羣小構煽之時所及料耶

六 巡按遼東上

明之外患有三：一日倭寇，一日蒙古，（西套青海諸部附焉）一日滿洲。疆宇椒擾，將卒疲於奔命，國計民生日蹙，神宗一朝，每歲告

警，以朝政失綱，邊備亦隨之廢弛。就遼東言之：錢糧則耗於撫賞，耗於買馬侵冒；不畜不積也。險隘則新地棄而東疆壞，老邊棄而西垣壞，堡臺廢而守望壞；不畜不修也。兵馬則老弱虛糜，精壯坐食，教塲盡爲菑圃，而不一練也。器械則甲單盛敝，刀卷矢亡，火器盡置高閣，而不一整也。屯田鹽法，則役軍私種，或養廉數千石，或籽粒數百石，而官家不聞開一寸土也。馬政逆黨，則買老弱以冒價，而壯大者聽其牽回也。無一非蹈習故套，搪塞慢事，自巡撫趙楫，總兵李成梁棄地媚外，邊事亦愈不可爲。經畧奉命巡按（明制，各行省遣御史巡察，三歲一更，稱曰巡按御史。）有知爲故相黨欲藉以相窘，而爲之告者，謂「成梁伎倆通神，觸者立碎。」宜亟辭。經畧曰：「辭則以畏避罪，不如往。」而給事中宋一韓急欲實已言，復嚴催就道。時太夫人疽新愈，阻之不聽，送還家，遂泣辭而東。

會稅關高淮，激遼東軍民變，神宗遣張華往代。華書來約行。經畧

欲尼之，度此輩非理所能禁，官所能止，惟地方軍民，可以虛喝相禦。故聽華行，而急遣人密授寧前道馬拯以意。及至薊州，華自關奔回哭訴，曰：「幾不得見公矣。」經畧慰之曰：「稅不罷，則遼必反，且淮種禍而遣公，公亦必不免，不如合疏請罷。」華亟如言，果得罷。此經畧足未履遼，而澤已被遼人，其實心任事，固非當時習於嬾媮者所可及也。

遼東與內地僅隔一山海關，然已別是一「貪濁世界」。撫鎮道府以下，既打成一片，而巡方者，復相與貓鼠。經畧至，始力祛積弊，將吏咸爲震懾。未旬日，偕遼陽道謝存仁，開原道石九奏往勘界。方大雪，撫鎮發三營，各路兵將萬人來護行。領軍官來見，經畧曰：「我二百餘年疆界，他人何敢占，吾不過一往視之，要人馬何用。」下令盡遣歸伍去。當傳令減長隨騶從大半，書門承舍，不過數人。兩道傳鼓見曰：「此何事不商兩道，而遽撤兵衛？」經畧曰：「君視此人馬

爲可用耶！吾恐激而有他，卽進退何據。且我等此行，自仗朝廷威福，可無事。」及抵撫順關，視新立碑，駐劄三十里外，卽有使臣，率丁壯五百人來衛，以二百配兩道，三百自隨，時分酒肉勞之，日與圍獵馳射，夜則圍帳宿，人皆樂爲衛。勦至張其哈塔子店，初入口，僅並騎，漸入漸寬，周圍數十里，中坦而四面皆巉巖峭壁，又有使臣具貂裘十，皮三十，烏珠二十，馬四。金銀鞍飾各二，人參箱一，及鹿，獐，兔，雉，醪酒各食物，以獻；經畧惟受其馬，並各食物，當命取酒來嘗，顧兩道曰：「佳甚！」衆使皆嚙指曰：「以前『馬法』（譯言官也。）皆疑我酒，獨『大馬法』看兩家如一家，送到就吃。」乃燒獐兔，相與歡歌佐酒。忽一兔出，經畧馳馬，同彼中軍五騎逐之，爲經畧所獲，皆喝采，響震山谷，當燒斫兔，同兩道歡飲，盡醉，至五鼓乃歸。于是，日履邊界，皆重險阻深，林木蔭蔽，過朶爾木嶺，馬去鞍，人裹氈，攢足從冰雪滾下，迤邐十數日，始過鴨綠江，東出

朝鮮義州，還渡中江，至鎮江城，乃言旋。

於是按覈本末，具言趙楫李成梁八可斬罪，人人服其精斷，而兩人故通神倚輿，竟中格不報者一年，格之者，大學士李廷機，而蕭大亨，何爾健，康丕揚實附之，經畧乃再上疏曰：

「伏思去年十月，皇上爲何遣臣？今年十月，臣且憑何覆命？實凜凜焉以不稱任使是懼！然竊異夫皇上何不卽置兩臣於法，而甘以封疆爲媚人者資也。皇上如此，不惟失封疆，且失法矣。……今皇上不以省勘疏，而以下辯疏，是以伎倆導也；法臣力而執諸原，皇上緩而縱諸朝，而執法者懼矣！今後誰復有秉公持正，拚身命而擊權力者，而皇上何以使臣下？封疆者，九邊之樣子；楫與成梁者，鎮撫之樣子；而九邊鎮撫，又自朝廷以及直省衛郡州邑之樣子也；彼習見夫棄地，則今日而吾亦可效此也，此非所以教天下也。假使城郭之臣棄城郭，封疆之臣棄封疆，社稷之臣棄社稷；而皇上又何

以馭天下？……今日之事，不亟處楫與成梁等，何以對祖宗在天之靈，何以馭天下生殺之重，何以堅中外守土者之心？而至於雪蠲詞之辱，謝軍民之恨，懲欺枉之奸，激將吏之氣，消邊域之釁，皆於是乎繫之，是烏容一日而可緩者哉！朝廷之處分日緩一日，則兩臣之伎倆日多一日；國家之紀綱日壞一日，則天下之公憤日積一日；臣恐三百里之新地未還，而駢戮終逃於倖免；八可斬之公案已定，而隻字誰能以遽更；皇上雖欲施緩緩死之仁，而兩臣自無有可生之法，緩亦何救於兩臣哉！」

疏上，仍不報，兩人久稽顯戮，果如經畧所言『習見夫棄地，亦可以效之』而有三十七年二月大勝堡之敗焉。是時也，遼東處於滿洲及蒙古諸部落環伺之下，經畧初至，以『制人者當用人，算我者還以算彼』爲計，親至北關，撫西人以伐其羽翼，台南關灰扒諸部，携其腹心，向速兒答，斷其手足，自安堵不得動。北關亦遣妻子來謝，宰賽

小歹青諸酋長，皆獻馬弓矢。及勸疆還，巡撫李炳，總兵杜松，以西人流兎捷告，經畧頓足嘆曰：「誤我矣！今方嗾西人與我難，而更挑之乎！」卽馳往甯，錦一帶撫款，各置營住我邊堡，名爲我看邊，實防我襲，而彼利我款，亦時以機情輸我，得爲備插漢家擾矣。乃薊遼總督王象乾，檄李炳，杜松，謀掣黃台吉之後，松預令前鎮看邊者，於各堡夜出邊，無所得，卽入拱兔營殺前鎮爲我看邊者百數人報功，宋一韓與松有舊，疏其功比衛霍，當優叙。故事邊功叙級，巡按驗實方給賞，松立索賞，甯前道馬拯恐邊兵報復，當貶，難之。松倚一韓益悍，屬家丁露刃挾馬拯圖之，廣甯城幾亂。經畧自遼陽遣官持白牌散之，白其狀於朝，力主款撫，且言當易帥。宋一韓參之，并及馬拯，畧謂：「在河西者：戰則禍小而速，款則禍遲而大；戰承春秋之義，款蹈請和之愚；杜松決戰，而事非心是，馬拯稽款，而事是心非。在河東者：募勇敢，勤訓練，整器械，給戰馬等項，固是正經之策，

而以力勝，尤當以計勝。」經畧得邸報，上疏辯曰：

「籌邊之策，雖無出戰歎兩端，而總之以守爲本，以暇爲乘，乘暇以修守，所以待戰而固歎也。以守爲戰，是爲真戰，見利則戰，不利則不戰，先爲不可勝而後戰者也；非如用不測以保難勝，割僞級以誇百功，此料臣之所謂戰，而非臣之所謂戰也。以守爲歎，是爲真歎，彼服則歎，不服則不歎，操其權於我，而後歎者也；非如疏云：用搗必至於報怨，報怨而復歸歎議，此科臣之所謂歎，而非臣之所謂歎也。往時舊鎮撫以歎爲主，割地糜財以啖其欲，數年之間，苟幸無事。旣幸有其暇矣，無奈狃歎偷安，弛不設備，事事敝壞，以至於今日。然猶幸及臣與撫臣抵任之初，邊境稍帖，私冀一日之暇，可以措手，而遼事尙可爲也。乃無何而有謀搗之役矣，當事者但知懲舊鎮撫狃歎之過，不度己力，不審彼勢，倚任一將匹夫之勇，而務以戰矯之，矯之而至於殺官軍，陷城堡，父老兒女，肝

腦塗地，反爲狙欵者所竊笑，而且藉以飾其割地媚人之罪，又心以今日之罪爲快，謂遼東一塊土，鎮此者果非吾李氏（按指李成梁）不可也。興言及此，可勝痛心！由前言之，以暇爲暇，是爲狙欵而忘戰，由後言之，以暇成暇，是爲矯欵而輕戰，此非欵之過也，由有暇而不善用欵者過也。至於今，西報怨，東弄兵，應接不暇，手慌脚亂，求一暇而不可得矣。臣因伏而思曰：暇不暇，非從天降，非從地出，亦顧人之作用，善討便宜如何耳！誠宜宣慰得法，欵撫得宜，當此勦勦之時，覓一閑暇之會以練我士馬，精我器械，葺我城堡，修我險厄，清屯田以佐餉，飭馬政以資軍，收拾驛遞以無累營伍，撫卹窮民以漸培本根。而又隨宜駕馭，不失我操縱之權；多方間諜，盡破其勾引之計；凡有深謀密畫，不可語人者，皆得從便，預爲之所，雖異日終無不敗盟之理，然一年寧帖，則得一年之暇，以修吾備；兩年寧帖，則得兩年之暇，以周吾防；待我安排布置，

一一完備，則伸縮在我，任其所爲而吾皆有以制之。縱使他日禍運而大，如科臣所慮者，亦不過如今日大勝堡之失事而已矣，而又有加乎？况狃欵弛防者，尙且不得此禍，而乘欵修備者，豈宜復有此事。臣日夜算此，有利無害，可使城堡不致破陷，可使軍民不致殺掠，可使供應不致缺乏，可使人馬不至損傷，可使地方無內潰之變，而皇上無東顧之憂；種種便宜，無如閑暇中得之，然則欵何負於地方哉？是臣議欵之本意，實在於先。蓋先爲不可勝而後戰，戰可常勝，難報怨，吾不以爲懼也；操其權於我而後欵，欵可常固，雖敗盟，吾不以爲意也；此臣之所謂真戰真欵者此也，所以修備而待戰，非以忘戰而釀禍也。不然，如臣前疏所云：養精蓄銳，以戰境上者謂何？權整敵弱，以應急著者謂何？增兵募衆，以圖戰守者謂何？夫豈忘春秋之義，蹈請和之愚，選壯士裹革之志，而乏臣子敵愾之心者哉！乃臣方欲用欵以修備，而科臣則謂議欵而釀禍；臣方

欲留人以任款（按卽指寧前道馬拯）而科臣欲必破款以逐其人；似此執異，誰敢擔承。若使目前之款，致難終事，必將曰：吾固知款之不成，而按臣主之，今果然矣，臣且不免於今日之喧議；又使將來一或渝盟，又必將曰：吾固知盟之必敗，而按臣主之，今且驗矣，臣復不免於他日之追求。是臣於局外議事之人，尙不免有首尾之是畏，况府道有局內任事之責，寧不益手足之無措哉！且天下事，爲之於未壞之前，其力易；收之於既壞之後，其力難，而况今日之事，不但議戰難，議款亦難，撫臣爲此，焦心勞慮，望眼欲穿；道臣爲此，羈留不得完結。近督臣差通使送與彼好者八名，來遼議款，而拱兎竟不與一見，撫道頗以爲慮。臣曰：此不過知我之所急者在款，而故作此態以要我耳！我若急急欲款，則必反爲所輕，而其款亦不可久。吾且緩不與通，若爲絕之之狀，以示我不甚要緊之意，彼力絀於糾合，氣平於殺陷，欲滿於擄掠，計在屬厭之時，而又

恐失我市賞之利，必將差使求我，而我遂因而知之，如其索我，而我又因而緩之，隨機應變，必得其要領，以爲控馭，而後伸縮連疾之權，皆操於我，而不爲彼用，是欸之爲說，臣不過欲立一定規矩，以便地方，一面講折，一面整頓，而機權之妙，實有不得而汲汲焉者，是蓋未可取必於早決也，正所以覓閒暇，修守備，而成其所爲急也。守備旣修，然後操縱由我，從此服而釋之，携而取之，進退攻守，惟吾所爲，而無所不可。今雖議募萬人，遼左人稀，豈能一呼卽應。卽應矣，買馬製器，繕甲編伍，豈能一事取辦。事事未集，而遽欲早決機宜，東問西謀，以重其疑畏，而促其侵叛，臣不知遼之所終矣。欸事關係封疆利害，臣本親見，非出臆度，何敢忘諱。且巡閱將屆，而瓜期近矣，若不乘在事之日，以申明其本意，而使之堅確以要其成，萬一臣行之後，地方諸臣，搖於中制，亂其本圖，仍起兵端，復開邊釁，而且以他日之戰，爲今日之欸實釀之

，臣卽不敢辭罪，但恐殺降之功，不可再誇，大勝堡之慘，不可再見，增兵兌馬添餉之事，不可再得；是在言兵者，一再深思之耳！若夫天肯祚遼，東西俱聽撫款，果得數年寧帖，數年間暇，亟趁此時，大修守備，嘗胆枕戈，以發其憤；破釜沉甌，以決其勝；拯焚救溺，以急其司；而不敢一刻錯過，一事苟且；以弄虛文，致釀大禍，如科臣之所慮；臣且藉是以酬一念之苦懷，而免他日之譴議，此則督撫鎮道之事，而臣愚不敢自必其後者也！」

拱兔自以忠順見劓，款久不就，不勝愧忿，而小歹青從旁挑激之，謂「他人作賊，爾還攔阻，今偏殺爾部夷，若還就與講款，不如死，必須陷得幾座城堡，立些聲名，然後講款未遲也。」拱兔爲所動，遂犯中前所，犯河流口，而三十七年二月，竟以五千人攻大勝堡，執守將耿尙仁，支解之，殺掠幾盡。後深入小凌河二十里，杜松不支，剪鬚焚袍帶，買棺本拚死遁去。而給事中朱一桂疏報，反謂經畧前此緹

戰主欺，專爲斥杜松，用馬拯而設，其所持理由：一，遼患東方（指滿洲）爲最，宰賽次之，拱兔一癩疥耳，爬搔主愈。二，斥杜松故不得不融晉戰，用馬拯故不得不單主欺。三，哈流兔之役，我所殺者，不過百十，犬勝堡之陷，被所殺掠，何啻千餘，以義斷之，不宜歸曲於我，歸直於彼。四，有雪恥之志者，正須伐其詭計，聲罪致討，不宜蕙蕙焉挑釁是懼！五，杜松卽當處，亦當徵其罪以處之，不宜以用搗爲口實。經畧爲疏駁之：一，拱兔精兵不過五六千騎，而禦之以全遼堪戰不滿八千之衆，豈不易於爬搔，然歹青獐兔數輩，而其兵各以萬千計，虎墩兔愁弟兄十餘，各領萬衆，而愁且統數萬，而宰賽則東西勾連，觀釁而動。且正恐東人嗾惡與我爲鷓蚌，而已收漁人之利，則西正宜欵。二，杜松爲所敬重，殺欵事敗，猶兩解以護之，委曲以馭之，見其必不可用而後劾之，終不以惡聲相遺。馬拯則非故吏門生，且無夤緣之素，暮夜之金，又非任意薦舉。三，哈流兔之役，所斬

獲者，從何而來？大勝堡所殺陷者，禍殃從何而起？應明辨。四，所聲討者，止於看邊之人，而大鎮堡，中前所諸戰，恥未雪而益增也。五，殺降之事，松曲而拯直，松譽而拯不報，將自不和，道則何咎，必將與道私，以扶回誇功乎？

互駁不已，神宗乃命督撫官酌量行事，不從中制，且戒之以無事疑沮。而宋一韓又復申言：「杜松殺款與非殺款，當辯之拱兔附翼與不附翼。」且云：「謀搗助逆，情罪尙屬不分明，卽按臣亦難歸結。」仍主咨行督撫按臣，會同查勘，以完此局。經畧則以明會典所載：「凡監察御史，追問公事，中間如有讎嫌之人，並聽移文陳說迴避，若懷私按問，所問雖實，亦不應料斷。」乃據以辭勘邊事，乞勅以兵部，通查前後疏揭，逐一從實擬議，覆請容下手御史專勘歸結，勿得使督撫會同，上變祖制，下壞臺綱。至是朝旨勒杜松還籍，以王威代總兵，馬拯則調山西右參議，而以戶部員外高折枝填補甯前道焉。

杜松終以接納權貴，得免重譴，趙楫，李成梁之往事，既復見於此日，而後日遂亦有長定堡之失，經畧所云：「甘以封疆爲媚人者資」者，可謂燭照機先也。至於欵戰，則如宋時，西夏趙元昊將稱僭，使人來告，以探內意，時朝議遽行削奪，下詔征伐。惟知制誥吳育，以太平旣久，兵戰不習，乞且因而撫之，然後備邊練將以議攻取爲便。朝議皆以爲怯，其後連年陷將覆兵，始悔不用育言，欲求一暇以行其策而不得。洎夫范文正用事，其患始戢。此際之閣臣，如李廷機輩「謀可欺君，言只惑衆」，安得與韓魏公富鄭公而並論，然則以經畧之視文正：雖具「先天下之憂而憂」之心，要亦難濟矣，悲夫！

遼陽三面臨海，無一地不蹂躪，獨離城西南四五十里之長定堡，則數十年不見殺掠，土沃民衆，村屯攢集，不搶則已，搶必席捲無遺。經畧憂之，是年（三十七年）十二月二十八日，竟以殺掠二千餘人聞矣。初經畧據陸續稟報，皆稱彼兵見我兵遽至，不敢開營散搶，彼此相

持，申時出境，俱無所獲而去。及問該協將領，與地方各官，俱皆以無所失事對也。經畧頗以爲幸，惟算彼等糾大衆遠來，無肯空歸者，必結聚牆外，乘隙再入，移書總兵官，仍駐河上以防之。無何稟報，已盡撤去矣，至是始大疑曰：「有是哉！彼何所爲而來，何所懲而去乎？有是哉！」蓋以遼左積習，搶千報百，殺百報十，上下相蒙，半不可破，而此番情景，亦若爲晏然無恙者，思有以破之。乃於次年正月初九日，出其不意，冒雪與巡道孫敦化，守道謝存仁，會勦被陷諸屯堡，作精密調查，得其損失之確數如下：

屯，堡：被陷者五處，未陷者七處，哨掠者十二處。

男，婦：殺死者二百六十六名口，死者一百八十五名口，擄去者一千九百一十一名口。

牛，馬，驢，騾：二千九百〇二頭。

雜糧：一百七十窖，約計二千七百九十餘石。

此外衣物，鍋口，農器，更不可以數計。至其慘掠經過，則據屯民分別報告者，爲節存之：

一，「初以四枝進，一枝不滿一千，臺上望見甚的。」

二，「五鼓至邊，填壕空牆，卯時始入，辰時到屯，幸賴牆阻；爾時人猶知備，每一屯不過一二百騎攻射，期於必陷；如陷勝營，羅俊等舍，俱止一百四五十騎，若使官軍上前，俱可救下。」

三，「是日彼見官軍不到，安心射打，已而囊載已滿，無心攻陷；且恐我軍截住牆口，遂於日酉自去。」

四，「附近年節，家家釀酒，彼皆酣飲，醉癡若狂，是其情可擊也。」

五，「先陷者先出，後陷者後出，極便追截。所搶之物，駱駝二千，餘皆乘載不動，所掠男婦，或一人，或三人，結住頭髮，人畜衆多，一步一挨，其行甚緩。」

六，「將男婦衣服剝盡，赤體凍冷，皆號哭不肯行，引頸乞殺，願死牆內；始各給殘氈，敗皮，護脊而去。」

當時遼陽營兵，有馬者三千五百餘騎，以合擊分，以銳擊惰，以輕捷擊重累，事均有可爲，然竟不能當一關，救一堡，又不能邀其輜重，截其歸途，而屯民衆口一詞；且謂其「畏人如虎，縮首於沙河蒿萊之間，陣方在四，却向東南趨避。屯民大呼救命，却將標旗偃伏，不敢令其一見。卽求其鳴一鼓，聲一砲，如往時送行者，亦不可得。」噫，國家養兵，責在保國衛民，奈何竟偃旗趨避，置國土民命於不顧，副將佟鶴年，固萬死不足寬其罰，然以視杜松，以視趙楫，李成梁，領封疆者失封疆，築城郭者棄城郭，以結緣中朝，俱各無恙，此番徒咎小官，緩矣，亦已冤矣。

經畧既廉得其情，乃具疏請將佟鶴年革任提問，究罪如律，參將蕭如蕙，遊擊張昌印，王紹芳，各充爲事官，戴罪聽勅，分別議處，東

寧道謝存仁，總兵王威，巡撫李炳，總督王象乾等，亦均分別罰治，而以原任總兵趙夢麟代副將，且謂：

「此番入犯，無論交綏對壘，但使遙遙舉一砲，發一矢，彼猶曰：我有兵也。今以三千餘騎，入無人之境，而從容得勢去。諸邊艷羨，必相率而來，來必衆，而遼海受禍必更大，伏乞嚴飭當事諸臣，督率將吏，設法防禦，無使地方再受屠戮之慘。」

神宗覽疏，爲所感動，是月（三十八年正月）二十四日，降旨兵部謂：

「邊外窺伺，先已有報，該鎮各官，如何全無防備？及至入犯，又不一出兵捍禦，去又不行追截，遂使人民殺戮，慘酷至此，若非巡按官任怨查參，誰肯實報。覽奏朕心惻然！這失事官員，盡法處治，並撫鎮該道官，俱參究來說。近來法令不行，人心玩愒；以致邊事廢弛，生靈受殃；欺隱成風，牢不可破。朝廷添兵處餉，盡皆

虛糜，深可痛恨！著該部仰體朕心，作速議擬，大加懲創振刷，以警將來，勿得姑息！」

一時人心震懼思奮，兵部一如經畧議，而宋一韓朱一桂等，以部議尙輕，主置佟鶴年於法，張昌印失期重論，王威調，謝存仁降，王象乾罰，李炳令自裁，且刺經畧向之增兵添餉築牆皆無用，徒事紙上鋪張，而疏當場布置，更推原不戰之故，乃諱戰主欵者所誤。比年以來，兩人對經畧每遣一議，則私撓其後；每作一事，而陰害其成；每遇一失，而深幸其敗；雖諸葛韓琦出，猶無用也，於是經畧乃乞早交代，俾生還山海關，臨去之疏，措詞極爲嚴正，句曰：

「當今之世，舍科臣（指宋一韓朱一桂）而誰？應似於兩臣中亟遣一員前來經畧，增兵添餉，既無虛糜，願皇上停止召募，別聽科臣料理！壕牆險隘，既無所用，願皇上勅勿修邊，別聽科臣堵禦！藉欵修邊，既謂示弱，願皇上將西北三衛，兩關撫賞，盡數裁革，

別聽科臣謀搗賊戰，庶幾卽議卽戰，能言能行，亦非紙土之繡張，且見常場之布置，遼事有濟，或未可知……」

「任事掣肘，聞之恢心」經略求去之念既亟，樞廷以經畧威望日著，欲用爲遼撫，經畧懼不免，力却之。又欲注北學差以酬，妬經畧者，慫恿改南學，蓋陰示拒經畧入朝意也。

七 巡按遼東下

經畧在遼凡四年，其治績有足述者：

一曰寬車價 方經畧之初出關也，自通州至關上，凡官吏接見者，無不蹙首疾額，以車價爲苦，牛馬頭役，所至數十百人，跪道乞命，至擁轅而莫能進，莫不哀訴曰：「往年每車雖費十餘兩，大抵飯食貨物虛抬之數。今日李閣老（指李廷機）疏中說定十五兩，今邊外定要實銀開發，足色足數，不敢短少分釐。」實則往年車價外，常例大鞭

布，不過折銀一二錢，所與者，不過一二頭目，其衆小鞭布，不過折色七八分耳。今大鞭布要銀四五錢，小鞭布二三錢，不論頭目衆人，一概橫索。往年尙聽解官約束，今反爲所制，動輒詈言：「我不肯進貢，你內邊許我銀子，要我進貢，爲何又不與我？」任意踐蹂驛卒，而解官坐視不敢言喘。往年折馬錢到手，便安然隨車前去，今折馬之外，仍復騎馬，又仍於中途吊餓車牛，釘磨馬脊，百般勒抑，人畜被傷者，不計其數。往年海西之人，恭順不敢生事，今見滿洲得利，亦比例需索，倍逾舊規。往年海建貢者，共計不過數百人，零星到驛，零星打發，已不勝苦；今多至一千五百人，業已三倍。又不肯陸續前來，每起動至三四百人，用車三四十輛，牛數十隻，馬三百匹。前起未去，後起又來，逼湊一時，無從措辦。只得賣男鬻女，高價覓雇，支持前去，以免撓辱，哭泣之聲，達於四境。而李廷機乃故示節制，遏再增，執拗不通，罔達事體，以致人民不堪其擾，經畧爲請寬於朝，

謂：「李廷機偷親見之，未有不追悔無及，愧恨欲死者。」雖廷機未嘗悔罪引咎，然經略體念民生病苦，其心固昭如日月也。

二曰籌善後 經略既至遼地，各屯堡被擄掠者，百里之內，罄洗一空，居民廬舍，焚燒殆盡。狐鼠晝號，燐火夜生，每聞風聲鶴唳，鷄犬不寧，黯然淒涼，傷心慘目，使人居之，不復有生人之樂。經略力主：軍馬消耗者，亟應整頓；錢糧蠹蝕者，亟應清理；軍民逃困者，亟應撫卹；邊外驕悍者，亟應駕馭；將吏剝削者，亟應彈劾；所關於善後者，只求有救於國，有裨於民，勞怨自甘任之莫辭。如長嶺堡陣亡軍丁一百零六名，聚屍於塔山城左，有棺盛者，有席捲者，天氣炎熱，臭聞數里，家屬雜哭，聲動天地，經略過其地，隨行官軍，無不胆寒而心灰，經略親往屍所拜祭之，無棺者備棺殮之，家屬皆人人弔慰之。至長定堡之陷，冒雪往勘，因取贖錢，凡被殺者，每有屍親，則給銀一兩，無則給布一疋，棺一具；被擄者每名五錢，被傷者每名

三錢。牛馬驢騾，每頭一錢，回鄉者每名三兩，均躬督給予，不假手吏胥，宜乎邊人感之深也。

三日除羨餘，經略自入遼境，所至城堡營哨，軍疲馬羸，無不失額迨半，軍民控訴，咸以餉司有軍而故懸缺不補，以爲留餉之地，有餉而故留作羨，不爲補軍之用者爲非。且謂自報羨以來，原額軍馬，每有勾募，早送餉司，餉司必以萬歷三十一年經制爲辭，一概不補，因此逃者益衆，軍額益虧。及查三十一年經制爲誰所定，則前餉司王之都，而三十年一年支放數目，則王愛任內事也。愛以正項爲羨餉，假存剩爲節省，希圖保薦，獵進官階，遂長扣尅之風，而貽邊陲之害。觀經畧疏言：「遼東餉銀，原無所謂羨餘也，京兌銀兩，如數出入，稱兌苟平，安所得羨？軍馬糧料，計口計日，數適相當，又安所得羨？即原料糧料，或稍贏餘，然自萬歷十四年以後，陸續題增兵馬等項，歲該餉料，不下七萬兩，未嘗以增添，取給於部發，俱於舊餉逃故

銀內，通融支給。而原匯商稅公費等銀，歸之稅監；兩次增派標鹽，旋開旋止；卽此勉強湊處，尙不能以原來之稍餘，應新增之不足，而每歲通融數萬之外，一官三職，復報羨餘二十餘萬，則何術而致此？將謂臨放之扣還，而歲不過得銀三數千金，將謂本免多搭，而歲不過省銀千餘金；非天降，非地出，然則不於軍之逃故馬之倒失是取而誰取哉？自經制定，拘之以額，而不得多補；限之以年，而不得全補；軍利於不補，而得免於勾呼，則相率而逃；官利於不補，而得扣於糧料，則惟恐不逃；操此術以往，必使軍馬盡歸於逃故，糧餉盡入於羨餘而後已，顧如遼何哉！」又言：「以後考覈司官，但查任內收去數目有無清楚，以定優劣，不當以報羨爲賢，不報爲否。苟能收軍足額，軍與餉兩無虧缺者，卽注上考。其或踵習故套，仍報羨餘，收補留難，致虧軍額者，下下考之。並將當任餉司任內存剩銀兩，自三十五年以後，查明收軍開糧，至逃倒軍馬，則聽督撫各道備查，各城堡營

哨原額若干，新增若干，即今逃倒若干，勘酌若干，定爲多寡，極衝邊堡，量與增加呈報，到部即收，毋拘遠年近額。所補軍馬糧料，第適合於京運數目，不別議增添。仍於原題餉內，如商用公費，歸之稅監者，還之餉部，標鹽仍舊開派，照三十一二年事例，聽商人在京納銀解赴遼鎮。」因是則數年積弊，爲之一除。

四曰議屯田 屯田爲贍邊省餉第一要務，遼地雖敝壞而土最膏腴，荒蕪者多，委可開種，況當時內地千零萬落，南盡北空，急急皇皇，只欠一反，腹裏無論，何論邊鄙，漢以匈奴千里轉餉而天下困，唐以藩鎮耗竭國用而人心疑，宋以西北用兵括盡民財而社稷窘，古今敗亡之禍，未有不始於邊鄙而終於腹裏者。經略每切斯懼，以爲食不足，則兵必不得強；田不墾，則食必不得足；人不聚，則田必不得墾；屯塞不固，則人必不得聚；邊防不修，則屯塞必不得固；乃疏言屯田之利，畧謂：「以無用之軍，置之空虛之地，坐啖心頭之盡肉，而長療

背左之頑瘡，使中原黔守，有一日不可知之禍，其利一。軍屯有趙充國守禦之備，民屯有晁錯實塞之利，其利二。弱卒三分屯種，騎兵五六分爲田者，遊兵於彼防護，於彼操演，軍民俱列塞下，不畏乘隙而致攻陷，其利三。遼人不習蓄藏，一遇荒年，山海關一線咽喉，誰爲販賣？而海運不可通，卽將無路乞糶，輒相繼填溝壑。開墾多則蓄積富，而水旱盜賊，皆可恃以無恐，其利四。通商中，鹽使商人，佃種邊地，上納本色，惟西北邊糧貴處所宜行之。遼中米豆極賤，常計算歲中兩淮山東鹽引該銀四萬三千一百餘兩，若照時價平糶，半米半豆，歲可得十八萬石。今查三十四五年通計歲坐派不滿十萬石，是部派已幾少一倍矣。而又有賣窩，買窩，虛出，買票等弊，雖有四萬，而軍不得四千之惠，若墾田則有餘蓄，此鹽宜逕還部，照數解銀，使軍沾實惠，其利五。」當時屯田多爲勢豪所侵占，而貧弱軍兵，以無田包有田，少田包多田者，往往而是。以此賠補愈重，逃亡愈多，逃亡

愈多，拋荒愈衆，且遼糧有屯，科，丈，詰，四種名色，不知當時之科，丈，詰，卽昔日之屯田也。屯田重而科，丈，詰，糧輕，奸滑巧立名色，旣以避重，又圖脫軍，弊蠹日資，屯額日損。經畧以遼東與腹地不同，主張不論屯田養贍及科，丈，詰名目，只總名曰地畝，以實徵之數，第田爲等，分糧爲則；一類徵收，已足原額，不足額者，以開墾新糧足之。貧軍則糧而無田，其雖有田而不足分數者豁之，應補者補之。倘從而行之，則田畝均一，糧輕稅省，貧民不致逃亡，田土不致荒蕪，不但招未來之人，而且保現在之衆，不但闢已荒之地，而且存未荒之田，一舉而數差備焉。惜乎見拒而未用也。

五曰修邊備 大勝堡之敗，滿洲復勾結宰賽，乘機奪北關，開原告警。經畧以閒廢老將楊暉善與拱兔有舊，遣之撫慰，並親巡開原，爲北關解怨，得悉奉束約。乃矚然嘆曰：「西人所以挾我者，爲無邊耳！東西長二千餘里，無寸坎之限，人已擄獲去，將官猶不聞。」於是

自海龍山岔河起，歷遼，瀋，洪，懿，闕，鐵，以抵北關七百里，鑿邊牆，基寬一丈二尺，高一丈，即此地起爲壕，高深如之。不數月，工竣，每夏秋，水溢成河，冬結冰不能鑿。更修墩台百餘座，人民賴之，而清河，黉陽，寬奠，大奠，長奠，草河六城，切近邊，故皆瀉窪亂石，久而頽毀，燒灰磚包砌，並熊岳城七座，堅峙如金湯。諸工費皆取所追訪本衙門吏承及登萊犯海各贖贖，不動公帑一毫。各道謂其動大衆，興大役，當會督撫兵部請旨行，卽有事，得分責。經畧曰：「督撫方自爲殺降苦，何心顧河東，且郡怨於西人，亦莫肯認此。且邊數受欺，一日見軍民十餘萬忽在邊，必駭疑不敢來；及探實，而籌邊已完。若會議，使人得預知，必來撓工，不如徑行，卽有事，吾專任之。」遂躬親督獲，日出邊外，獵射衛工，遇哨則呼而賞之，勞其土人以食物，止秦寧福餘兩衛四十餘家，駐牧舊遼陽間，諸邊駭疑，果不來撓，此種實幹精神，洵可法於百世也。遼河以東，邊備旣修

，而河西無邊，起山海關，歷寧前，錦，義，廣寧，大黑河，可六百里，權在鎮撫，視巡按易就。又自三岔河至廣寧迤西數百里荒地多腴土，經畧以邊完可以墾種，乃上屯田之議，時巡撫李炳稱去，楊鏞來代，經畧疏催修屯實內固外，兼言向來尋釁擾邊非計。而楊固暱李氏，喜挑釁，謂經畧譏己，交相駁，不肯任，而其議亦竟寢，惜哉！

六曰嚴賞罰 李成梁前後鎮遼三十年，將吏皆出其門下，欲有圖則奉金成梁爲道地，立得之；不由此則立斥矣。及成梁去，此風仍在，自入各將吏賄與撫鎮，言陞則陞，言調則調；餽送稍不周者參處立至，將吏至此，不得不貪矣。經畧深廉其弊，乃召而諭之曰：「汝勿貪，但此一官交我，我酌汝年勞才勇，不時咨部陞汝，汝白手得官，且得行法於軍爲戰守具，比貪所得孰多？」由是諸將吏陞轉不費一錢，皆感泣不敢貪。每值有警，輒封劍付門下官，馳快馬從將官後曰：「中軍千把不上陣者，將官斬之，將官不上陣者自裁。」諸將皆不敢不

戰。至在任所有揭參及保荐者，就其人其事，簡叙下端：

一，巡撫趙楫，尅減馬價，疏請照例議處，以爲邊撫虛冒者戒。廣甯道郝大猷，對於馬價朦混，扶同作奸，與本罪同論。

二，甯前道郝大猷，柔媚無貌，結歡撫鎮，誘殺宰賽，擅與滿洲締盟，疏請聽吏部黜處，以警官邪。

三，右屯營遊擊張應種，口多遊詞，外虛恢而中實貪婪，無所顧忌，且月扣軍餉……疏請革任回衛，以恤軍困！

四，山東副總兵吳有孚，鎮江遊擊吳宗道，勒索海船，強載貨物，侵掠萬端，每至蕩產，疏請俱行革任，並將吳宗道，依律重究，以爲貪肆者戒！

五，寬奠參將李澤，私過朝鮮，買參斤東珠，包攬鹽糧，押派軍民承銷……疏請先行革任，提問如律，以爲貪將永戒！

以上屬於罰者

六，甯前道馬拯，品才卓異，部推山西右參議，以其收拾敗局，盡心款事，疏請留任，而以新任高折枝調開原。

七，甯前道馬拯，開原道石九奏，西撫長昂拱兇，東撫宰煖北關，以其勞績，委難泯沒，疏請陞級。

八，開原道石九奏，在任三年，擔驚茹苦，豎碑承界，敵莫敢犯，於其調任江西參政，疏請責成候代之時，予以嘉獎。

以上屬於賞者

此不過舉犖犖大者言之也。經畧嘗奉神宗勅書，謂：「邊城果能著實修舉，著有勞績，及踵習故套，搪塞誤事者；俱從實具奏，以憑賞罰！」及屢閱疏奏，乃嘆曰：「天下事尙可爲，若都是這個御史，吾何憂。傳好生稟行九邊，幸努力督地方舉行，以副眷顧！」其倚重如此，宜乎稍行其志，乃一再見厄於科臣宋一韓，朱一桂等，至於改注南學以去，事之不成，豈天意耶！

八 南畿督學及家居

南中士風，至晚明日益囂悍，所在圍官府，焚縉紳房屋，皆目爲藍袍少年，莫敢問。時妬經畧者，亦欲如宋一韓之故事有難於經畧，乃爲言於冢宰孫丕揚，謂「南中人才盛，非文望莫能鑿，士風悍，非威望不能讜；熊某科名高，有文武風裁，宜以往。」丕揚然之。遂使經畧督學南畿。故事兩直學差，吏部會同都察院禮部選舉，多總憲爲政，丕揚竟不會，而自以爲得人，不知爲羣小欺也。

南中諸生，聞經畧至，皆畏形避影，恐怖不敢出門戶，經畧以諸生不看性鑒，無實學，每試必書經論四篇，無論者一等，無幫補，無經者，文雖工置五等，卷櫃號簿不入院，一憑數行墨，自高下，請託不得入。日閱二百卷，妍媸一經目，錙銖不爽。所拔皆名士，所進皆寒微，所黜皆鄉紳津要子弟，而東林子弟居多，人妄以經畧有意摧東林

，至此禍竟不可解。初葉向高之入相也，以余玉立輩集汪賈數萬金力，故南中於玉立，有販宰相之號。比經畧至南，劾玉立，玉立告向高，以爲出經畧手，深恨之，時以杖死諸生徐梅事與巡按御史荆養喬相訐奏，而承向高風旨劾經畧者亦三十餘人，公疏專疏滿百章，養喬投劾去，經畧亦聽勅歸焉。

經畧既家居，嘗曰：「吾輩生世間，不論居官，居鄉，皆有合做功德，幸叨鄉里庇蔭，自蔭免廩餼，坊額輿臺，以及田業，房屋，無非分資於鄉里者，若鄉里有大災難不爲救，於情何安？況地方利病，小民不敢言，官府不得知；鄉紳居中間爲傳達，又不言不做，誰當言當做者？」以此一切鹽米貴賤，徵派輕重，但有病於民者，必倡言請於官，得請乃已，卽獲罪不恤。於地方公益事，亦極致力，而以修堤，脩閘，修路。尤爲世稱焉。

「二」長堤：嘉魚老堤，自馬鞍山至蘆洲艾家墩，蜿蜒百里，

古樹蒼然，雲連霧列，江上長城不啻也。堤之初修，在宋政和年，董其事者，唐均，陳景，成宣也。至明正德年，吳清惠公，以勸賑之役，復疏請大修之。集嘉魚，蒲圻，咸甯，江夏人民，合力修築，引江水由金口入湖，以緩其勢，而四縣賴焉。自正德至萬曆，又百餘年矣。歲久冲囓，所在潰決，水自上流，百道直下，而又自艾家墩至赤磯山四十餘里，故無堤，水復橫入，與直下者合湊，而四縣田土，崇朝立盡，廬舍人民，漂蕩死徙，至不可爲。經畧與嘉魚李光祿，每議及此，輒相對擊蹙，乃奉書諸當事者，爲民請命，而是時嘉魚縣令葛中選，亦目擊心傷，復爲災民申議，前後文書至十數上，於是巡按董開儒，藩司陳采，武昌府守馬人龍，咸欣然允發府庫三千餘金，區分四縣縣令，募夫並築。堤闊四丈，高三丈，護柳成林，蜿蜒三百餘里，如遊龍。及次第將訖工，蒲圻縣令某，有派里甲之擾，致生齟齬，巡按梁見孟，藩司劉之龍，臬司王一楨，

武昌府守黃景星，命江夏縣令徐日久往勸，以受水之均，而衆議之不容違，始獲卒業，四十餘里之新堤，於是乎告成矣。經略復與光祿謀曰：「老堤當首衝，而潰者弗塞，卑者弗高，薄者弗厚；雖新堤庸有濟乎！」復爲言之徐葛兩令，轉請於前諸當事者，再發帑三千金專屬葛令修補，蓋或協築，或專修，皆所以遵向來成例也。自新舊堤全，川湘之水，至魚山皆弭伏順行，而四縣一旦污萊盡闢，流移盡復，廬居盡葺，桑麻樹蓄，布滿中野，無復向時昏墊沉溺之虞，公私逋負之患，其於民食國賦，厥功偉矣！

二二大閘：城南金沙洲，與城夾裏河一道，爲湯孫十數湖出口，闊三十丈，每江水漲入，不數日淹周圍二三百里，田禾立盡。鄉耆謂江岸有堤，而此口無閘約其入，祇半得堤利。又有謂官錢艱者。經畧慨然曰：「老頭陀持一簿，敲一木魚，化出著大功德來，而吾獨不能乎！」乃請於徐令，特舉其事；凡捐自官府者，徑檄本縣

收貯；捐自鹽商者，本縣自收自貯；捐自木商及別項設處者，各人自封自送。凡採辦本石，給發夫匠者，各殷實者自領自用，本縣自支自算，經畧不以絲毫經手也。會募金告罄，請府庫卒業，直指彭宗孟作慳色，經畧憤然鬻產數千金濟工，猶不得完。巡撫徐兆魁，聞而勞之曰：「王陽明先生，用地方金作功德，無所惜，若出囊中十五金則不能。今捐恆產累千金，誠人所難，吾爲公落成之。」同藩司熊石門捐三千金，工始得竣，而經畧之志，亦不可沒也。

「三」堤橋：張公渡橋堤，與高嶺北至長虹橋堤合稱路堤，爲各省通衢。自長虹橋而南五十里爲紙坊，再六十里爲山陂驛，此徑路也。然中多水淀，一年之間，半在風濤之中。自縣東將臺驛，循山而南，百里爲東湖驛，又九十里始達山陂驛，則大路也。驛遞舖店皆在此，然道迂站遠，每官使往來，夫馬累死者甚衆，卽水退暫就紙坊應遞，而水至又歸去，甚不便。湯孫湖雖徑止四十里，而各翻

水橫衝其腋，不風而浪，歲溺舟恒數十百人，而守候需索，每苦不堪。經畧曩年，嘗謀於武昌司理唐文季，文季唯唯，迨榷黃州稅，得羨五千金，請於當事者爲堤費，以丁憂去未果。至是經畧以所剩之二千一百金，與徐令議，乃丈地定區，簡衆分任，近民趨事，遠人趕工，旬日之間，雲集響應，一年而堤成，兩年而橋成。遂改舊驛於紙坊，置新館於中途，遷舖舍於堤畔；沿途砌石，俱成街市。樹柳植蘆，懷風蔭日，行者絡繹，晝夜不絕，旣無復向時患苦，而且茶房酒肆，次第臚列，儒房客舍，遠近相望，市子販兒，爭趨日中，薪米百物，交鋪道左，一時魚鼈之區，化爲康衢輿壤之域，至於今四百年，紙坊猶稱市集，廛戶五百，房民以四五千計，而農稼累豐，商賈稱盛者，皆食經畧之餘惠也。

〔四〕李馬橋張家橋：縣屬金口，東達紙坊，迤而南則山坡，咸寧，亦鄉間行旅要路。中間山河二道，相望六七里，各有橋，橋

以木架之，縛筏其上，而覆土焉。每山水驟發。行者候至數日乃得過，及湖水漲又恆減頂至月餘，盈盈一水，相隔三四丈許，爲河漢之無極。經畧嘗與徐令閱堤過此，鄉人張延譽，俞九皋等，叩馬而以橋請。問費幾何？謂：「石甃則千金，磚甃而沿之以石，則三百金耳！」經畧以通邑大都，車塵馬跡之下，尙多圯缺莫爲修舉，豈其窮鄉僻路，而得蒙長官之一問，欲使往來行便，而又以歲儉民貧，莫從辦者，則爲之躊躇四顧，不得已，乃以所募闡金，挪三百與之，屬爲磚甃，張俞兩鄉人，乃首其事，各舉數十人，分任燒造之役，結底起基，發串蓋面，俱用石，而餘俱用磚，僅半歲而各以報完，凡過斯橋者，莫不稱便焉！

「五」驛路：東湖驛路，遷至紙坊驛後，已減去舊路十分之三，且復洪武舊制，拓路寬至二丈二尺，不與民田相侵，民田有不便者，賴巡撫徐兆魁捐千餘金另買以易，不特民便，官亦稱利；皆

從經畧議。並於沿路兩旁，每步植松一株，計五萬餘株，名曰引路松，四縣行旅，幸不失途，亦經畧之賜也。

嗚呼！經畧終日服役梓里，其勇爲精神，較在關外不稍衰，談明史者，只知其爲民族英雄，不知實一生產建設家也。試觀今日之四縣公堤，武泰閘，金水閘，稱浩大工程，而爲萬民所利賴者，三百年前，經畧已着眼於此也。今日之建築公路，與夫所以謀養路護堤而種樹者，三百年前，經畧已有獨到之見地也。泊堤橋工成，經畧每馭馬綠楊之下，瞻佳氣於盈眸，聽誦聲之充耳，如行鏡裏，如觀圖畫，自樂其樂。其卜居城南，（按在今武昌中和門內）日坐園中，種樹養魚，與棋客手談，邸報不入目者七年，蓋隱然以韓蘄王自況，卒以滿洲入寇，而軍國大計，復趣起担當，詎知明哲竟不能保其身也哉，悲夫！

九 前經畧上

方楊鎬未敗時，神宗以經畧任監軍，鎬故畏經畧，沮其出，並裁巡

撫，獨治廣寧，又復置巡撫而治遼陽，及四十七年，既喪師，吏兵兩部，始以全遼渙散，人心動搖，戰守失宜，區畫未周，議特遣使臣，以鼓士氣，奉旨起經畧大理寺左丞兼河南道監察御史，着星夜馳赴遼東，宣慰軍民，整頓封疆，不得託故遲延，致悞國家大事，蓋爲代楊鎬經畧地步也。經略得旨，於四月十二日接兵部差官王世臣送到照會，當卽束裝於十七日兼程就道。行至信陽，復接兵部差官陳文杰送到吏兵二部照會，以奉旨：「遼事既經多官議定，總兵官依議卽著李如楨往代。李如栢撤回候勘。楊鎬本當逮問（按楊鎬卒論死），一日以邊情正急，備禦無人，且著戴罪管事。該部便速推堪任經略的一人來用，熊廷弼還催他星夜前來……」經畧不勝急切，每日晝夜兼行二百餘里，過眞定，熱毒大作，自頭面以至腰腹，疔癰遍生，復因解毒涼葯傷及脾胃，大致尪憊，抵京已五月矣。乃於是月十六日見朝，十七日謝恩。初宰相方從哲，素匿楊鎬李如栢，護其短，雖以李如楨代如

栢爲總兵官，然如楨象養京師，縮懦昏庸，較如栢爲過也。及經畧至，護敗者見邊暫安靖，冀鎬等有所立以自贖，抑經畧兩月不聽行，經畧兩上疏，請關防勅書，至六月二十七日，始奉旨頒發，時開原鐵嶺，又相繼告急也。

經略既奉勅，乃隨諸臣會議於中府，議及恢復，皆決然以爲當。復議及兵，而皆謂無兵，議餉，而皆謂無餉，議處兵處餉，或調或募，或遠或近，或借或括，而又皆或默或爭，迄無成議。卽如議增新兵七萬，先調一萬，隨經畧入遼，姑壯聲勢，以定人心，又且議徵此而恐此阻難，議調彼而恐彼空匱，左牽右掣，尙望其他，是所謂當復者，不過爲國家門面慷慨之詞，而心口私語，必謂兵餉難辦，且守遼瀋，遼瀋有失，且守河西，河西有失，且守山海關，山海關有失，再作區處云爾，是豈真能同心共濟亟圖收復，以保遼鎮，保京師，保社稷者哉！雖然：愚者闇成事，明者見未然，經畧以爲今日之禍皆前日明

白所已言，並以爲後來之禍，亦自今日理勢所必然，無煩猜忌，無待推敲，乃上疏曰：

「前日之建賊，東有朝鮮，北有北關，西南有遼開一帶，僅僅東北一條走路；四圍逼束，無充拓之兵，山地出產，無副餘之糧，使於清（即清河堡）撫（即撫順）失事以後，兵餉湊集之時，中外當事者，不戰，不催戰，議復清河撫順，守寬奠，再建城設將於柴河靖安間，悉宿重兵，互相犄角，漸逼而轉蹙之，將使兵無日長，糧有日耗，猶可望漸次安堵耳！自大軍三路敗沒，而始得出入無常，掠盡屯堡；自我失守四鎮，而始交合西人，徑取開原；是前日不復撫清以失開原之覆車，即後來不復開原，以棄遼鎮而危京師之榜樣也。今開原一帶盡失，而外交合矣，朝鮮，北關，皆陰順之，而內患除矣。夫亦何所牽掣，何所顧忌，愛我遼瀋，而不攻我？夫開原，古之黃龍府，而元之所謂上都也，城大而民衆，物力頗饒，今

住城中，用爲牛馬車輛，搬運金錢，財貨，數日未盡，何止數百萬，向無充拓之兵，而今且合兵於西，向無副餘之糧，而今且因糧於我；但分我開原餘財十數萬，以餌宰卜二十四營，炒巴二十營，使之東攻遼瀋，西攻廣寧，彼諸營所得春夏兩賞於我者幾何？又何愛於我而不聽命以攻我？試觀日來塘報，東攻開原，而西五營，卽率三千騎搶慶雲矣；又報：三萬騎圍鎮西，炒巴等又率五萬騎搶廣寧挾賞矣；是西人明明已皆爲其所用，而遼瀋可保乎？不惟遼瀋難保也，如建賊全有遼鎮所獲金錢，財貨，何止數千萬，但分數十萬金，餌虎愁等入犯昌薊，如也先之薄京城；又分數十萬金，餌卜素等入犯宣大，如俺答之趨兩關；以牽綴我不敢出京師一步，然後長驅入山海，或由海道取天津及登萊一帶，此皆國家必受之患，理勢必至之事，而皆臣十年前不幸而累中之言也。且十年前禍機隱伏，臣已策之而無遺，豈今日之後，事勢明白，臣反料之而不驗？皇上動

疑臣下之言爲欺爲誑，試檢臣疏牘一一覆覈，而有一字之涉欺誑者耶？且非獨不欺誑也，中外諸臣，俱受國厚恩，當此主憂臣辱之時，誰具此雪恥除憂之憤？凡各章疏，無論當與不當，實皆出自一腔之忠懇；而皇上一切，疑爲欺誑，置之弗聽，徒恃勢緩以爲緩，勢急以爲急，而今並且事急亦不以爲急也，諸臣微忱而不能感格，惟各心灰意沮，感歎歔歔，以氣運付天，以天下事付皇上自理，而相率苟且支吾，爲悠悠待盡之計而已。夫皇上英明神武，而使臣下心灰意沮，相率爲悠悠待盡計，臣實爲皇上危之！往昔皇上與中外之臣交悞，以致今日，亦已極矣，今日若能早早收拾，則河東尙存其半，河西尙處其全，山海尙未逼，而昌薊尙無恙，猶幸一時之暇，可圖恢復之舉，使皇上以京師視遼，立從臣下之請，而無有中隔；使戶兵二部，以京師視遼，共商兵餉，彼此通融，而毋以例爭；使兩京各錢糧衙門，以及邊腹撫按諸臣，皆以京師視遼，凡遇徵調挪

借搜括催解等項，一一真心委曲，多方湊處，而毋以套應，則兵餉事事可立致，天下事何遽不可爲。而顧猶悠悠忽忽，漫無所關，意置緩急於其間，豈必待遼鎮盡失，西人犯昌薊，東人入山海天津一帶，而後皇上始聽臣下之言，中外諸臣，始肯破例破套，爲同心之應，而天下之勢去矣。當斯時也，臣之肉，固不足食，而中外諸臣之誤皇上，與皇上今日之自誤；亦何以安陵廟，安宗社，謝天下，而各保其身家者乎？臣久廢田間，苟活性命，本無仕進之志，忽蒙皇上起臣大理宣慰，念國家事重，不得不星馳而來。不意諸臣竟用部院職銜，授臣經略，處臣以非分之榮，加臣以絕斥之任，臣實不堪，比欲具辭，而相知諸臣，皆以大義責臣中止。臣已移書，決絕妻兒，寄謝朋友，拚此七尺之軀，爲皇上戮力封疆，置利害死生於度外矣。惟是：兵餉有無遲速，實係遼鎮存亡，京師安危之急務；乞皇上省覽臣疏，急勅廷臣會議，開原地方，應否恢復？如不當棄

，便須急急處辦兵馬，器械，錢糧，芻豆等項，勒限齊備，毋延展以緩臣期，毋缺乏以窘臣用，毋中格以沮臣氣，毋旁議以掣臣肘；毋交担於臣；不相照管，而獨遺臣以難，以致誤臣，誤遼，誤國，而並誤諸臣之身家；則宗社幸甚，諸臣幸甚，臣愚亦幸甚！」

疏上，於七月初五日奉旨：「恢復開原，乃安邊急務，應用兵馬，器械，錢糧，芻豆等項；著各衙門火速處辦，刻期齊備。毋得藉口缺乏，致誤軍機！熊廷弼仍賜劍一口，將帥以下，不用命的，先斬後奏。著星夜前去，用心經理，以副朝廷委任至意！」當日即得楊鎬揭稱：「遼陽重城，萬分危急，城中有叛人李永芳，佟養性，董國雲等親戚，指揮王衛國，段光耀等十數家，皆蓄有馬匹兵仗，且爲滿人招兵內應，圖獻城門，日夕舉事。因調各兵不至，只得檄賀世賢移駐虎皮驛，李如楨移駐瀋陽應援……」等語。經略以瀋陽以北，皆已棄去，瀋陽以南，且非我有，而河東又去大半，此時遼陽非得多兵急至救

應，必不得保，若此城朝失，遼鎮夕危，乃請將部議原調薊鎮兵數，勅薊遼總督汪可受，暫發遼陽設防，救此急難。卽於初七日就道，頻行陛辭，復上疏曰：

「傾以建賊勢張，皇上從羣臣之請，授臣經略，並賜臣劍，使得便宜行事。臣感聖恩之深，且體聖懷之急，擬於初三日恭領勅劍，而適逢惠王就邸，有薨朝之例，只得改於初六日陛辭，初七日長行，卽部議調兵一萬，隨臣出關，強半畫餅，而臣亦不能待矣。但臣行之後，人情不同，有不敢不慮者：往者撫順之敗，諸臣常急矣；及稍靜則緩，以致清河之陷，而諸臣又急；稍靜則又緩，以致三路之敗，而諸臣又急；稍靜則又緩，以致開原之陷，則諸臣又大急矣；及聞稍靜，又私幸日夕無事矣，此武諸臣者之情也。當其急而議兵議餉，門面之語，豈不通融？而及其緩，則爭執如故；當其急而議調議募，紙上之數，豈不好看？而及其緩，則寢閣弗題；當其急

而用臣，催臣之意，豈不甚殷？而及其緩，則推卸不顧；此文諸臣之情也。一一無逃於皇上之鑒，臣不敢誣也，而非獨該臣爲然也，聞警則急，聞靜則緩，卽皇上亦然。夫以邊事之洶湧若此，皇上豈不內急於心，而姑靜鎮以示不甚緊要之意，諸臣見其言不聽，請不從，真以爲皇上不以爲緊要也，而亦各以不緊要之心應之，以致有今日之禍，則聽緩急於人，而不能自急之效也。至今日而皇上亦不得不急矣。然而急之之事，亦只遣得臣一人出關耳，其餘急者，如兵馬等項，俱係空文搪塞，何曾有一落實，只恐臣去，而皇上復緩不顧臣；諸臣又緩，不協力以顧臣；臣之一身，有何緊要？而危臣以危封疆，並危及於宗社，則臣之所大恐，而不得不於陛辭之日，頓顙籲天，預以情懇於皇上者也！臣願皇上：時時憂邊，步步防邊，著著算邊，以邊爲急而急下嚴旨，切責內外常事諸臣，令各戴罪治事，毋替人脫卸，以萃責於一人，則諸臣不敢不急，諸臣急，而

人人承肩，件件湊手，則臣自不敢不爲封疆急；豈惟微臣一身之幸，其自宗社以下，實式憑之！」

是日至通州，適口外水發，阻住三日，不得行。十七日至山海關，兵部尙書黃嘉善原議以萬兵護隨出關，至此而人馬無一到者，僅總兵柴國柱，挑選東協兵五百名，自言不堪一戰。二十三日，榆林兵馬始到，路遠困乏，兼多亡失，經畧當選其馬匹稍壯者四百名，並攜前挑東協兵四百名跟隨，卽於二十四日五鼓出關。朶顏拱歹諸酋長，感經畧按遼信義，聞經畧來，皆送馬與弓矢，自關而東，羅拜載道，經畧一一附遺之。二十七日，急馳至十三山站，而尅陷鐵嶺之報至，及次閩陽驛，而西人率騎三萬，與滿洲合營，遼瀋復告急矣。經畧聞遼城洶洶，恐有內潰，過廣寧，僅與巡按周永春教塲一會，連夜卽東行，而所隨八百人馬，疲困不前，只得暫留廣寧，餵養一二日，永春別遣標兵有馬者千人護送，始克東行。時遼陽城男婦老幼，已車輛擔荷，

紛紛哭向南衛，一路如蟻。楊鎬亦以關防令旗令牌交付經略接受，卽差官執旗諭止之，比入城，已半空，鄉紳巨室，已皆出城，道將已皆蓄善馬待走矣。

經畧之入遼陽城也，爲八月初二日，喘息未定，卽延見文武吏士，皆言「鄉官知州李尙浩，先將家眷搬出，搖惑人心」。乃繫尙浩於獄，並責一二富紳巨室，悉搬回家眷，而人心始定。初四日巡城，城上舊用川兵，搭棚住守，以爲示弱，且強兵不以禦侮於外，而爲嬰城自守之計，非策也，撤令營於城下，亟編民兵之壯者，分隊守之。因而閱視兵馬，自將官以下，皆犒賞有差，以慰其勞，不動官銀，自具金幣。爲地方拜謝賀世賢，以示優異。會監軍御史陳玉庭，部道諸臣單崇，劉國縉，閻鳴泰，韓原善等於都司衙門，繫逃陣之將，標下右翼營遊擊劉遇節，總兵坐營中軍王捷，及逃城之將鐵嶺遊擊王文鼎三人於庭下，而問曰：「昔在撫順，從承印逃陣一次，又從杜松逃陣一次

者，非劉邁節乎？」衆官曰：「然！」「於法云何？」曰：「應斬！」又問曰：「臨陣背主先逃，致杜松呼恨切齒而死者，非王捷乎？」衆官曰：「然！」「於法云何？」曰：「應斬！」又問曰：「鐵嶺陷而棄城，生者，非王文鼎乎？」衆官曰：「然！」「於法云何？」或曰：「文鼎到城僅一日，情似可矜。」曰：「主將應與城同死，今鐵嶺城何在？防暖客將史鳴鳳等五六人何在？情雖可矜，法無可赦。」於是縛三人出，駢斬之。并設六壇祭死事，總兵道將兵民人等逐壇舉哀，大哭畢，卽將三首遍獻各壇，以快死者之心，而雪生者之憤，一時居民哀感，官軍悲慄，始咸知有軍法而不敢玩。卽此時也，偷樞廷能從經畧之意，毋緩其期，毋窘其用，毋沮其氣，毋掣其肘，則開鐵之復，指顧間事，又何致陷遼瀋於絕域者哉！」

數日之間，諸凡可以收拾人心，激勵士氣，及一應軍中急切事宜，如買馬，採草，招匠，開局，置烽，撥探之類，無不計劃舉行。但遼

陽軍士，有餉有馬者，皆配與總兵賀世賢李如楨防守瀋陽虎皮驛一帶，堪戰者不過數千人，而城中雖有現兵及川兵二三萬，皆赤身徒步之士，又零星雜亂，無所統一，亦付總兵柴國柱，配搭成營，然無甲無馬，無火器，實未能守禦。而又別無所有，可供經畧之調度，設不幸而兵臨城下，雖有孫吳諸葛之謀，又焉能濟，此時之經畧，只知以血誠感之，以忠義鼓之，守效死勿去之義爲遼東保此一塊殘土，而成敗利鈍，則非所計也。乃請令總兵李懷信，率兵星夜出關，並嚴催兵部題發各鎮兵如期應援。且以責成不專，議遣道將，藉重職守焉。

原制遼東額設道將各官，皆爲西北而設，獨寬奠，清河，撫順三處，專爲東南而設，各有信守，不相假借。况以三岔河分東西爲兩段，相去千里，尤難調護。惟總兵職統全鎮，無事居守廣寧，有事東西策應，與各守一地者不同。自滿洲發難，河東用兵，而調西道爲監軍，疲甯錦於奔命，顧此失彼，東去西空，其不便一也。主客旣雜亂而不

一，調撥又更易而靡常，人不承肩，事無專責，其不便二也。信地不問甲乙，而一概混擾，邊警不論大小，而全師虛逐，其不便三也。以全遼總鎮而管河西之一隅，以專征經畧而代河東之三道，其不便四也。有此不便，而各道如河西之廣寧寧前兩道，或八百里，或四五百里，斷難遠離信地。河東海蓋道，既有本等責任，又歲加海運米豆百餘萬石，卽議增管糧食二員，分任收發，猶恐拮据不前，何可更占爲軍前之用。遼陽開原兩道，雖與滿洲相關，然原設初意，全重西方，而宰煖，炒花等，日日挾犯，支撐已難。經畧乃援李化龍征播，用監軍道專督征討例，疏請設監軍道二員，並以原任大梁兵備道高出，寧前道王化貞任之，而以原任兵科給事中胡嘉棟，陞任寧前道。至於額設主將主兵，則不得與援遼兵將相混，仍守原派之地，禦原對之壘，凡有缺員缺伍，盡數補足，聽其各管地方，專精團練，以待大舉取用，平時則不輕調，以重地方之空虛，滋兵馬之奔敝。其援遼兵將，專一

分防設伏，以備禦滿洲之侵擾，然自東南鴨綠江起，至西北七八百里，信地驚遠，非擄國大將，派定寬奠，清河，撫順，及柴河會安間，分督偏裨，守定要害，漸宿重兵，以轉蹙之，而任滿洲出沒內地，長驅城下，則遼瀋不可保，開鐵亦莫由恢復。當時總兵已有李如楨，柴國柱，賀世賢，三人，而李懷信亦已到薊，甘肅總兵祁秉忠，復奉命赴援，至各鎮兵將領，經畧俱請鑄給關防印信，其原印仍照舊歸原設總兵掌管，著令照舊東西策應。如此，道將已各有責成，主客不致混諉，既可免東西搬遣之煩，復可免人馬奔馳之苦，而經畧籌邊之宏謀，亦可見於此矣。

自滿洲寇邊以來，降撫順，克清河，敗三路，大軍日盛，銳不可當。顧是時猶恐關西大發援兵，人殊死戰，未敢輕出，及開原鐵嶺，不戰而自下，又懿蒲遼瀋，不攻而自逃，兵無戰心，人無固志，乃爲謀遼瀋之計矣。經畧嘗據報滿洲與我降將李永芳議，待經畧到遼陽日久

，事事準備，將來攻降不得，不如乘初至未備，大舉決一死戰。經略每以此爲慮，乃從開原道韓原善之議，謀先恢復開原，一面疏催請勅李懷信及兵部題發各鎮兵將，如期應援，一面函總督汪可受告警，更以李如楨新統六師，不先往開鐵駐守，縮往遼陽，致兩城失陷，疏請速易，並飭道臣駐藩，以保殘鎮，乃朝命未報，援軍遲到，竟有北關之失，然經畧固前已言之，誰謂謀之不臧也耶！

當八月二十一日，經畧獲得奸細賈朝輔，卽撫順廩生，而降滿洲用爲心腹者也。據供：「本月初十日，降主（按即努爾哈赤）會集諸部各頭目及李永芳等，問此番攻取何先？或曰：當先遼陽，傾其根本。或曰：當先瀋陽，潰其藩籬。或曰：熊經畧已到，彼必有備，當先北關，去其內患。降主曰：遼已敗壞至此，熊氏一人雖奸如何，急忙整頓兵馬可耳！我意亦欲先取北關，免我內顧；將來好用全力，去攻遼瀋。並差朝輔假扮回鄉，託言內應報效。……」經畧詢其果將先攻

何處？答言「已向北關去訖，回日必攻遼瀋。」方錯愕間，北關之警報果至，無何，而攻陷北關之報又至矣。前者滿洲不出三月，連破開鉄，活捉宰賽酋長等，並鉗制煖兔炒花各部數十營不敢動。今又取北關如拾芥，乘勝長驅，復何阻碍而不攻遼瀋。况據奸細之言，成謀已定，以時計之，大舉攻瀋，斷不出九月初旬上下之期。斯時也，遼陽軍民，一聞此信，莫不驚沮，慘無人色，而異日來攻光景，已不言可知，况經畧前此出關，有兵無兵，滿洲已洞若觀火，經畧處此危急之際，實苦無法支持，即請兵請將，又不知從何處可請，亦惟有催李懷信前來，並起用副總兵姜弼，一面仍請兵部調相近鄰鎮兵馬接濟遼瀋，然而晚矣。

至是遼東大勢已去，戰守均無可爲，經略一柱擎天，猶苦心撐拄，冀圖挽救，然從兵將窺之，已知其難矣，當時兵情，實如下述：

一日殘兵 從主將趙甲逃陣，甲死而歸錢乙，又從錢乙逃陣，乙

死而歸孫丙，或七八十人，或二三百人，身無片甲，手無寸械，隨營糜餉，裝死扮活，不肯出戰。

二曰額兵 開原一道，全額已亡，遼陽道所屬寬，撫，饜一帶，全額已亡。卽經畧標下左右翼兩營亦併亡。至於闔鎮額軍，或死於征戰，或圖厚餉逃爲新兵者，又皆亡去其大半。

三曰募兵 傭徒廝役，遊食無賴之徒，幾能弓馬慣熟？幾能膂力過人？朝投此營，領出安家月糧，而暮逃彼營；暮投河東，領出安家銀兩，而朝投河西；點册有名，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；領餉有名，及聞告警，而又去其半。

四曰援兵 各鎮挑選，俱不肯以強人壯馬，堅甲利兵應之，每一過堂，弱軍羸馬，朽甲，鈍戈，不堪入眼，而事急需人，又不暇發回，以另換其精壯。

兵也如是。以言將官：則自喪敗以來，總兵以下，副將，參將，遊

擊，都司，守備，以至中軍，千總，把總，指揮，千戶，百戶；死者五六百人，降者百餘人，遼境援將，幾一掃而空，零碎殘缺，且無人統率；而贊盡劉國縉所募兵萬數千人，即求一爲中軍千把總分布管領，亦不可得，況一二殘將，一聞警報，胆喪心驚者乎？以言馬匹：則良馬數萬，一朝而空，太僕寺所兌寄養馬，又多瘦小，兌買驛馬，更矮小不堪。兵部主事王繼謨所市宣化大同之馬，並無一匹解到，原有之馬，一萬餘匹，又復半多瘦損，率由軍士故意斷絕草料，設法致死，圖充步軍，以免出戰，甚有無故用刀刺死者，以此馬愈少而倒損愈多。以言器械：則堅甲利刃，長槍火器，喪失俱盡，而軍中所持，弓皆斷絃折背，箭皆無鏃無翎，刀不能割鷄，棍不堪擊犬，甚且全無一物；而借他人以應點者，又皆空頭赤體，無一盔甲遮蔽，欲開局打造，既無鉄無匠，而疏討庫房所貯，又急不能到。在此種情況之下，能戰乎？能守乎？誠兩難矣！

雖然，使軍無棄戰之心，遇戰而能對敵一陣，割鬻而能站立一時，守城而能固拒兩三日，以待救援，亦稍可挫彼之銳，而壯我之威，乃望陣而逃者，日以千百計。如逃止一二營或數十百人，猶得以重法繩之，乃五六萬人人人要逃，營營圖逃，雖有孫吳軍令，亦難禁止矣。情勢迫切，已至於此，經畧雖行軍法於各將，而各將不能行之於各軍，責令餒馬不聽，責令收拾器械不聽，心心念念，只想一走。軍心如此，而是時人心，又已傾向滿洲，彼雖殺其身及其父母妻子不恨，而公家一有差役，則怨口不絕，彼遣爲細奸，則輸心用命，而公家派使守城，難以哭泣感之，而亦不動。噫！何遼東人民，甘作羊豕，不稍自覺，則三百年後，爲僞組織以及倭人所宰割，而不知苦楚呻吟者，要亦有自矣！然則又果恃何術，以圖自全乎？

經畧以漢唐以來，建都皆在腹地，遼雖時附時離，無關輕重，而當時之遼，實爲京師左背，萬一不測，剝牀及膚，雖發萬萬金，遣百萬

兵，求贖此一塊土不可得。且以滿洲乘勝長驅，遼陽存亡，亦不出一月，卽發前調之李懷信，星夜前來，亦緩不及，乃疏請大發帑金數百萬，召集天下材勇兵將一二十萬，并撥大批軍器，爲櫻守計，藉圖恢復，未幾而有移轡固遼之舉焉。

先是河東鎮總兵李如楨，駐守遼陽，經畧恐獨力難支，委河西總兵李光榮，率兵助防。猶恐人心不一，復題開原道韓原善駐彼彈壓，而經畧又親至危城，授以守禦一應方畧，分撥布置，儘有次第，各軍不下二萬，又有總兵賀世賢，統萬兵駐虎皮驛，爲之聲援，自謂可保無虞。不意一聞北關失陷之信，卽相率逃走，而各將不能禁止。經畧聞而駭甚，亟遣韓原善往鎮之，而原善以軍心洶洶，不欲行，復遣分守道閻鳴泰，又不欲往，經畧勃然怒，欲自行，鳴泰不得已，行至虎皮驛，哭而歸，竟不敢往。李如楨亦苦守於瀋。軍中一日數驚，諸將見經畧曰：「若攻瀋陽，諸將必敗，瀋陽敗，遼陽必不攻自潰，不如還

守遼陽，厚集兵力，人衆胆壯，可保萬全，且瀋陽空地也，守亦無益，而徒分兵力，設彼以偏師綴瀋陽，而率大衆直搗遼陽，豈不兩誤。……」經略不欲竟其說，拂袖而起。旋瀋陽官生人等，又以歸併遼陽告，且言：「自失開原時，上司已傳箭歸併。」經畧叱之，是日，部道，鎮，劉國縉等，皆力以爲言，而賀世賢忽從虎皮驛來，極言軍逃將怯，瀋必難守之狀。至九月初一日，鄉官洪敷，率闔城貢院生員人等，請還兵遼陽，而部道鎮復迫切爲言；閱兵姚宗文亦爲此言，勸聽許回城，至是經畧始愀然而嘆曰：「本望帶兵數萬出關，爲恢復之計，而事不應心，勢難解脫，反退縮自固，羞憤可勝言乎！」然而睨之人情事勢，實有不得不然，如開原之陷，皆酒醉昏沉而去，可擊也，賀世賢方銜兵欲衝，而總兵及各營人馬，忽一驚而散。繼陷鉄嶺，昏醉如前，可擊也，賀世賢欲進，而總兵諸將皆不進，反割死級以報功，爲彼所傳笑。北關與我唇齒，雖遠不能救，而彼既出，新寨必虛，

三總兵可揚兵撫順邊外，以示欲進而陰解北關之圍，乃遇僅千人，賀世賢逐之，使兩總兵人馬齊上，豈不獲一奇捷，竟穿林各退，而世賢僅獲十級以歸。凡此皆絕好機會，且怯懦不敢乘，況兵至城下，而與之拚死敵對乎，此經畧於還兵一節，雖躊躇顧慮，而累試我將我兵之伎倆如此，豈得不爲之寒心哉！

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防瀋軍官，哭泣埋怨，逃者踵接，遼城亦不勝其驚恐，經畧遂不得不從部道鎮將及鄉官士民之請，而并兵於遼者，一以救瀋陽二萬官軍之命，一以安遼陽數十萬生靈之心，而且欲大集三軍，挑選精銳，佯示進兵以疑之，使不卽來，卽來，而吾力稍厚，或有以待之。於是爲還軍遼陽之計，椎牛數百頭，市酒數千斤，蒸胡餅數十萬個，集官軍於教場，自初七日起至初十日止，一連大饗四日，風聲頗盛。及經畧與監軍御史陳玉庭，部道鎮將單崇等，遍歷各營看驗，盔甲馬匹，弓箭刀棍，俱不堪用，一一舉示諸將，諸將惶然

無以對，經畧恐風聞於外，但密囑諸將速換而已。敗回殘兵，久屬無主，零星雜亂，原不足觀，時計馬步官兵，不下八萬，經畧卽令總兵柴國柱，李光榮，賀世賢，分督諸將，挑選精銳堪戰者，勉強補湊，僅得一萬五千有奇而已。但嫌其少，促令再挑，而三總兵苦告不能多也。兵之有名無實蓋如此，其亦幸而從衆人之請，而並之於遼陽，假令終從經畧之志，悉銳防藩，不愈分其力，而早爲滿人所乘，吾不信也。

「保得遼陽一塊土，便是恢復張本。」經畧疏請還兵遼陽，已爲此言。及還軍時，復於教場，逐日犒賞，密傳乾糧行具，若進兵狀，滿人果疑，遂不復來。於是乘間挑城外壕三道，每道闊三丈，深二丈，借代子河上流，入壕護城，以屯兵馬，爲簡練防禦計。時各鎮不肯發援兵，兵部亦不急催，戶部又怯餉不發，軍寡而饑，旣不可戰，而遼陽城周圍二十里，又頽破不可守，不先修城，則進退何據？念欲修之，

以防春深之警。忽一日，經畧出遼城而北，詔監院部道曰：「吾親往虎皮驛饗賀世賢軍。」既至驛，語世賢曰：「密選精兵千人，明晨隨吾看古城。」既至古城，又語世賢曰：「明晨當親至撫順關，定進兵屯割形勢。」世賢驚怖曰：「此地久爲人有，哨探且不敢往，公奈何往！」經畧曰：「似此冰雪滿地，萬不料經畧輕身往，偵報比疑，必差人來探，及探實，而吾已入遼陽城矣。」乃過渾河，離關僅數里。世賢請偃旗息鼓。經畧益張大之。及至，四山皆兵卒探望，經畧在馬上以鞭指其處，宣言：「某可營，某可伏，某可戰；故使其偵報得聞，然後燒羊酒於教場，移時乃取道歸。偵報果不信爲經畧來，遣十數輩來探，果經畧來，乃大驚曰：「是進兵襲我也！」所在截大木橫絕山口，運石包關隘山城數處，衆疲之。經畧曰：「是不來矣！」遂大修遼陽城，高厚壯固，屹然雄峙，又至西關繞北而東至小東門，離濠外數里，復築大堤瀦水，一望洪濤，不三月，工竣。經畧曰：「是足以待其來，更

杜其出口，可勿來也。」清河，黉陽，寬奠，皆重山疊嶺，度不敢出，又不能繞遼陽背而窺南衛，惟有出撫順一路耳。而瀋陽扼其西北，奉集扼其東南，距撫順各六七十里，可犄角也。於是屬遼陽城於監院部道，而自往瀋陽奉集，督修城守，壯固如遼城。乃命賀世賢等領三萬衆守瀋陽，柴國柱領二萬衆守奉集以扼之。忽滿洲有兵數萬，奄至王大人屯，爲兩路兵堵回，竟不能越，向之棄瀋固遼，今則賴以保瀋，則向之還軍，亦不過爲一時權宜計，不然，則瀋陽奉集之衆，又何能阻王大人屯之敵也耶？經畧用兵，可謂神妙，而撫順之行，敵人當有「非將軍從天而降」之感也。

當時議者率曰：保守遼瀋，而不及寬奠鎮江。殊不知寬奠，黉陽，鎮江，爲遼瀋之左臂，而鎮江又爲朝鮮登萊之咽喉，金復海蓋之門戶也。滿人得志開鉄之後，必首遼瀋，或逕攻此三地，蓋其地爲截我海運，搶我鹽場所必爭者也。經畧慮兵力甚寡，隨撥參將胡國臣防鎮江

，游擊王平防夔陽，備禦湯遇時防寬奠，備禦佟鎮國防清河，並以劉國縉所募山東鄉民相策應。內固吾圉，外連與國，誠兩全之道，非然者，朝鮮亦不能保也。

十前經略下

遼地佈置，漸漸就緒，但經畧既抱恢復故土之職志而來，當有以自見，於是乃疏陳戰守大畧焉。疏曰：

「臣惟今日制賊之說有三：一曰恢復，一曰進剿，一曰固守，當開原初陷時，鉄嶺北關尚在，汎懿蒲潘未逃，法當亟復開原，全我家當。今破者破，空者空，徒分數萬人馬，守各空城，無一人民，居住何益，不如合兵並力，以剿爲先着；何也？剿固無俟於復也。顧以此時漫談進剿之事，何敢草草，又不如分布險要，以守爲穩着；何也？守止所以爲戰也。然而守何容易，八九月間，賊已統全衆駐

新寨，日壓撫順關，而窺我遼瀋，我猶守在一面，今冰堅可渡，或南夾河，搶清鑿村屯以窺海蓋；或順鴨綠江而上，奪鎮江，以窺金復；不然，則渡江而東，以窺朝鮮，不賊出愈寬，我守愈遠，兵分力寡，守何容易也。頃臣親至各邊隘口，相度地形，算賊之出路，即可爲我之入路者，有四：東南路爲鑿陽，南路爲清河，西路爲撫順，北路爲柴河，三岔兒間，俱當設置重兵，爲今日防守，他日進剿之備。而鎮江南障四衛，東顧朝鮮，亦其不可少者；此分布險要之大略也。每路設兵三萬人，裨將十五六員，主帥一員，布爲前後，左右中各營，如遇東賊對壘，則前鋒迎之，中軍繼之，左右橫擊之，後軍殿之，使各路自爲一分合奇正；以爲一面；如賊與一路相持，在西路則南路北路出奇以擊之，東路悉力以搗之，在南路則東路西路出奇以擊之，北路悉力以邀之；其在鎮江，當設兵二萬人，裨將七八員，副總兵一員，半劄義州，半劄鎮江，夾鴨綠江而守，

如賊犯朝鮮，則鎮江與朝鮮合力拒堵，而四路則分道搗巢以牽之；賊與四路相持，則鎮江朝鮮，合兵而西以搗之，使各路總爲一分合奇正；以成全局，此各路聯絡之大畧也。清河，撫順，三岔兒三路山多陂谷，可騎步並進，當用西北路，以西北大將統之；寬叟森林險阻，可專用步，當用川土兵，以西南大將統之，鎮江水路之衝，當兼用南北兵，以南北將兼領之；此酌用南北兵將之大畧也。各路領兵到邊，畫地而守，無警就被操練，小警自爲堵禦，大敵互相應援；時各挑其尤精悍者爲遊徼，以捉其哨夷，撲其零賊，使賊不敢輕出邊，且以妨其耕牧之時，以一路率所部直入賊境，而分其二之一設三覆以待賊，且戰且却，遇覆則又戰，然後從容進邊；而東路未已，西路復然，北路未已，南路又然，更番迭擾，以疲賊於奔命，然後相機進剿；或四路並進，或三路牽制，而陰併一路；此坐困而轉蹙之大畧也。善行師者，行必結陣，止必立營，見可而進，知

難而止，每行一次，必立一營，貯放糧草，兼作退步；各路兵雖三萬，如深入百數十里，必須留營數所，撥兵防守，而前路迎敵兵馬，必漸單薄，所定前數，斷難減少，且兵馬既隨各帥往邊，遼城空虛，應再設兵二萬，平時駐劄遼陽，以壯中堅，有事策應四路，以作外援；又於海州三岔河，設兵一萬，聯絡東西，以備後勁；金復設兵一萬，防護海運，以杜南侵；此征行居守之大畧也。臣考征播之役，用兵二十餘萬，及圍楊酋於囤上，猶用十五萬衆。今賊改元僭號，已併有兩關，灰扒，魚皮，烏喇，惡古里，伊難，一帶海東諸國兵衆，又令降將李永芳等，收集三路開鐵降兵萬人，計兵已近十萬，強播數倍。今議用兵十八萬，馬九萬匹，而見在主客殘兵，各路援兵，及招募新兵，雖近八萬，尙在沙汰，難作實數。其餘惟有招募，徵調二法；遼人以遼守遼之說，自李如楨李登等建議，屢試不效，勢不得不取諸徵調，臣請以此責成兵部！每兵一名，歲計

餉銀二十八兩，兵一十八萬，該餉銀三百二十四萬兩。內每軍給本色米五斗，該糧二百零八萬石。又每馬日給料豆三升，九萬匹，該豆九十七萬二千石。草重十五斤者，日給一束，歲除四個月青草不計外，計八個月，該二千一百六十萬束。小束倍之。通共歲計船費幾何？車牛人工各費幾何？此皆一毫裁削不得者，臣請以此責成戶部！往者：清撫開鐵汎懿蒲瀋等俱無恙，則河東以遼陽爲家當，廣寧爲轉輸。今遼陽爲衝邊矣，又當以廣寧爲家當，山海關爲轉輸，凡兵馬，糧餉，戰車，火器，盔甲，弓箭，匠役，馬牛，一應軍中不可少之物，勢自不能不仰資協同幹辦，臣請以此責成督撫！近日調取將材，各省鎮紛紛執留，及發來兵不成兵，馬不成馬，每詰問來將，皆云：院道不容挑選，甚有授意邊堡，故將瘦弱搪塞者。除已到者，容臣挑選，發回換補外，其以後調將徵兵，臣請以此責成各省鎮！此又中外同心共濟之大畧也。臣識闇才劣，初試行間，百

行茫昧，獨日夜籌算，賊已猖獗如此，我已喪敗如此，各鎮調發度支轉輸，又艱窘如此；多計兵則難於應調，少計兵又難於應賊。今度我兵五，而當賊兵一，卽他日人經訓練，器經整頓，猶須三而當一。史書云：「女直兵不滿萬，天下無敵。」前金主阿骨打初起情狀，皇上所知，中外諸臣所共知，今已有衆近十萬，卽我兵十有八萬，尙費支吾，誠度海內物力，不得不緊緊打算若此。又兵法云：「客倍而主人半，然後敵。」若舉兵進剿，賊主我客，於法尤應倍者。閱臣姚宗文疏：欲兵部於臣所議外量增二三萬人，以爲訓練策應之用，戶部照兵處餉之外，多備三分之一；此尤多多益善，有備無患之長策也。」

疏上，於十一月初十日奉旨云：

「這所奏審度賊勢，及分布戰守方畧，頗合機宜。且防守旣固，徐圖恢復進剿，尤是萬全之策。所用兵馬糧餉，著該部多方措處，

毋致缺乏；督撫職任封疆，務同心協力，以圖共濟；鎮道將領等官，都要實心任事，料理兵食戰守之計，毋得因循推避，有誤軍機；各省鎮應調兵將，著作速遣發，仍挑選精銳，不准以瘦弱搪塞；熊廷弼着益用心經理，副朕倚任之意！」

經畧並令三總兵：「凡賊之入吾境者，不論東虜西虜，不論小入大入，不論在遠在近，皆得相機行事，設法堵截，或委物以誘其來，或潛伏以待其至，或待散搶以擊其亂，或扼險要以絕其歸，時時審密算計，則此等屢搶得便，放心大胆，不加防備之賊未有不墮我之計，而入我之手也。」方冀大舉，奈三總兵忽以軍馬飢困，俱請由虎皮驛三塊石諸防地撤回遼陽就食，經畧以前日併瀋保遼，後因借水護防，復遣三總兵聯絡駐營，當滿洲南路，南顧遼陽，北顧瀋陽，幸賊無至，漸保無虞，今若以糧卒缺乏之故，遽將大軍撤回，滿人一聞，必窺瀋陽，何能援救。或滿人嫌瀋爲空城，知我絕糧，徑犯遼陽，豈不自張

虛怯，引賊入室。乃調三總兵及餉司各道面議，決定：管糧草者仍搬運，管兵馬者但設防，於是三總兵，只得照舊防守信地，各道只得應承設法趕運，終以車牛尙無置辦，米豆尙在蓋套；搬運不前，而軍終忍飢，馬終受餓也。

是時連人帶馬十二三萬，而見儲糧豆，僅支軍士兩日之用，馬匹一日之用，米豆悉無買處，且又能買幾何？縱使買得，而無車搬運，不如留之，聽其裝運入城，使軍民自有買賣，雖值軍馬飢困，決不騷擾於民間也。然遼城居民，并無隔宿之儲，全恃村屯車運，逐日購用，城門多進屯車，市價輒賤，若一日無車入城，卽斗米斗錢，亦無購處，居民尙有終朝懸釜，不得一食者，何況軍食，經畧乃亟催戶部尙書李汝華，交付車牛，藉運海蓋屯糧，並請由登萊天津，陸續向三犂牛，旅順口，北信口趕運，不知李汝華究存何心竟措留不放？同時兵部尙書黃嘉善，於所有援兵，延不催調題發，無異於紙上虛數，到遼陽

者，十無二三。經畧大慟，以兵馬乏食，旣難進取，而朝鮮告急，又莫能相救，萬一朝鮮再爲北關之續，則遼陽更危，乃以二事相請：一，派閣臣駐遼，冀其身履目見。二，亟遣風力科臣，駐山海關點驗，以免虛浮。不料爲兩部所阻，又歸無効，忍無可忍，上疏力訴，謂：

「今日遼東，誰家之封疆？今日北京，誰家之宮寢？皇上之封疆宮寢也。當事諸大臣，身不在遼東，無地方之責。家眷聞賊警，皆送回原籍，無宗祀之憂。事急，大家伏闕，上一公疏了事，聽不聽，隨得皇上。封疆失，有經畧當罪，而諸臣不與；宮寢危，有皇上當禍，而諸臣不與；卽被參劾，至極也不過養病回籍而去耳！以此兵部尙書黃嘉善，戶部尙書李汝華，身擔兵餉重擔，皆圖全軀，保妻子，莫肯爲皇上拚死力爭，上緊趕辦者，何況各省鎮督撫諸臣。今日之事，若非嚴旨切責，而一斷之以誤邊誤國之法，如世廟時事，則兵部戶部，誰肯處兵處餉，督撫鎮道，誰肯遣將遣兵？日延一

日，不至亡遼東，危北京，而使皇上獨當大禍不已也！爲今之計，不亟亟多兵遣援，則遼必不守。不責成各省鎮，則必不肯遣援。不先責成兵部，則該部謬誤封疆，必不肯失省鎮情面，而援兵終無到時。臣嘗見調兵，不論某鎮之兵多兵少，某家之有兵無兵，某廢將之或存或亡，一概混寫入疏，某家士兵一千，家丁幾百，某處調兵幾千，某處合兵幾萬，皇上見之，豈不好看，而不知此紙上之兵也。今宜確查某鎮某家，的確有兵若干；某將見存，的確有家丁若干；某將贖罪，的確能納馬若干；又能募家丁若干？然後從而調之，不得少一人一騎以誤軍機，則省鎮不得推辭，而各將亦無所容其展脫。」

並主張今後調兵，應一面發銀，如無此錢糧，兵部當向戶部抵死爭討，以應急用。而各省鎮亦不可遲誤日期或恹留不遣，或逗遛不行，以長兵將玩鷲難使之漸。更請勅發大砲，以備車戰，卒以錢糧缺乏至

極，而所調兵將，始終如在紙上，使經畧計畫，竟成泡影也。嗟夫！未幾，黃嘉善揭辯，謂經畧「性氣不容人說」欲經畧「收拾人心，聯屬將士。」而給事中官應震，復從而和之，謂：「經畧欠此收拾。」且云：「一味嚴劾，足以召怨致亂，將來遼亡，非兵力不足之故，嘉善得推諉卸過……」云云。實則，遼東向來文驕恣而武貪懦，下嬾傲而上縱衛，全爲一寬字所壞。一事不作，而冀人悅己安靜；一法不行，而冀人感己仁慈，一人不處，而冀人誦己寬大。本市德避怨，而藉口收拾，皆庇貪庸懦，而託辭聯屬；大家相嚙相泮，只圖做人情，了套數，無一人肯認真上緊，爲地方幹事。而苟有一認真上緊者出，又從而忌之讖之，弄肘足以排之，布誹語以敗之，其經畧之謂乎！自缺兵將，催兵部徵調，漫不著意也；自缺糧餉，催戶部處辦，漫不著意也。自兵弱馬羸，催各鎮揀發精壯，漫不著意也；而在當時情勢，滿洲方收糧運甯，而我却悠悠於轉輸；滿洲方開局治械，而我却悠悠於

打造；滿洲方空壕樹柵。而我却悠悠於守具；滿洲方秣馬礪刃，而我却悠悠於餒養操練；事事讓人，人人怕人，却日日兀坐以待人也。公忠體國如經畧者，催安得不急，詞安得不厲，此其嚴，嚴在急公也。至如：有募兵倚部道之庇，而違將官約束者；有採草砍木，而抗令擅回者；有拐馬成羣脫逃者；有棍打天罡，漏亂營伍者；有銜蠹索錢，沉壓合營馬匹，至兩月不與草料者；凡此種種，經畧知之，安得不問，處之安得不重，此其嚴，又嚴在執法也。雖有嗔其太過，怨其無情，因而缺望，動成牴牾者，亦未能顧焉。雖然，經畧於部道鎮將，固矍然相得，操急縱舍，顛倒互用，而非專主於嚴也。因此經畧亦抗疏，以其坐定一嚴字，既生見在者之心，而且使四方調補者，皆疑畏不敢進，即欲盡變其急公執法之念，以收拾而聯屬之，亦不可得，乃力求罷斥，別選賢能代替，奉旨：「遼事敗壞，皆地方官玩愒所致，熊廷弼一意振刷，恢復封疆，朕深切倚賴！今夷情甚急，豈經畧釋肩之

時，自棄前功，着益殫忠任事，爲諸臣協心共濟，毋爲人言所阻！」噫！神宗能爲此言，而於兵戶兩部之頑梗，究未能如世廟之時，而治以之誤邊誤國罪，徒以無米之炊，責成經畧，要亦冤已！

經畧得旨，益加淬勵。輯和文武，盟誓殺賊，乃布置瀋陽守禦，仍催速處兵餉，速補道臣，勞怨自任，蓋欲以報國忠君，不覺疏言之痛切也，疏曰：

「臣以短闇之材，荷艱重之任，當殘破之餘，晝夜拮据，血枯筋絕，獨賴督撫閱按諸臣，同心匡扶，部道鎮將諸臣，協力幹辦，得藉手東支西吾，邀殘鎮旬月之安，而苟幸無罪，此非臣之能，而文武將臣附和之力也。臣趕公事實急，而至其解煩苛而就簡易，則臣又非緩。臣治貪懦實嚴，而至忘過記功，不留媚忿，而沒人善勞，則臣又似寬。臣持大體，實一無假借，而至其宴處商量之會，去套數而存真率，披肝膽而畧形骸，使人人厭意而去，則臣又似有情禮

。雖將官以下，舊無侍坐之例，而臣亦時時與之共起居飲食，至親爲割鮮酌醴以相慰勞。以此文武將吏，無不忘其急，忘其嚴，忘其顛倒嫚罵，而私相歎謂：可與從遊功名者，莫臣若也。於是，總兵與總兵盟，將官與將官盟，皆宰牛歃血，誓同殺賊，以無負朝廷，無負微臣爲約。而臣亦私察其衆心附和共用也，於是，乃敢主張守藩，以爲南顧遼海，北窺開鐵，東逼賊巢，漸進轉蹙之計。不然，而藩距賊巢，僅百里耳，臣亦安敢親統三萬不和之衆，強置虎狼之側，而自委其身於不測耶？藩城大而低，身高不及丈餘，面窄僅五六尺，其輒皆齧蝕坍塌，可登蹬其上。其居民皆竄往他衛，而城內僅存三四百家，皆開鐵流寓。其本城遊擊，併汎，懿，蒲三備禦，皆日集城內，夜潛關外，遇急則各取趣避而去，名雖未棄，實已久棄。臣思開鐵失而地仍吾土也，今皆爲東西虜牧場，而我兵遂無敢北往者，若賊再取所棄而夷毀之，南顧北窺東逼之路，從此遂絕，

故不得不趁此人心之附和，而亟先據之，以綴賊困賊，而使賊不敢他出一步。前壕牆逼城數尺許，今填壕平牆，展開八丈，作圍城一大營盤，每丈五地，置戰車一輛，中空，衛以礮手十餘人，餘寬三四丈，爲遊兵策應馬道，盤外浚深壕二道，壕外伐合抱大樹杈者，交互糾結三五層爲鹿角狀。臣同道鎮時操鐮執杵，以示先勞，而官軍無不鼓舞趣事，若忘其苦者，此亦人心附和之一驗也。偷趁此將帥同盟，上下感奮之際，有兵以供臣調遣，有餉以供臣食用，有道臣以供臣任使，俾得隨心應手，乘機遣會，以惟臣之所欲爲，何遽憂逆賊之不滅，而聖懷之不釋哉！無奈催兵而兵不得，間有至者，皆烏合之衆，徒取充數，而不可戰也。催餉而餉不得，本色見堆蓋套數萬石，屢經牌催官催，親詣海州面催，而趕運不前也；折色部發寇期，朝短暮欠，而官軍盼望不得領也。催道臣而道臣不得，廣寧，金復兩道，今尙未抵任也，遼陽，開原兩道，皆缺至四個

月不補，而贊畫自正月回籍，無一字相聞，議改監軍道，而亦未改也。每奉明旨，屢爲兵餉責成兵戶兩部，及督撫諸臣，何等嚴切；而至其責成遼鎮，每云著經略督撫鎮道等官，竭力防禦，務保無虞。乃兵餉之遲誤如故，各道之缺人如故，臣等卽欲竭力防禦，而誰憑防禦，可保無虞？是誤遼東事者，在缺兵，在缺餉，在缺道臣，而非地方官之過也。卽微臣一段輯和文武之深衷，將帥一段盟誓殺賊之壯氣，亦空付之遼水之東耳！伏乞聖勅各部速處兵餉，速補道臣，以供臣用，而毋徒令臣坐失機會也！語云：「不探虎穴，安得虎子！」業已統兵住守，偏處虎穴，而苟不得多兵爲之策應，多餉爲之接濟，道臣駐劄一員，爲之彈壓，又不如將各總兵將官人馬，坐食遼陽，聽遼東之日削日蹙，自消自盡之爲緩而遲也。如兵戶兩部，不爲臣速處兵餉，皇上不爲臣速補道臣，更乞明旨諭臣，撤回三帥人馬，專守遼陽，毋孤注於瀋，以自遭不測之禍。臣愚幸甚！

殘遼幸甚！」

果也，坐令失此機會也，兵餉日不至，道臣日不來，而此距賊巢僅百里之瀋陽，又焉能不起覬覦之心。先是，五月滿人進犯王大人屯，曾以榜文召降屯將劉世功等，內稱後金汗國，自僭曰朕，畧謂：「各屯堡人民，縱投山海關西，我兵不免隨後又到，不如投朕，保全家室。」並謂：「昔日徽欽二宗，納遼叛臣，以致天怪，徽宗欽宗父子，嘗受些須苦難，規例見有」云云。劉世功以之繳經畧，而卒賴柴國柱賀世賢扼守，數萬衆亦未得逞，雖花嶺一度失陷，然旋即收復也。至八月二十五日，滿人復大舉入犯，監軍道邢慎言得守備柯汝棟，千總孫文禮，周守廉，王世教等，先後報告：達子（當時稱滿人爲達子）從紅土嶺，廟兒山，長嶺子，大窪等處，放火下營等情，乃發兵各路應援如下：

一，坐營游擊柯汝棟，千總陶鑑，唐守德，欒應科，邢有功，張

守才，統領家丁八百餘名，往水田一帶地方，應援北頭。

二，游擊孫慶，方承勳，馮大梁，備禦王化準，高可及等帶領兵馬二千餘名，往蒲河大路迎敵。

三，本鎮統制副將鮑承先，麻承宣，游擊劉恩，李尙義，守備千把總張廷甫，牛成功等統領大營兵馬火器，隨後迎敵。

至二十七日，又據哨報：滿人分營二處；一處從撫順關入境往西，一處從撫順關入境往北，至是而大戰起焉。在灰山者，有游擊祖大壽。羅萬言，在范家屯者，有游擊馬大梁，在奉集者，有副將李秉誠，與援軍合，奮力死戰，賊每見我兵勇猛，恐有添兵，輒退收營，惜我軍以補充不濟，餉馬不足，未能追剿，僅憑一腔忠憤，與之周旋，其不爲所乘者，亦僅矣。

某日竟伺我換防之際，以四五千騎，徑撲瀋陽北門城壕，火礮齊發。常有經畧督發之中軍副總兵朱萬良，遼陽協守副總兵尤世功等亦至

城下，聞北面有警，馳赴拒堵，賊見火器凶勇，退回紮營。適經略自奉集親自策馬，帶領副將李秉誠，趙率教，參將羅一貴，游擊王彥等，星馳援應，賊見灰塵大起，乃退回灰山，相持一晝夜始出境。此役也，賊仍未有所得，乃據衆邊境，圖犯之心，實未已也，非厚集兵力，勢必再難當其精銳，是以經畧疏報軍情，力言：「兵馬見在數目，只有十一萬有奇，分防各處，已捉襟露肘至極，應否添足十八萬原題之數，併惟部科酌議，聖明復查！」其爲此言者，蓋明知部科決無處兵之心也，然而經畧苦矣。

經畧苦心擘畫，志在保存遼陽殘土，藉圖恢復，乃兵部戶部，對於兵餉，措不發放，卽催急而畧有發放，亦皆不堪應用或不足應用，前已言之。經畧所恃者，惟「同心匡扶，協力幹辦之文武耳！」乃至瀋陽大戰以後，巡撫周永春丁祖母憂；開原道韓原善丁母憂，先後去，贊畫劉國縉回京已久，分守道閻鳴泰亦以病告歸，至邊防諸將，則參

將韓宗功患癱，呻吟牀褥，不能動履；總兵李懷信，患痰涎，言語艱澀，眼目眩暈；總兵柴國柱，於應援瀋陽之時，痰湧墮馬，昏迷不省，灌救得甦，臥牀數月，不得不疏請放歸調理；經略固亦抱病強自支持，至是而病益加劇矣。

初，經畧得劉世功繳呈滿人招降榜文，髮指眦裂，大罵：「逆何敢辱我君父，恨不立取其首而生啖之！」乃外困於兵力，內窘於物情，憤怒憂慚，鬱不得遂，忽爾爽傷肝肺，暴血橫流，數盃如注，昏迷倒地。幸參將張名世知醫，亟救得甦，自此咯血時作，經畧既以身許國，且以古人在軍中，雖病而猶示無病，以安衆心，未敢偷一日閒，致外間驚惑。勉強於六月初一日，出堂視事，時文武各官，咸來看視，坐談間，數數咯血，皆愴然不忍視。繼念守瀋陽而不守奉集，是無瀋陽也；發兵戍寬，驥，而不親往相度，是斷送官軍也；復勉強於六月初四日往奉集，會監軍道邢慎言，總兵柴國柱，商戰守。初五日，至

威寧，歷黠陽，寬奠，緣鴨綠江岸，抵鎮江城。復遷道看險山舊邊，轉渡夾河，登鳳凰山，尋莫利支屯兵處，遂從鎮夷，鎮東，甜水站而還，計地千有餘里，往還十有三日也。方自威寧至發喇河時，大瀉如傾，及至寬奠，前泄不止，吐血更甚。因差官回遼陽，促張名世遇路迎治，遂復往鎮江，從險山回至鳳凰城，道遇名世，謂可得診脈，服藥調理。不半日，適滿人犯王大人屯，進窺瀋陽，亟馳馬黑夜走鎮東百餘里，片晷即到，不復知病之在體也。比入堡，竟從馬上昏暈倒下，半晌不甦，時從行官軍，及督撫差往官承，無不人人爲之驚危泣下，至是乃不得不疏請爲封疆深計放之生還矣。乃朝旨一再溫慰，及光宗立，更賜銀紵，期早奏蕩平之績，三旨蓋不出旬日也，爲併存之。

一：「覽奏知爾力疾行邊，積勞積苦，以致諸疾交作，朕心惻然憫念！但念賊衆屯聚關口，兇謀叵測，非經畧謝事之時。爾宜軍中加意調理，以俟痊愈，以安衆心；用副朝廷倚任之意，不辭准！」

二：「爾能推誠撫衆，執法宣威，固壘深溝，志必以全取勝，枕戈待旦，誓將以死徇君。況當各道之缺人，惟爾孤忠之獨連，移夕傳檄，授碩畫於師中，握算持籌，決軍機於掌上。頃者：烽烟逼瀋，賴爾密示諸將方畧，堵之出境，危遼無恙，實惟爾捍禦之功！爾保此三韓，殆將兩載，今秋高在邇，恐賊焰益張，匪嚴先事之防，孰遏長驅之勢？尙益彈壓，酌審機宜，毋以艱難懷阻，毋以久暫易心；期於恢復全遼，行有異數，以答殊勳！」

三，「近因夷警，隳我城堡，沒我軍民，特命爾連籌調度，亟圖戰守，檢選精壯軍兵，整頓人馬器械，相機征戰，刻期報捷！見今天氣炎熱，邊方尤甚，暴露疆場，勞苦忠勤可憐！惓惓在念，宜沛恩施，用張撫慰，賜爾銀一百兩，紵絲四表裏；益據謀獻之忠，早奏蕩平之績！」

神宗以萬曆四十八年七月崩，八月光宗嗣立，建元泰昌，在位僅一

月又崩，熹宗復於九月卽位，從廷臣議，改是年八月後爲泰昌元年，明年建元天啓。明自世宗而後，綱紀日益陵夷，至神宗則因循牽制，晏處深宮，君臣否隔。於是小人好權趨利者，馳鶩追逐，與名節之士爲仇讎，門戶紛角然立；人主蓄疑，賢奸雜用，潰敗決裂，不可振救。邊事則更難言狀，毫無遠大宏恢之志，此論者每謂經略之不能得君，比於武穆之於宋高，誠至論矣。洎乎熹宗，則庸懦無能，婦寺竊柄，濫賞淫刑，忠良慘禍，億兆離心，公忠體國之經畧至此，亦難以自全矣。經畧死，籌邊無人，而明社卒屋於滿人之手，雖有賢君如思宗，名將如盧象昇，袁崇煥，卒莫能救，逋毒及我神奇，既垂三百年；而今日之禍且尤烈也。

經略之被勦歸里也，在泰昌元年十月。先是有戶科給事中姚宗文者，丁憂歸，還朝，欲補吏科，命不下；乃拾用夷攻夷策，唾請欺西人，查北關遺裔，視遼東，命又不下；宗文計窮，凜經畧疏催。經畧心

非其人多事，不應，宗文固已恨之。及命下，而自携帑發五萬金，赴山海關，遽討遊擊別鎮，往與虎兇愁講。經畧謂：「愁力不能統衆，講無益，卽講當先以道官往，不宜遽遣將，恐失體損衆，且此來第宜行閱事，勿以撫字爲名，使人得挾我。」又拂宗文意。向例：科道官臨邊，故尊大，督撫皆阿承，金幣載道，經畧之於宗文，獨以小飯一棹相餉，謂爲慢。旣而饗所遣道官兩往愁者，愁不見，徒惹愁衆來廣甯，挾前金，又自羞其策之不效，恐爲經畧笑，而怨亦深矣！又有御史劉國縉者，遼東人，坐大計謫官，遼事起，廷議用遼人，國縉遂以兵部主事，贊畫軍務。方其理甯波時，宗文以諸生出其門，又與閻鳴泰夙相讎，韓原善又其同年。國縉旣至，主募遼人爲兵，所募萬七千餘人，逃亡過半，經畧聞於朝，國縉亦怨之。鳴泰貪戾，爲逐其中軍天罡三十六人。而原善領帑金，募兵馬以爲利，經畧數查詰其實，則又俱恨經畧，與宗文合計，謀逐經畧之念益急。

當經畧爲御史時，與宗文國縉同在言路，意氣相得，並以排東林攻道學爲事，至是竟相水火。及宗文歸，疏陳遼土日蹙，詆經畧廢羣策而雄獨智，且曰：「軍馬不訓練，將領不部署，人心不親附，刑威有時窮，工作無時止。」復鼓其同類攻擊，必欲去之。御史顧慥，首劾「經畧出關踰年，漫無定畫。蒲河失守，匿不上聞。荷戈之士，徒供挑濬；尙方之劍，逞志作威。」御史馮三元亦劾經畧無謀者八，欺君者三，謂不罷，遼必不保。詔下廷議。經畧憤，抗疏極辯，不承欺君之罪，且謂：「臣本非社稷才，非疆場寄。勸逐餘生，田間苟活，忽蒙先帝起臣宣慰，熱心就道，行至中州，始聞欲代經畧消息，深悔出山之誤，而又不敢規避，只得勉強任承。何意一推出關之後，事事人人，不得應手，以至今日，更復何言！曾遺冢臣書曰：閱科每語人云：經畧既告病，只宜放去，如何只爲一人計，不爲朝廷封疆計？若苦不放，人且謂公以經畧爲鄉里後進。今馮三元亦爲臣惜，不爲朝廷

惜，可見出自公議，非閱臣一人私意；馮三元不欲聽臣自敗，請去臣以存遼，而閣部大臣，獨欲聽臣自敗，殆留臣以亡遼也，豈可哉！」並以給事中楊漣論其當繳還尙方劍，席藁待罪，當將原賜劍一口具疏繳還，謂：「不敢再留作威逞志，爲顧慥迺憂。」并謂：「劍爲朝廷威靈所繫，劍還而臣已失恃，官軍已無顧忌，五日京兆，玩侮易生，所關封疆存亡甚重，伏乞亟賜罷斥聽勅！」給事中魏應嘉，御史張修德復劾之，謂「論罪應遠竄遐方。」經畧知爲姚宗文搆煽，乃報之以書曰：「朝廷以一塊殘破疆土付弼，而爲之保全以無虧，弼以一副完全身子報朝廷，而爲之消亡其大半，遼已之亡而致存，弼且之生而致死；天地鬼神，實具憐鑒！卽爲公所抹殺，因而鼓煽爲衆口所鎖鍊，而一段勞苦公案，有遼水遼山在，此實錄也。」同時復疏催罷斥，并勅張修德馮三元魏應嘉等赴遼查勅，且謂：「方今皇上冲齡在位，凡百臣工，各宜靜肅以養君德，不宜爲臣一事，終朝亂嚷，延留緩勅，以資

彈說。使朝廷無清寧之日，且啓他日厭言之端，而臣罪乃滋甚。臣疏至日，願應嘉等毅然拜表請行，無徒橫口陷臣，而日混朝廷可也！」

泰昌元年十月初二日及初八日，旨連下，一則曰：「熊廷弼先以病告，隨以會議，著回籍聽勘，其所奏事情，候勘自明，不必再辯。」再則曰：「科道魏應嘉，馮三元，張修德，與經略熊廷弼，屢次互相奏擾，若不速勘，無以明功罪；就著魏應嘉等前往遼鎮，會同彼處撫按，勘明隨時具奏。」乃以巡撫袁應泰代經畧職。經畧交代清楚，並陳去後事宜，爲新經畧慮，計有四端：

一：「年來廟堂議論，全不諳軍中情實，而第憑賊報緩急，以爲戰守。前冬去春，賊以冰雪稍緩，輒闕然言師老財匱，馬上催戰，及戰敗，又各愀然噤口，不敢道一戰字。比見臣收拾纔定，而愀然者又復闕然，急急責戰矣。畢竟矮人觀場，有何真見？竊謂一盤殘局，敗已至此，何可輕下劫著，如前漸進漸逼之法，雖武侯復起，

不易臣言。如進兵撫順，清河，定築土城，爲二三年之計，前議本城乃遮搪其外，以便修築，而非其恃也。築城定須用軍士，勿以臣爲戒，若又言軍只修工，不殺賊，則撫順必不可據，賊必不受逼，雖守藩奉，十年何益。」

二：「今之兵馬，多不中用，且少不足用；乃臺省言：再不可以徵調空諸邊。兵不可一日不用，餉不可一日不備，乃臺省又言：再不可以騷費空海內。信如斯言，恐他日徵調更多，騷費更大，遼必喪於言者之手。戶部新餉銀，當應時給發，兵部馬價安家，工部器械打造各銀兩，當設法區處；若仍前咨討不理，第如工部不言不語，僅批咨回兩字以相復，悠悠秦越，又必喪於各部之手。如兵餉必不可再徵，銀兩必不爲處給，戶兵工三部，臺省諸臣，當責狀存案，毋徒以失誤，專罪經畧。」

三：「一切調發，定須查往例，節制各省鎮，得從使挑選精銳，

以裨實用，鎮道諸將，有故抽老弱，抗違不遵者，卽以白簡從事，該督撫不得護庇，以至器械甲馬匠役之類，皆得惟吾所調，而無不如意，庶不掣肘。前與樞臣黃嘉善言，嘉善謂有尙書在，侍郎豈有節制尙書之理，聞之但發一笑。若自固其權而不予經畧，專靠該部但發一咨出門，便了己事。各省鎮但推老弱出境，便了己事。臣謂再調十八萬，亦不中用，良非虛語。」

四：「年來用杜松，用李如柏，李如楨，裁巡撫，添巡撫，起贊畫，遣閱科，議督護；何一非臺省所建議，顧何嘗有一效？地方事常聽地方官爲之，彼旣處凶地，肩重擔，自能區處停妥，幹辦緊急，何用拾帖括語，徒亂人意，而不一從，輒艴然怒，謂人剛愎。若爲同年姻親，遍央保舉，不遂，而輒參人以快忿，老成如此，更覺新奇。至於領兵出口，違制僱師，自是大將之罪，而必佐經畧以死，古來文臣領兵而失利者頗多，尤不可爲經畧過求者。若此後議論

不省，文墨不寬，則經畧必無所措其手足。」

十一 後經畧

袁應泰嘗以按察使治兵永平，遼事方棘，應泰練兵繕甲，修亭障，飭樓櫓，關外所需芻茭火藥之屬，呼吸立應，經畧在遼時深賴焉。至是應泰以巡撫代經畧位，而以薛國用爲巡撫。應泰受命，誓以身委遼，疏言「臣願與遼相終始，更願文武諸臣，無懷二心，與臣相終始！有託故謝者，罪無赦。」顧應泰雖精敏強毅，惜用兵非所長，規畫頗疏。經畧持法嚴，部伍整肅，應泰每有更易。而是時蒙古諸部大饑，多入塞乞食。應泰言我不急救，則彼必歸賊，是益之兵也。乃下令招降，於是歸者日衆，處之遼瀋二城，優其月廩，與民雜處，潛行淫掠，居民苦之。天啓元年三月十二日，滿人由三岔河進犯瀋陽，總兵賀世賢尤世功出城力戰，敗還。明日，城中降人爲內應，城遂破，世賢

，世功，暨應援之總兵陳策，童仲揆，悉戰死。應泰乃撤奉集威靈諸軍，併力守遼陽，引水注濠，沿濠列火器，兵還四面，守十有九日。滿兵臨城，應泰身督總兵侯世祿，李秉誠，梁仲善，姜弼，朱萬良，出城五里迎戰，軍敗，多死。明日，應泰入城，與巡按御史張銓等，分陴固守。又明日，攻城急，薄暮，滿軍由小西門入，城內大亂，應泰自刎死，張銓被執，不屈，亦死之。

奉集，瀋陽，遼陽，相繼不守，京師震動，熹宗治兵部慎選將材，并以遼東巡撫薛國用經畧遼東，王化貞巡撫廣寧，命下，閣臣劉一燝曰：「使熊廷弼在遼，當不至此。」蓋遼陽陷後，河北軍民盡奔，自塔山至閭陽二百餘里，烟火且斷絕也。當經畧前此聽勸之際，朝命本勅魏應嘉，馮三元，張修德等，往遼會勸，御史吳應奇，給事中楊漣力言不可，乃改命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往。及童蒙還奏，備陳經略功狀，末言：「臣入遼時，士兵垂泣而道，謂數十萬生靈，皆廷弼一人所留

，其罪何可輕議。」熹宗亦以經畧力保危城，仍議起用，以爲勞臣任事者勸！至是，御史江秉謙極言經畧出萬死不顧一生，收拾燼餘，戰守經年，其才識胆略，大有過人者，使得安其位，展其雄抱，何至敗壞若此。今勘覆已明，逞臆者甯甘心以遼陽與人，必不肯半氣以議論寬勞臣。」給事中周宗建等，亦言全遼日壞，交章頌經畧。獨給中郭鞏力詆之，並及劉一燝。然熹宗起用經畧之意不稍奪，乃諭曰：

「熊廷弼才識胆畧過人，有保守危城之功。郭鞏昨說他是非，有無私意，著大小九卿科道官作速從公會議具奏！」

又諭兵部曰：「賊衆深入，遼鎮孤危，熊廷弼公議僉稱其才功不可泯，著起兵部侍郎添注，仍馬上差人守催前來任事！」

又諭兵部曰：「熊廷弼功在存遼，朕已洞鑒，朝議僉同，茲特簡用，而部裏使上差官齎諭本官，仍著彼地方官，速催卽日就道。如不顧召命，堅臥託病，國有憲章，朕不敢貸。」

又諭吏部都察院曰：「熊廷弼守遼陽一載，未有大失，換過袁應泰，一敗塗地，當時創議何人，扶何何官？祖宗百戰疆場，袖手送去，若不嚴覈痛稽，何以懲前警後，該部院即將熊廷弼更換緣由，及參論各官，詳細開來。」

已而部院具會議郭鞏事，又諭曰：「遼事大壞，朕方痛恨驅逐熊廷弼者。郭鞏前曾論他，今又妄言沮用，聯疏求勝，本當重究，姑從輕降一級調外任。」

於是錦衣衛官齎詔書行取經畧赴任。詔曰：「朕惟爾經畧遼事一載，威懾三邊，力保危城。後以播煽流言，科道官風聞糾論，勅下部議，大臣又不爲朕剖分，聽令回籍，朕尋悔之。今科臣朱童蒙勸奏具明，前已有旨起用，適遼陽淪陷，際爾前切，思爾在事，豈容至此。爾當念皇祖還召之恩，今朕冲年，搆茲患難，勉爲朕一出，籌畫安攘！其即日叱馭前來，庶見君臣終始大義。特命該部遣官齎

勅召諭，如勅奉行！」

前此經畧自入遼後，未嘗一問家事，南中日聞訛言，恐不測。及入里門，皆驚疑如再世。念兩遭勸逐，人理所極，遂絕意入深山密林中，遯避蹤跡。尋臥病，地方官雖奉諭敦催，撫按以下皆踵門，以病未痊，不起。及詔書至，扶病伏迎，即日見地方官，下鄉辭祖父墳墓，於六月七日就道，所謂遯避踪跡者，不過半年耳。

方錦衣衛官之南行也，京師戒嚴，九門晝閉，各衙門家眷紛紛乞差脫去者，更汹汹甚於前年。京東西士大夫家，多網載而奔者。人皆恐經畧不肯來，及其來也，所過皆焚香迎候，京師人日擁輿以萬數。熹宗見經畧至，大喜。時廣寧巡撫王化貞已就任。化貞諛譎自喜，在寧前時，自任鼓鑄，任造船海運，又獻鴆毒小計，皆空言無效，經畧已深知其爲人。及爲巡撫，益大言：我兵不必多，有西兵百萬在；西兵可無調，有布衣孫得功等子弟兵在；過河可無戰，有李永芳內應在；

糧草可無須運，有河東遍地糧草在；第得三萬人馬，而因兵用間，因糧於河東，可不戰而捷也。廟堂當事諸人，向聞人言：復遼難，彘兵多餉多，輒眉皺不欲聽，一聞化貞言，遼可復掌而得，輒大喜，謂才可獨任，主發帑百萬金，與購西人，遂有巡撫兼經畧之議，業奉旨會議，經畧應否另設，卽設應駐何地？適經畧至，未見報實，不知有前說，或泛舉邊事以問，經畧曰：「虎愁，兔愁，雖有衆不能號召，非勁敵不可恃。孫得功有兵皆棍徒，鄉兵皆市井無賴，咸不可用。李永芳於賊受恩深，於我造孽重，不可信。我軍自屢敗以來，魂已被人攝去，今招魂不暇，未可輕過河。」又問：「然則策將安出？」經畧曰：「今者河東千餘里，已爲他人所有，地廣，兵增，糧足，難自廣寧一道進。從占隋唐征遼，皆從萊州過師。今天津且設巡撫，登萊地近旅順，應設撫鎮。山海適中之地，應設經畧，節制三方，內護京畿，外爲廣寧後繼。異日兵仗齊備，三方並進，廣寧用騎步對壘於河上，以

形勢格之，而綴其全力；海上督舟師，乘虛入南衛，以風聲下遼，而動其人心，遼陽庶可復也。」部院科道，皆以爲然，獨大拂主撫兼經者意，兵科給事中薛鳳翔，化貞山東同鄉也，言設經畧撓巡撫權，不便。經畧卽認前議誤，請已之。

事聞於上，熹宗諭曰：「山海設經畧重臣，節制三路水陸官兵，正資共濟，該部作速推用來！」此際所被催起兵部卿貳，計有六人，一，經畧。二，王象乾。三，涂宗濬。四，張鶴鳴。五，祁伯裕。六，王在晉。象乾先至，經畧次之，餘皆家園觀望。象乾老而盲，在部不能覽文書，乞督師薊遼。當事者欲用經畧領兵部，經畧略辭，請留以待宗濬。乃用爲經畧，經畧懲言者羹沸，又尙辭。而熹宗意欲用之，遂進經畧爲兵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，駐山海關，經畧遼東軍務，節制三方，以一事權，且賜蟒袍玉帶，諭公卿餞郊外，以重其行，縉紳榮之。然主撫兼經，及爲經畧所斥者，益眈眈於經畧，而禍從此起矣！

郭鞏之參經畧，本出韓原善閤鳴泰意，與馮三元等相首尾，而鞏與給事中霍維華，御史劉廷宣，崔呈秀等，又皆與化貞相善。鞏既斥，廷宣救之不得，無何，部院具經畧更換緣由各參疏姓名回奏，得旨：「馮三元倡議遼事，直攻熊廷弼，解任回籍，後來料理疏玩，遼瀋相繼陷沒，斷送無限生靈，慘毒異常，深爲可恨可憫，朕心日夜不甯，欲著察議處分。爾每部院大臣，當時既不從公主持，今又含糊回奏，且求寬解；看來朝廷疆土人民，海內安危利害，反不若二三小臣，官職情面更重。大臣任事任怨，何得如是？馮三元、張修德、魏應嘉，扶同排擠，致誤封疆，著降三級，調外任。姚宗文陰險抑陷，實爲禍始，本當逮問，姑從輕革職，爲民當差，永不叙用。」

時劉廷宣驟救，又降調外任，霍維華又因他事轉年例，由是北直與山東合，皆袒化貞，與經畧爲難。而王在晉撫山東時，憚於海運，蜚語中傷經畧，及同兵部，本爲左侍郎，見經畧以右侍郎躋尙書位，復

不能無缺望。張鶴鳴以兵貳入署尙書印，恨周冢宰嘉謨懸缺待除不與已，爲出經畧意，日與在晉圖所以撓經畧者，以傾冢宰，皆陰附沈相國灌爲奸。灌正思掃除同官，據首地。會經畧曾請用遼望收遠心，荐佟卜年，劉國縉，又請胡嘉善，高出戴罪立功。皆蒙溫旨，陞佟監軍道，劉招練道，還胡高原官。至是喉言者以保逆保逃爲經畧罪，而因以誤用經畧爲冢宰與劉相國罪，遂蒙經筵三條之問。亡何，給事中孫杰竟用此立逐冢宰相國去。杰爲姚宗文所指授，宗文向與員外徐大化及御史楊維垣親，結構日益密。而相國葉向高，故與經畧有嫌，化貞又其癸丑門人，嘗具疏稱：「化貞才當專任，不宜受人節制。」又疏：「毛文龍部捷，不宜妬功害成意。」皆專指經畧也。向高故執東林，淮，晉，牛耳盟，凡向日以勘參經畧被斥者，已皆起用，遍國都，類無不人人承旨，其癸丑一榜門人，在兩衙者，又無不人人師面是尊，因而闖，浙，東林，淮，晉，秦黨，又與山東北直合，皆袒化貞，而

禍遂至於不可解矣。

化貞在廣寧，以二萬餘人守三岔河，河長百二十里，每數十步搭一土窩，沿河共設六營，營置參將一人，守備二人，畫地分守，蒸濕暴露，軍多以腫痢死。又請移兵西平鎮，盤山驛諸要害，各置戍設防。議既上，經略不謂然，疏言：「河窄難防，堡小難容；今日但宜固守廣寧。若駐兵河上，兵分則力弱，敵輕騎潛渡，直攻一營，力必不支。一營潰則諸營俱潰，西平諸戍，亦不能守。河上直宜置遊徼兵，更番出入，示敵不測，不宜屯聚一處，爲敵所乘。自河抵廣寧，只宜多置烽堠，西北諸處，只宜稍置戍兵，爲傳烽哨探之用。而大兵悉聚廣寧，相度城外形勢，犄角立營，深壘高柵以俟。蓋遼陽去廣甯三百六十里，非敵騎一日能到，有聲息，我必預知；斷不宜分兵防河以爲自逼之計也。」疏上，會御史方震孺，亦言防河不足恃，議乃寢。

經畧頻行，復疏陳四事：

一爲事本難而視之愈易也。其言曰：「邊事甚迫，已有浪擁山壓之勢，根本動搖，極難抵擋。若仗國家全力，能以兵將聽其撥遣，糧餉聽其轉輸，馬匹軍裝器械等項，聽其取携裕如，遼東一隅，尙堪措置。今從新算，極難置辦，而議者但日守著三岔河，扼其險要，可以一夫當關。用著西北人，資其精壯，可以以一當百，河西可無事。兵馬調若干，募若干，鱗次雲集，可不患寡。有帑金新舊餉，可無虞匱竭。火器車營，興工製造，可戰有具。而獨患無一運籌帷幄之大將耳！」

二爲勢已急而應之愈緩也。其言曰：「夫邊事之急，固也，卽在事諸臣，一聞警報，紛紛守城門，送家眷，請召募，移督撫，豈不皇皇著急之甚，而今忘之矣。調兵則邊鎮遷延，發遣無時。募兵則科道畏縮，起程何日？土兵則路途遙遠，一時難到。錢糧則戶兵二部，交相爭執不休。器械則工部推諉，緩遲不管。卽臣到部將一月

，而終日與本堂商議，某處該遣官，某銀該解發，某事皆催趕，某件皆料理，勒限所司起草，尙多沉擱，而他衙門之緩，又無論也。

三爲著宜先而布之愈後也。其言曰：「以遼論，則三岔廣寧爲先著，以京師論則山海關爲先著，以恢復論則廣寧，登萊，天津三路皆先著。醫家急則治標，一應兵餉戰具，宜盡一時財力，合諸臣精神，全用於此。此著一定，一騎不能飛越，京師自可安枕，而紛紛留兵，募兵，築臺，濬池，皆以護京師爲名，爭此帑金，四分五裂，及其要做先著，則金已早盡，莫可措手，又何舛也。」

四爲心當同而搆之愈異也。其言曰：「秦越同舟，遇風而其心必一者，自救也。今中外臣工如此，不但爲君父計，卽自爲身家性命計，亦可以同矣。而部臣與部堂異，有司與有司異，屬官與堂官異，小臣與大臣異，議臣與任臣異，省鎮與廟堂異，文官與武將異，以致請討本急而阻之以爲異，勞績本就而壞之以爲異，情分本諧而

挑之以爲異，更有難於枚舉者。」

化貞亦有書至京師，謂：「中秋前後，高枕而聽捷音，若不復遼，必無西面稱人之理。」當事諸人惑之，聞經畧言，多然然否否。經畧以七月十三日出京，次玉田，會御史方震孺，問：「進兵真否？」方曰：「撫院實意要進兵，已擇下八月初四五出師。」曰：「子聞西人來否？」方曰：「他人不過領一二兵，往走一回，便算助兵了事，如何可恃。我亦曾問王肖乾年丈（化貞字肖乾）說，年丈信得過否？肖乾說：信不過。」

然是時化貞與經略書，言「虛聲牽制之，詭言進兵，恐台臺聞之以爲實。」又言「西人各部到齊，約在八月中。」經畧覺方說有異，亟移書問化貞，及監軍道高出；高謂「進兵乃虛聲。」化貞謂：「日日言進兵者，虛聲也。日日想進兵者，實意也。然而不能進者，實形也。今兵馬不來，甲仗不出，車輛不發，登萊之師未至，朝鮮之使未行

，我不能以孤軍獨進。」却又與京中書異。經畧固不解。二十七日抵關，或言廣甯事亂甚，經畧憂之，即借秋幫軍，偕本路幫出關城二十里，益營房八十間，建鉄木廠七處，調匠三千人，差官分役買鐵，伐木，造車，製砲。布置甫八日，即於八月初六日出關，十三日，途聞化貞往三岔河，欲督兵襲海州，即身扮軍裝，同家丁十餘人，問道趨河上以就之。方久雨後，水平漫失道，深則浮馬鬣而渡，至柳河口，化貞已早歸。則循河而北，至三岔河，察軍心安危。河上軍不知爲經畧也，皆呻吟怨恨，謂「東兵何日來，使我得見天日。」比至廣甯，問分布，則滿城皆兵，無一將管；滿城皆將，無一兵管，尙未統屬。問馬，則缺料，半倒損。問甲仗，則毡帽布衫，執棍而立。問糧草，則米豆百萬石，在南河口，無計搬運。問人心，則被兵馬作踐急，皆持兩端。問軍心，則殘兵疲弱不堪問，昌薊眞保兵，皆哭求放回守陵守城。問諸將，則高坐講加銜，講薪水，講病求去。問提督鎮道，皆

蹙額愁進兵，懇經畧作主。及問化貞，亦云：「初原指望兵馬器仗，八月必集，西人助兵，八月必趕到，不意至今，尙未措手，何敢輕進。」色甚沮喪。經畧始知其妄，乃向部鎮道頓足曰：「大事去矣！」於是經畧乃檄王提督威，劉總兵渠等，挑選分派委將立營陣，檄各監軍道汰老幼，去病患，覈虛冒。檄廣甯道廳辦車牛轉運，周視城外岡嶺要害，躔定營盤，爲犄角大軍地。又大集文武於教場，宰馬祭天，歃血盟誓，以期共濟，一時人心大爲感憤！又以廣甯援兵不堪汰，滿擬調十五萬兵馬，七八月間，可以到齊。乃僅僅有四萬出關，仍是殘弱老瘦搪塞之物。而延綏人馬，值親自點驗，人則身材神氣，俱不足選，馬則小瘦，亦難採扶，乃多數退還，並請將巡撫張之厚從重罰治，總兵杜文煥革去。以乏馬故，選留京兵馬四千匹往助廣甯。更以所市馬羸，責馬商買戰馬往充用。以至催餉，催車，催牛；至動聲色，任怨嫌不惜也。化貞顧嗔經畧委提督分兵爲奪己兵權，致王威以病

告，謂「東蕩可疑敵，婦人可乘城，兵不宜汰。」謂「責馬商不使馬出關，欲誤巡撫事，致沈灌藉口。」又激怒京軍，謂「經畧又發汝等守河，不與錢糧，得我勸而止。」又遣官承稟於京師各衙門，謂「巡撫欲過河，被經畧阻住。」一切報捷獻俘軍情疏揭，皆不會不送，人反謂經畧與巡撫不合，爲經畧咎矣。

當經畧抵關之日，以三方建置，須聯絡朝鮮，請亟發勅使，往勞彼國君臣，俾盡發八道之師，連營江上，助我聲威。又發詔書，憫恤國人之被難彼國者，招其團練，別爲一軍，與朝鮮合勢。而我使臣卽權住義州，控制聯絡，俾與登萊聲息相通，於事有濟。更請發銀六萬兩分犒朝鮮及遼人。乃以空名劄付百道，俾承制拜除，並主張於東山礦徒，能結聚千人者，卽畧都司；五百人者，畧守備；將一呼立應，而一二萬勁兵亦可立至，此誠上策也。因薦監軍副將梁之垣，生長海濱，習朝鮮事，可充命使。熹宗從之，且命如行人奉使故事，賜一品服

以寵其行。之垣乃上重事權，定職掌八事，熹宗亦報可。之垣方與所司議兵餉，而化貞所遣都司毛文龍，已襲取鎮江城，舉朝大喜，亟命登萊天津，發水師二萬，應文龍，化貞督廣甯兵四萬，進據河上，而命蒙古軍乘機進取，且使經畧居中節制。命既下，經撫各鎮互觀望，兵不果進。頃之，化貞備陳東西情形，言：「敵棄遼陽不守，河東失陷，將十日夜望官軍至，卽執敵將以降。而西部虎墩，兔墩，炒花，咸願助兵。敵兵守海州不過二千，河上止遼卒三千，若潛師夜襲，勢在必克。敵南防者，聞而北歸，我據險以擊其情可盡也。」張鶴鳴深以爲然，因有「廣甯事機可乘，兵機宜決」之疏，王在晉亦有「兵機已動，衆怒堪乘」之疏，皆據化貞言，一時科道亦闕然以「機不可失」爲言，不啻衆口一辭矣。

天下事竟有出人意料之外者，化貞至是，乃吐出實情，復上揭辯云「車馬器仗，屢催未至，又何所恃以爲進戰之具？雖夢魂不忘東渡

，然亦無如不能何耳！」鶴鳴等不責其反覆，而終以阻兵爲經畧咎，且從御史徐卿伯之議，請令經畧進駐廣甯，薊遼總督王象乾移駐山海關。會化貞復馳奏：「敵因官軍收復鎮江，遂驅掠四衛屯民，屯民據鐵山死守，傷敵三四千人，敵圍之益急，急宜赴救。」於是兵部愈促進師，化貞即以四月渡河，經略不得已，出關次右屯而馳奏「海州取易守難，不宜輕舉。」果也，化貞卒無功而還也。

化貞既不知兵，猶輕視大敵，文武將吏進諫，悉不入。及與經畧犂括，妄冀降敵者李永芳爲內應，信西部言，謂虎墩兔墩助兵四十萬，遂欲以不戰取全勝，一切軍實置不問，務爲大言罔中朝。鶴鳴匿之，所請無不允，以故經畧不得行其志。廣甯有兵十四萬，而經畧關上無一卒，徒擁經略虛號而已。延綏入衛兵不堪用，經畧請罪總兵杜文煥，鶴鳴議實之，經畧請用佟卜年，鶴鳴上駁議；經畧奏遣梁之垣，鶴鳴故稽其餉；兩人遂相怨，事事齟齬，不減化貞也。

毛文龍鎮江之捷，化貞自謂發縱奇功。經畧言：「三方兵力未集，文龍發之太早，致賊恨遼人，屠戮四衛軍民迨盡，灰山東之心，寒朝鮮之膽，奪河西之氣，亂三方並進之謀，誤屬國聯絡之算，目爲奇功，乃奇禍耳！」且貽書京師，力詆化貞，樞廷在事諸人，方以鎮江爲奇捷，聞其言亦多不服。經畧又顯抵鶴鳴，謂：「臣旣任經畧，四方援軍，宜聽臣調遣。乃鶴鳴徑自發戍，不令臣知，七月中，臣咨部問調軍之數，今經兩月，置不答。臣有經畧名，無經畧實，遼左事，惟樞臣與撫臣共爲之。」鶴鳴益恨之。至九月，化貞猶言虎墩兔墩兵四十萬且至，請速濟師。經畧言：「撫臣恃西部，欲以不戰爲戰，計西部與我進不同進，彼入北道，我入南道，相距二百餘里，敵分兵來應，亦須我自撐拒。臣未敢輕視敵人，謂可不戰而勝也。臣初議三方布置，必使兵馬器械，舟車，芻茭，無一不備，而後尅期齊舉，進足戰，退亦足以守。今臨事言戰，雖樞臣主謀於中，撫臣決策於外，卜一

舉成功，而臣猶有萬一不必然之慮也。」既而西部竟不至，化貞兵亦不敢進也。

化貞與經畧有隙，中朝右化貞者多詆經畧，給事中楊道寅謂商出胡嘉棟不宜用。御史徐景濂極譽化貞，刺經畧，詆之。「但逍遙故鄉，不稱任使。」御史蘇琰則言經畧宜駐廣寧，不當遠駐山海關，因言登萊水師無所用。經畧怒，抗疏立詆三人，熹宗皆無所置辭，第問佟卜年係叛族，何捏僉事？劉國縉素經論列，何起用？胡嘉棟立功贖罪，何在天津？經畧知左右譖之，抗疏辯，語頗憤激。時經畧主守，以遼人不可用，西部不可恃，李永芳不可信，廣寧多間諜可虞，化貞一切返之，絕口不言守，謂：「我一渡河，河東人必內應。」騰書中朝，仍伸前說，謂仲秋月可高枕聽捷音也。識者知其必僨事，以疆場事重，無敢言其短者，關以外之不能守，蓋已決於此時矣，傷哉！

十月冰合，廣寧人謂賊兵必渡河，紛然思竄。化貞乃與方震孺計，

分兵守鎮武，西平，閩陽，鎮寧諸城堡，而以大軍守廣甯。鶴鳴亦以廣甯可慮，請勅經畧出關，經略以其未諳軍機，且疏辨之，疏曰：

「頃見兵部河西搖動，萬分危急一疏，欲要臣兵出關，督臣（時薊遼總督爲王象乾）提兵赴關，鎮定人心，而且引郭子儀卽日就道之事，爲臣勸駕，其望臣果厚。臣旣受茲任，出關入關，自當聽樞臣之所使。惟是，初推經畧時，臺省紛紛言廣寧事已成功立就，宜專任巡撫，不宜設經畧以撓其權；一似多此經畧者。及鎮江事出，而誇詡更甚，卽報捷獻俘，不會稿，不送揭，又似無此經畧者。乃奇捷甫聞，而危形立見，却要經畧出關。假使如臺省議，裁去經畧，不知今日出關，又富誰屬？何向者疑忌之深，而今相倚之重也？初議三方布置，本圖登津山海兵師，甲仗，砲車，芻糗，一切齊備，然後出關，與廣甯共進。今天津兵餉，全未區處，登萊雖議處，又以道臣吳之垣多求兵餉，撫臣陶朗先塘報宣傳，觸樞臣而動與爲

難，此二方已屬畫餅，而臣又以處通州逃兵事，遽忤樞臣意，事事抵牾；三月來，樞臣意興所發揚，神情所注向，獨廣寧一方耳。迨主進進不成，決機機不就，以致事急而始曰虜賊事，專責經臣，又何向者鄙夷之，而今相需之殷也？臣到關，僅八日，卽馳至廣甯，往返月有六日，復到永平撫甯，計住關實止四十二日耳。明旨謂：經，撫，鎮，道等官，料理之已久，如何全無次第？臣料理未久也。聖諭於鎮江捷至時，已謂調度漸有次第，而今又云全無次第者，前此之次第，乃部科道，鋪張以誤皇上者之言；而今日之無次第，則臣張皇實告之言，非經臣無次第也。樞臣言：「用兵者，全要主張。」此一語最屬緊要。臣以無主張，何以使朝廷今日得知動搖萬分危急狀，臣故實不得而主張也。議三方而不與，討兵餉輒生氣，議調近兵一萬八千，止允五千，而置臣疏不覆。事事類此，主張在樞臣，不在經畧也。分布挑練城守，糧草車牛諸務，無不早咨檄，早

商量，而從違遲速，主張又在科臣，不在經畧也。內外皆主張不得，而獨以出關一事，要臣主張，樞臣之所責於經畧者，亦微矣。初，臺臣蘇炎疏臣，臣已逆知樞臣別無調度，惟想驅臣出關一著。是以臣有「如議撫臣住河上，經畧住廣寧」一疏，而毅然請行以自任。蓋無事則嫉臣，妬臣，害臣，凡臣所建之議，定要說壞；所用之人，定要罵壞；所調輯之苦懷，定要疑壞；及至事體弄壞，又要臣去整壞，而且代其壞之之任；此爲今日安排常套，臣飽嘗之，而亟亟認承，不待樞臣使也。臣一出，樞臣之能事畢矣。惟是經畧一出，觀望非輕，凡有兵無兵，兵多兵少，西人視以爲輕重，東人視以爲進退，兵將視以爲奮怯，人民視以爲去留；樞臣第知經畧一出，足以鎮定人心，而不知無一兵之經畧出，更足以搖動人心也。前留援兵三千，今盡已出關而東矣，此外又無一騎一兵一卒一械之隨，不知郭子儀以天下兵馬都元帥卽日就道，似此光景否？原調近兵，

承許五千，調踰月餘，尙無一至。今忙忙加調，到於何日？川楚浙兵，雖報起程，而萬里徒步，到亦不能遽戰，況到尙無日，不知樞臣與臣何項兵馬統領出關？又不知臣住廣甯，撫臣應住何地？伏乞亟勅兵部，作速議處，而無使擔天下安危之重臣，徒手出關，爲人所笑！且樞臣厚望於臣，臣旣聞命矣，而臣於樞臣，亦不能不有厚望焉：當時在遼督撫，一聽本兵調度，此固居中馭外之體，今旣虜賊事專責經畧，便當一一應承經畧，若草定本兵腔調，或與，或不與，或依，或不依，以示中樞別有主張，則中制之道也。其望一！作本兵者，宜心公氣平，好與人作商量，何必於廣甯登萊分左右。至與經畧，尤當不時書啟往來商確，豈可屢屢致書議事，遲久不答，豈樞臣只宜責經撫同心協力，而樞與經不宜同心協力乎？其望二！本兵於邊外道理方向，有所不知者，不宜以己意懸斷，樞臣答書論鎮江事，謂：此當發兵一萬，由海至鎮江，二萬出海州斷賊兵歸

路，而以四萬弱卒往河上，乘亂攻之，自可得志，乃遼撫無一疏，臣又無一疏，據書上奏，恐失機會；而不知鎮江在何處？廣甯在何處？殊不知賊兵由鎮江不由海州，而海州非其歸路也。諸如此類，應向經畧問明白，而後上疏，方無差誤。其望三！今日與人言易，言省，言進，則欣然喜，言難，言費，言守，則艷然怒，此言之最大者。而主於報功一節，尤不宜挾回誇張，嗔人點破，以爲打成一片，相率而欺者。其望四！樞臣誠能將此四望，細細體貼，以俯同於臣；則臣於出關之後，始得自由而爲皇上專任虜賊事，此封疆之幸，祖宗之幸，亦臣愚之幸已！」

經畧此疏，其言痛切，童駭如熹宗，顧何能省，而樞廷在事諸人，向與經畧有隙，宜其言之不用，而轉益鶴鳴之恨也。

經畧復出關，至右屯，議以重兵內護廣甯，外扼鎮武閭陽，乃令劉渠以二萬人守鎮武，祁秉忠以萬人守閭陽，又令羅一貫以三千人守西

平，復申令曰：「敵來越鎮武一步者，文武將吏誅無赦；敵于廣甯，而鎮武閭陽不夾攻，掠石屯餉道，而三路不救援者，亦如之。」部署甫定，化貞又信牒者言，遽發兵襲海州，旋亦引退。經畧乃上言曰：

一撫臣之進，及今而五矣。八九月間，屢進屢止，猶未有疏請也。若十月二十五日之役，則拜疏請行者也，臣疾趨出關，而撫臣歸矣。西平之役，相與協心議守，犄角設營，而進兵之書，又以晦日至矣。撫臣以十一月二日赴鎮，而臣即以是日赴杜家屯，北至中途，而軍馬又遣還矣。初五日，撫臣又欲以輕兵襲牛莊，奪馬圈守之，爲明年進兵門戶，時馬圈無一敵兵，即得牛莊，我不能守，敵何損，我何益？會將吏力持不可，撫臣亦怏怏回矣。兵屢進屢退，敵已窺盡伎倆，而臣之虛名，亦以輕出而損；願陛下明諭撫臣，慎重舉止，毋爲敵人所笑！」

化貞見疏，不悅，亦馳疏辯曰：「願請兵六萬，一舉蕩平，臣不

敢貪天功，但厚賞從征將士，遼陽賜復十年，海內得免加派，臣願足矣！卽有不稱，亦必殺傷相當，敵不復振，保不爲河西憂。」

時葉向高復當國，化貞座主也，頗右之。廷臣惟太僕少卿何喬遠言宜守廣寧，御史夏之令言蒙古不可信，欵賞無益，給事中趙時用言李永芳不可信，與經畧合。餘多右化貞，令毋受經畧節制，而給事中李精白欲授化貞尙方劍，得便宜操縱。孫杰劾劉一燝，以用高出，胡嘉棟，佟卜年爲罪，而言經畧不宜駐關內。經略憤，上言曰：「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，而適違事機難處之會，諸臣能爲封疆容，則容之，不能爲門戶容，則去之；何必內借閣部，外借撫道以相困。」又言：「經撫不合，恃有言官，言官交攻，恃有樞部，樞部佐鬪，恃有閣臣，臣今無望矣！」更以書達化貞曰：「凡性直理真之人，不堪困屈久矣，不發狂大呼蹈跋扈之罪，則忍吞憤懣有性命之憂，過歲以來，氣成中滿症候，日僅食粥二盞，此邢韓兩道所知，而日日憐慰者。台下

必欲見困，所謂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，台下忍乎哉！台下必欲見困，何負於朝廷，何負於封疆，何負於台下者，而橫被舉朝所詬誶，一至於此？欲講地方事情，則謂人妬成；欲辯不和道理，則謂人使氣；中外橫心味理，打成一片，不使開口一句，僕已願吞聲負屈而去，以全君子絕交，不出惡聲之義，台下何迫人之甚也！今以性命託台下，以道義望台下，故復草草具此，惟台下憐我，釋我，寬我，毋困我！」

熹宗以兩臣爭，恐邊事再致敗壞，乃於元年（天啟）十二月十八日遣兵部堂官及給事中各一人往諭，抗違不遵者治罪。命既下，廷臣言遣官不便，乃下廷臣集議，鶴鳴信化貞，遂欲去經畧，經畧亦自言：「宜如撫臣約，亟罷臣以鼓士氣！」下部，不報。而王象乾與閣樞陰商量，據關不退，遂軟困經畧於右屯，不聽歸。葉向高復有裁經畧專用巡撫之意，用御史高捷疏下兵部，會九卿科道確議。鶴鳴不俟衆意

，先出袖中稿，送請畫題，閣座愕然！稿語詆經畧極惡，王在晉手筆也，以科道不畫題，復削去，祇責成經撫協和。而周朝瑞，江秉謙，劉宏化，甄淑，參鶴鳴并及向高。向高見廷議紛然，疏且參且辯。李應鵬，高捷等復承向高旨，參經畧。再下九卿科道會議，向高欲派人親往勸兵撤留，科道言不便。復具「謀國無能」疏，請明白處置，會議時，咸謂：「廷弼無罪，移駐近鎮，固便宜。且恐河西有失，如遼陽前勸事，誰任其咎？」向高怒甚，然無如何也。及二年正月。員外郎徐大化獨參經畧，謂不去必壞遼事。向高遂以片楮授意於給事中侯震陽，震陽乃疏請移經畧於密雲，出兵部尙書（時仍爲張鶴鳴）爲經畧，如尙書未可出，卽授化貞經畧，另擇一巡撫以代化貞，不然則直移經畧於登萊，奉旨：「著於經撫中酌用一人，專任遼事，一人別用。」鶴鳴乃集廷臣大議，議撤經畧者數人，餘多請分任責成。鶴鳴獨言化貞一去，毛文龍必不用命，遼人爲兵者必潰，西部必解體，宜賜

化貞尙方劍，專委以廣甯，而撤經略他用。議上，熹宗不從，責吏兵兩部再奏。會滿兵入寇西平，遂罷議，仍兼任二人，而責以功罪一體焉。

無何，西平告急，化貞信中軍孫得功計，盡發廣甯兵畀得功及祖大壽，往會祁秉忠進戰，經畧亦飭劉渠撤營赴援。是月二十二日，遇滿兵於平陽橋，鋒始交，得功乃與參將鮑承先等先奔，鎮武閭陽兵遂大潰。劉渠，祁秉忠，俱戰沒於沙嶺。大壽走覺華島。西平守將羅一貫，待援軍不至，與參將黑雲鶴亦戰死。經畧已離石屯，次閭陽，參議邢慎言勸急救廣甯，爲僉事韓初命所沮，遂退還。時滿兵屯沙嶺不進，化貞素任得功爲腹心，而得功潛降於滿，欲生縛化貞以爲功，訛言敵已薄城，城中大亂奔走，參政高邦佐禁之，不能止。化貞方闔署理軍書，不知也。參將江朝棟排闥入，化貞怒，呵之，朝棟大呼曰：「事急矣，請公速走！」化貞莫知所爲，朝棟掖之出，上馬，二僕人徒

步從，遂棄廣甯踉蹌走矣。先是，四平軍潰，經畧嘗以書致化貞，謂：「今日之事，惟有痛哭而已。手下僅兵五千，現逃兵紛紛而西，一夜數驚，聞廣甯皆譁而欲走，不得已，令道將溫慰以安之。衆惡之身，自分必死，廣甯一塊土，惟台下勉守之！」及化貞逃至大凌河，與經畧遇，大哭。經畧微笑曰：「六萬衆一舉蕩平，今何如？」化貞慚，議守甯遠及前屯。經畧曰：「噫！晚矣！惟護民入關可耳。」乃以己所率五千人授化貞爲殿，盡焚積聚。以二十日，偕韓初命入關，化貞及高出，胡嘉棟亦先後入，獨高邦佐自經死。孫得功乃率廣甯叛將迎滿兵入城，化貞已逃兩日，得功尙以未能生縛爲憾也！

十二 經畧之死及株連

滿軍既據廣甯，猶西進二百里，以不得食，乃引去。警報至京師，鶴鳴懼，自請誓師，師亦未出關也。經畧既得護民入關，乃具疏請速

伸國法，疏曰：

「臣以再勸之人，再叨經畧，惟恐辜負聖恩，所以向於邊情，軍情，民情，不敢不爲封疆動色相爭；而人且謂臣好使性氣；不敢不爲君父直言無隱，而人且謂臣搖惑人心；臣已久在不赦之科矣！顧臣雖言兵將未可戰，而猶不意其不可戰也如此之甚；雖言西人未可恃，而猶不意其不可恃也如此之甚；雖言願戰之將未可信，而猶不意其不可信也如此之甚；雖言間牒鄉兵未可用，而猶不意其不爲我用而爲人用也如此之甚；今日之事，臣何言。」功則同功，罪則同罪。「樞臣已有成議，臣又何敢辭。不惟不敢辭而已，而律坐家長，臣雖節制不得行，而名位在撫臣上，且宜從首論。酬知責報，臣雖兵馬未干預，而恩禮在撫臣上，又宜從首論。祖宗二百餘年之疆土，淪棄於臣等之手，而致陵寢宮禁皆震驚不得寧；河西數十萬之生靈播遷於臣等之手，而致其父母妻兒，皆拋棄不得保；興言及此

，萬死猶不足贖也，又奚論其是非曲直哉！臣回關之日，擬及檻車赴闕，自係於司敗，以候誅戮。但六七萬之亂軍，與數十萬避難之人民，未易處置。除會督臣按臣，分督各部道官府，處置妥貼外，即當奔趨藁街，願以此身爲封疆明白受法，而不爲人不明不白以擔禍也，臣且死有餘安矣。」

疏上，於二十九日（天啟二年正月）奉旨，謂：「熊廷弼職任封疆，失守罪將何辭，已有旨，姑准其待罪守關，立功贖罪……一時孫承宗爲相，且代鶴鳴兼領兵部，經畧兩致書，請伸國法，併錄於次：

書一 「遼撫之斷送河西也，雖三尺之童皆知之，然一時舉朝皆稱其功能，弼但一言及，便以爲妬而欲害其成。記去年十一月初六日，方監院（按爲方震孺）會於右屯衛，談遼撫只聽西之間牒，與孫弁（按即孫得功）之哄，不肯收拾兵馬戰守諸狀，至中夜而嘆曰：「王肖乾不換，必斷送此一塊土，孺這一副骨頭，不知交何所，不

如老師拿來一手做罷。」弼曰：「此一時所稱爲大功臣也，見在人家參我妬忌，若我在此換了他去，人必以我逐害功臣，而置我於死。不如使我先去，然後換他去，默默易置，使地方與巡撫，皆得兩全而後可。」監院曰：「人方恨老師，誰肯放你去？方誇肖乾，以爲必能恢復，誰肯舍他去？」弼曰：「公爲監軍，不妨明白一疏，換他亦可。」監軍曰：「同年情分，況前日用爲巡撫，出孺等意，部覆亦引孺疏爲首，何好就說換他。」因躊躇許久曰：「他只要過河，不如聽他弄下事來換之，人自無辭。」弼搖手曰：「此事如何試得。」遂歛歔而止，今監院可問也。地方情形，裏面旣大家撐定，不容弼一開口，自不得不懼禍求去，又不肯放去，而又不可以節制，不與以兵馬，只是要人空空挑此禍擔，而今果爲人挑矣，然其如封疆何！守關之事，自揣愚鈍，不後於時賢，而言者昧心橫口，必欲逮治然後已。與其終不免於一逮，不如早速，使樞督得早專一

而從事之爲愈也。」

書二 「弼初奉旨，駐劄關上，控制三方。繼奉旨：巡撫督兵出征，經畧控扼山海。後奉旨，出關策應。今三方之議，久被廟堂諸公破壞，山海控扼，幸亦無恙，卽出關策應，而經畧標下，方於臘月間團湊萬騎，賊兵未過河，而已先發五千騎，東援鎮武；賊兵方過河，而弼已先離右屯，東行至石橋，始聞報，發五千騎及砲車四百輛，親領至閭陽，北援廣甯，比至，而廣甯城已失矣。弼只有結隊徐行，護民西還一策耳！身爲經畧，使國家二百數十年疆土，自吾身而失之，敢不以身爲朝廷受法。況近年邊事國事，只緣人臣規避苟免，不肯受法，所以人人不知警畏，外務說謊以欺君，內務扶同以悞國，旁務乘機以報忿；不捫良心，不顧公論，不畏國憲，一任仇毒陷害，而卒以淪棄封疆，杞梓宗社之禍，獨歸於冲聖，亦可痛之甚矣！今日之法，請先從弼始，使後來邊臣。知畏，而不敢輕

棄所守，廷臣知畏，而不敢亂撓人事，則山海關其尚有死守之人哉！

於是，化貞被逮，而經畧亦以回籍聽勘聞矣。經畧乃復上疏，辯遼事是非，並繳勅印劍服，且以流言可畏，不敢回籍，請自詣詔獄。及下詔獄，並以鶴鳴始終扶同誤國，謂「鶴鳴每會議會疏參駁失體，待臣不及一小吏。誤信王化貞，以巡撫可專任，因而決戰以左袒之。」又謂「鶴鳴不諳兵機邊形，人情地勢；沮臣三方之原議，修守待戰之屢疏而不用。」請將從前疏揭，亟勅兵科，檢發刑部，以便質對，蓋化貞是時疏揭，前後增減，不一其詞，彼此改竄，不一其手，且與鶴鳴日相構煽，欲加經畧以赤族之罪也。

三月初九日，三法司會鞠一次，經畧但爲封疆受過，不多言也。至四月二十日，刑部尙書王紀，掌都御史鄒元標，大理寺卿周應秋。奏上獄詞，其關於化貞部分曰：

「王化貞受任於敗軍之際，廣甯危若纍卵，隻手撐持，八閱月矣。嘔盡心血，費盡氣力，誰不憐之。但生來是一樸實頭地人，全不知兵，用人而反爲人用，用間而反爲間用，甚至叛逆如孫得功輩，日侍左右而不悟，任其籠絡，伎倆已可知矣。乃敢聲聲口口，言戰言渡河，至胡笳一鳴，風鶴皆兵，鞞鼓鉄騎，尙隔百里之外，而棄廣甯如敝屣，匹馬宵遯，若追者之躡其後，而驚魂至今猶未定也。哀哉化貞！有憂國之心，而無謀國之智，有靖邊之志，而無靖邊之才，是天下熱心人也，亦天下癡心人也。事已如此，罪安所逃，宜服上刑，以正厥罪！」

關於經畧部分曰：

「熊廷弼才識氣魄，睥睨一時，往者在遼而遼存，去遼而遼亡，關係似非小可。再起經畧，居然霍衛自許，而人亦莫不霍衛廷弼也。自入都之日，兒童走卒，亦相率焚香叩拜，喜其來而悲其晚；卽

我皇上賜劍，賜蟒玉，賜以金帛，餞以九卿，殊寵異數，近時未有；廷弼何以仰答眷知，副此千載一時之遇哉？追維初出都門，卽檄有控扼山海之音，識者已知其無意於廣寧矣。抵關以後，覺微有可觀，如言：我兵不宜浪戰，西人不宜盡信，永芳降敵之叵測，廣甯人心之不固，語語若持左券，其料事之智，豈不遠過化貞耶！獨其剛愎之性，虛驕之氣，牢不可破，以爭毛文龍功罪一事，開釁化貞，水火之形既分，玄黃之戰遂力。今日具一疏，明日具一揭，筆鋒舌陣，相搆不已，而蒐乘訓士，厲兵秣馬，凡可爲守備計者，悉等閑置之。迨邊騎動地而來，錯愕不知所出，急急飛檄督戰，若將曰：勝，可以成吾之名也；卽敗，亦可以驗吾之言也，吾已籌之熟矣。不知前後矛盾，戰不成其爲戰，守不成其爲守，反以巧而成拙，雖欲引平昔主守不主戰之說，以求未減，其可得乎！向使廣寧告急之日，廷弼若肯仗義興師，或捲甲疾趨廣寧，提一劍以戡禍難，或

堅壘固守右屯，收餘燼以圖恢復，反敗爲功，死且不朽。乃計不出此，一聞大兵潰敗，疾呼不救，先奔榆關；尙書平日何等威風，一但作此舉動，豈不負國恩以貽笑於後世乎？卽有蓋世之氣，料事之明，亦不足以贖喪師失地之罪矣。嗟嗟！封疆大臣，破壞封疆，國有定律，百口難辭，乃會鞠之日，喇喇不休，若謂不宜與化貞同科。詎知功罪一體，明旨昭然，卽廷弼與化貞書扎，亦有二人同功同罪同禍福之語，何至今日，移易其說乎？廷弼試捫心一思，喪師失地同，抱頭鼠竄同，其罪亦安得有差乎。胡不引從前之經畧觀之也：比之楊鎬，更多一逃，方之袁應泰，反欠一死，若厚誅化貞，而廷弼少及於寬，罪同罰異，非刑也，不惟無以服天下萬世之心，亦恐無以服楊鎬袁應泰之心矣，宜用重典，以警將來！」

時御史侯震暘亦疏言：「不定逃臣之罪，殘疆奚賴？」而御史江秉謙則力詆鶴鳴，謂：「鶴鳴一入中樞，初不過鹵莽而無遠識，旣乃至

兇狠而動殺機。明知西部間諜俱虛，戰守參差難合，乃顧自欺以欺朝廷；何處有機會？而曰機會可乘。何日渡河？而曰渡河必勝。既欲驅經略出關，而不肯付經畧以節制；既欲置廷弼於廣甯，而未知移化貞於何地，破壞封疆之罪，可置勿問哉！且化貞先棄地先逃，猶曰功罪參半，卽此一言，縱寸斬鶴鳴，不足贖其欺君誤國罪，乃猶敢侈口定人罪案……」御史蔣允儀亦上疏與秉謙和，謂：「試問鶴鳴：爲本兵功罪，殺於邊臣，今日經撫俱論辟，鶴鳴應得何罪？又問鶴鳴：舊日經撫俱論辟，嘉善景榮，又應得何罪？」熹宗以鶴鳴方行邊，不當輕詆，奪秉謙俸半歲。允儀疏亦不報，樞輔孫承宗，刑部喬允昇，刑曹顧大章，皆援議能議勞之例，凡四上疏，竟如充耳！獨從三法司請，定經畧及化貞罪。其旨曰：

「熊廷弼控制無方，王化貞棄城不守，以致河西淪陷，內地震驚。且當封疆多事，正中外觀望之日，情罪既同，法難懸異，既會同

覆查明確，俱依擬！」

獄既成，御史，給事中周宗建，朱童蒙，周朝瑞，江秉謙，劉宏化，甄淑，周季等復聯銜具疏，謂：「爲今之計，我皇上欲愛社稷，必留廷弼，欲保封疆，必赦廷弼，勅令兵工二部，備兵餉同功同罪，各任其責，諭闔政科臣，不許妄擾，一意恢復。臣等七人，均食君祿，分君憂，願以身保廷弼，如恢復無功，乞先斬臣首，並斬熊首，以彰乾鉞。」奉旨：「七人妄行保舉，本應重處，姑削職歸農，永不叙用。」至是言路噤若寒蟬，不敢再爲疏辯，而經畧竟至蒙冤以死矣，悲夫！

經畧之被害，爲天啟五年八月二十五日，年五十有六也。經畧繫獄幾四年，自分必死，獄中作「性氣先生傳」及「東事問答」前者爲自傳，後者仿效乘七發，皆期有以明是非於後世，信矣，千載而後，功罪自有定分也。傳成其獄者爲禮部侍郎丁紹軾，少詹事馮銓，並以東

閣大學士預機務者，時逆豎魏忠賢當國，御史楊漣，刻忠賢二十四大罪狀，忠賢謂出經畧手。適有蔣應暘者，經略門下將也，化貞乘忠賢意，牒應暘觀音經，後有圖讖數語，坐妖言棄市，牽及經畧，忠賢愈欲速殺之，其黨門克興，郭興治，石三畏，卓邁等，遂希指趣成之。會馮銓與顧秉謙，出市刊遼東傳（按卽性氣先生傳）譖於熹宗曰：「此廷弼所作，希脫罪耳！」經畧知不免，作七勸歌與家人絕。是日四鼓，中官捧駕帖至獄，經畧沐浴整冠登堂曰：「我大臣也，死當拜旨，豈容草草！」手持一疏。提牢主事張時雍謂：「囚何敢上書。」經畧曰：「此趙高之言也，盛世安得有此？」遂援筆作絕命詩，從容就戮。傳首九邊，至崇禎元年，始獲昭雪，許其子持首歸葬焉。

七勸歌

我勸我勸在父母：生兒一人死人手，雖有孫兒拜墓前，何如自家兒奠酒；更愁歸骨附邱墟，未審得具完軀否？倒地一聲怒吼如！

我慟我慟在老姊：惟姊與我共毛裏，一妹早亡惟姊在，姊日哭我不能已；我死兒孫於老姑，安似同胞我與姊，姊無哭我姊老矣！

我痛我痛在老妻：自幼結髮白首期，前年爲我發疽病，病死復活日悲啼；忽聞接兒驚魂馳，可憐雙眼無多淚，流到我邊無一絲！

我痛我痛在愛妾：爲我生兒承棄葉。兩妾已死未歸土，一妾年少獨單怯；幸有一兒在身邊，日摩兒頭啼紅血，安得魂夢一時接！

我痛我痛在愛兒：煢煢三孤將安依？大兒早已失其母，中兒季兒穉且癡；身後何知兒成立，眼前先見骨肉欺，誰念負薪寒與饑！

我痛我痛在愛女：嫡長母在幸得所。可憐兩少皆無娘，臨當出閣爺囹圄；中女僑寓尙無處，爺貴兒貴自世情，往後誰來親熱汝！

我痛我痛在本身：一具骯髒骨頭督。縱使英魂肯消滅，冤血騰空飛鬼燐；宗社有靈天有眼，天王明聖終察臣，生爲忠義死爲神！

絕命詞

可惜復可惜，報國寸心赤！幾度事戎行，九死祗金革。甘苦同士伍，朝夕紅抹額。扼固倚金湯，師行過枕席；敢謂詩書帥，勞苦著疆場。雖無衛霍奇，聞風遁聲迹，掃蕩直需時，屹銘瀚海石。人事一朝變，頓成剝狗脊。繫足先駑駘，縛手責賁獲。弟子匪師貞，丈人空咄咄！遂敗乃公事，豈少胸中策，鬻獨予數奇，實惟家國厄！何圖遘難來，凶釁轉迸迫。爲法旣受惡，肆毒仍誣逆。蜚語紛流煽，長安竟大索，根株相比連，法吏徒攢搯。蒼蒼天蓋高，微忱何由格？萬憤結中懷，塞兌坐焚炙。我心已死灰，我肉已枯腊；我燐騰火青，我血化水碧。月冷烏啞啞，牆危樹戚戚！孤魂倚故骸，羣蠅作弔客。嗚呼今已矣，惜此身九尺！嶽嶽高岡松，矯矯秋旻翮。目炯電光燦，氣竦巨靈擘。衝口倒峽流，信手奏刀砧。左握靈蛇珠，右搦擁狐戟。顛倒羣策奔，叱咤千夫辟。文武其風裁，往蹇資來碩。迷途馬不違，前籌箸可借。只今赤白囊，晝夜飛羽驛。婦人冠赤

幘，將軍服巾幘。水師本兒戲，火攻計亦拙。援枹思鷹揚，舍我其誰適？試叩囊底餘，猶堪令授馘。何苦趁人算，甘心快毒螫。長城萬里餘，將星中壘折。不念君父憂，徒饒廣長舌。他日倘拊髀，安能起死魄。絕筆嘆可惜，一嘆天地白！

經畧長子兆珪，字元敬，邑諸生也。侍經畧獄中者三年，艱辛勞瘁，知不能免。一日，戶部侍郎李邦華密召之曰：「若至明日，則子身不保矣。吾有公務出國門，子速扮輿夫裝，爲我輿人，帶汝郊行十餘里，汝速歸，庶可逃出一劫連。」及經畧被害，忠賢案之，已先一日走矣。旋御史梁夢環，謂經畧侵盜軍資十七萬，忠賢矯詔楚撫按，下經畧諸子獄。兆珪就逮，慷慨語衆曰：「吾父生平勲激則有之，安所得贓。」乃盡括田園，器用，圖書，刀劍錄報。不三月，御史劉徽謂經畧家資百萬，宜籍以佐軍，復行本省撫按追比。江夏知縣王爾玉，奉命上命宣言曰：「爾主贓十七萬，刻限每一比，完一萬，限滿如期報命。」

勿緩也！」三四比後，僅完數千，爾玉怒，將牒學使，褫兆珪諸生，意加刑比。兆珪乃以七首自劄於獄中，移書報母，囑老僕携兩幼弟避去，并貽書爾玉曰：

「先人熊廷弼，報國心存忠赤，恃才眼空寰宇，第性氣過於剛直，落落寡合，而操守極其清白，蒼蒼可比。失封疆而逃者何人？坐失封疆之罪者何人？慣盜軍餉而營賄者何人？不預軍餉而追贖者何人？乃身首異於他鄉，而妻兒復貽禍於故土，祖宗社稷無靈，天地鬼神何在？貪生不屬人類，烈死乃成子誼，况惡聲猛至，厲氣橫加，又不容設法完贖，而只是酷刑嚴比，此何法也？亦忍心耶！嗟夫，痛哉！視朝廷士子爲奴類，輕生人性命，窮家無私蓄，何以應之，丈夫有血性，惟一死耳！畢殘生於七首，固所甘心，侍寃親於地下，政其至願！」

兆珪之死，爲天啟七年正月十七日，先是，經畧之凶問至縣，經畧

仲女，聞而號曰：「痛哉天乎！吾父戮力疆場，風霜萬苦，受此慘酷，兒女不能一見，身首淋漓；上天下地，有此奇冤耶！」椎胸長痛，觸階而絕。經畧次子兆璧，字仲敬，於崇禎二年，上疏辯父冤。及獻賊陷武昌城，經畧三子兆琮，字叔敬，不屈死。兆珪妻李氏，奉姑撫孤，以節孝稱，忠烈萃於一門，而事竟巧類於岳武穆也。武穆死，子雲從之，女抱銀瓶墮井死，孫珂具疏籲天辯冤，以熊氏之子女方之，幾如一轍，然則經畧不朽矣。

至同寮之株連，則較武穆之時爲猶甚也。當神宗在位，怠於政事既久，章奏多不省，廷臣漸立門戶，以危言激論，相尙國本之爭，指斥宮禁。宰輔大臣，爲言者所彈擊，輒引疾避去。顧憲成方講學於東林書院，海內士大夫多附之，東林之名自是始，亦卽所謂君子集團是也。旣而挺擊紅丸移宮三案起，盈廷如聚訟，與東林忤者衆目之爲邪黨，天啟初，廢斥殆盡，識者已憂其過激生變。及逆閹魏忠賢之勢成，

其黨各謀倚之以傾東林。而徐大化，霍維華，孫杰，首附忠賢，劉一燦及尙書周嘉模，並爲杰劾去。然是時葉向高，韓爌方輔政，鄒元標，趙南星，王紀，高攀龍等，皆居大僚，左光斗，魏大中，黃尊素等，皆在言路，力持清議，忠賢猶未克逞。二年，給事中惠世揚，尙書王紀，論沈瀧交通忠賢，周宗建，文震孟，滿朝薦等，亦先後劾忠賢，俱黜去。三年，忠賢令御史郭鞏，訐宗建，一燦，元標，及楊漣，周朝瑞等保舉熊廷弼黨邪誤國。宗建亦駁鞏受忠賢指揮。御史方大任，助宗建攻鞏及忠賢，皆不勝。四年，給事中傅槐，誣奏中書汪文言貪經畧重賂，內探消息，力爲出脫，並及左光斗，魏大中，遂下文言鎮撫獄，將大行羅織。掌鎮撫劉僑，受葉向高教，止坐文言。忠賢大怒，削僑籍，而以私人許顯純代。時御史李應昇以內操諫，給事中霍守典以忠賢乞祠額諫，御史劉廷佐以忠賢濫廢諫，給事中沈惟炳以立枷諫，忠賢皆矯旨詰責。於是副都御史楊漣憤甚，劾忠賢二十四大罪

狀，給事中陳良訓等七十餘人，復交章論忠賢不法。忠賢怒甚，欲盡殺異己者。阿附忠賢之御史崔呈秀造天鑒同志諸錄，王紹徵亦造點將錄，皆以鄒元標，顧憲成，葉向高，劉一燝等爲魁，盡羅入不附忠賢者，號東林黨人，獻於忠賢。忠賢喜，其黨欲藉忠賢力傾諸正人，徐大化復劾漣與光斗，黨同伐異，招權納賄，因再興文言獄。許顯純嚴鞫文言，使引漣納經畧賄。文言大呼曰：「豈有貪贓楊大洪哉！」至死不承。大洪者，漣別字也。顯純乃自爲獄詞，文言又呼曰：「爾莫妄書，異時吾當與汝面質。」顯純遂卽日斃文言於獄。

時，誣坐受經畧贓者：魏大中三千。周朝瑞一萬。袁化中六千。顧大章四萬。周起元懸坐十萬。繆昌期三千。周順昌三千，周宗建一萬三千。黃尊素二千八百。李應昇三千。熊明遇一千二百。趙南星一萬五千。楊漣二萬。左光斗二萬。於是楊漣，左光斗，魏大中，周朝瑞袁化中，顧大章六人，俱掠死於獄中。方初被誣逮獄，諸人初不肯

承，而恐爲酷刑所斃，冀下法司得少緩，遂俱自誣服。忠賢乃矯旨五日一比，不下法司，諸人始悔失計，然已無及矣。

楊漣等繼經畧以死，尙書李宗延等五十餘人，復削逐以去，朝畧一空，是年（天啟五年）冬，榜東林黨人姓名於天下，君子集團，仍交關未已，雖未久忠賢畏罪自縊死，詔磔其屍，然朝綱至此，不可復振，加之滿兵與流賊，內外相侵，宜乎國祚不能永也已！

十三 經畧之言行

經畧之武功，旣如前述，顧其言行，亦有足稱者，爲記於此，讀之當能想見其爲人矣！

一，賦性 史稱經畧褊淺剛愎，有觸必發，盛氣相加，朝士多厭惡之，而後世論者，復以此致惋，謂「剛愎自用，視已太高，故敗不可救，功罪亦無以自明。」噫！此豈知經畧者哉！當其時朝政不綱，人

皆泄泄，庸懦者既不足與言，當事者有言而不聽，經畧以一人大聲疾呼於其間，則吠影吠聲者，羣起而噪，皆曰剛愎，國人飲狂泉，反怪不飲之爲狂也，固宜哉。經畧自再度勘歸，嘗自定疏稿，首綴短言，試一讀之，則知經畧賦性之所在，亦卽負罪之所在矣。句云：

「余在遼中，日每裁答中外上下各衙門書牘，不下數十通，今於其行也，檢其十之二三，得五卷付之梓人，大都胸怒任怨，與夫自用之狀，其大者見之章疏，而其餘畧盡此牘中，蓋一部罪書也。顧又思之：不觸怒，則衆不激；衆激而大家照管以應遼，怒未可少也。不任怨，則衆不急；衆急而上緊幹辦以圖遼，怨未可少也。不自用，則誰爲余籌？誰代余往？余籌以開衆智，余往以導衆勇，而有以救遼，自用未可少也。何也？以濟封疆之事也。封疆之事濟，而衆怒衆怨與剛愎自用之名，皆集於一身，則齊人之所云：其所以自爲，則吾不知者也。沙嶺與袁公（按爲袁應泰）交代，偶語及此，

袁公曰：子得勿苦惱乎？余曰：一身之害輕，封疆之利重，利擇其重，害擇其輕，自觸之，任之，用之之時，已早計此矣，何苦惱之有乎！相與一笑而別。」

二，律已 「修己以敬，修己以安仁，修己以安百姓。」此固宣聖所垂戒，而爲之封疆大臣者，當如何砥礪廉隅，表率將吏？武穆所謂：「文官不愛錢，武官不怕死」者，經畧有焉。當時遼東巡按，巡有巡規，代閱加閱規，每到一路，兩規備送，已不下數百金，經畧至，立罷之。並嚴賞罰，戒諸將無貪。及入關，衣箱一，書箱一，牀箱一，清風載道，世所稱焉。迨後兩度經畧，皆誓於關壯繆廟曰：「如受人一文一絲，及以一文一絲一文送人者，戮於而身！及其子孫。」乃繫獄以後，竟有盜餉行賄之誣，經畧感之，取所賦「告夷齊二先生」詩，而自題曰：

「今天下事，豈不皆以貪壞，遼東尤甚。向來鎮撫道將以下，每

滿任，率人人漁獵官私，金錢多至數萬計，詢其故，則武官非此無以外奉撫按鎮道，中奉長安官人，爲鬻官地。而文官則半入私囊，半輸長安，爲貴人壽，以求免於議論。自予按遼四年，參處若輩無遺，頗見清肅，及予入關，而此風又熾矣。大抵武官愛錢益怕死，文官愛錢益無辭於武官，而廟堂上復無辭於邊吏，內外苟容，怠棄軍實，故至此。予嘗謬爲遼計曰：不斷武官貪，則軍餒不揚，將懦不振。不斷文官貪，則督撫院道，套例相尋，武官效尤，而貪不得斷。不謝長安交際，則武官倚牆壁，文官倚門面，而貪不得斷……

觀此，所謂盜餉，所謂行賄，又豈經畧所屑爲。洎夫兆珪之死，嘗投守道陸某陳曰：「先人當年爲諸生，貧無立錫，楚人盡知之；今之所有者，皆朝廷之所俸賜也。今以朝廷俸賜，仍還朝廷，共計家產，田宅，什物，男婦，几案，一切細微如酒杯紈扇，價值不過三萬七千

二百有奇。」巡按四年，經畧兩度，此芟芟者，固不及他人一夕飲博之資。方之於武侯之成都桑八百株，田五十畝；武穆之九江宅第一所者，未遑多讓也。

三，待士 經畧善待士，當督學南畿時，試卷皆躬身批閱。閱則連長几於中堂，鱗攤諸卷於上，左右置酒一罍，劍一口。手操筆，目十行下，每得佳卷，輒浮大白，用誌賞心之快。遇荒謬者，則舞劍一迴，以舒其鬱。凡有雋才宿學，甄拔無遺。吳江馮夢龍，亦其門下士，文多遊戲，挂枝兒小曲，與葉子新門譜，皆其所撰，浮薄少年，靡然傾動，至有破家傾產者，其父兄羣起詰之，事不可解。走求於經畧，經略欵之，供枯魚焦腐二簋，粟飯一盂，夢龍下箸有難色。經畧曰：「晨選嘉肴，夕謀精餐，吳下書生，大抵皆然，似此草具，當非所以待子；然丈夫處士，不應於飲食求工，能飽餐粗糲者，真英雄也。」遂大恣咀啖，夢龍啜飯七餘而已。旋以書授夢龍，囑便道致某，求援

事，并無可答。及詣某，獲三百金；抵家，經畧已飛書當道，前案盡釋。蓋經畧固心愛夢龍，惜其露才炫名，故示菲薄，而行李之窮，則假途以厚濟之；怨謗之集，則移書以潛消之；英豪舉動，其不令人易測也如此，此一事也。經畧嘗試常州，賞賚諸生，宜興首卷生周延儒進，經畧目注久之，謂其將來官職可顯貴，第心術不正，杖之二十，復厲聲曰：「急早回頭！」如是者再。是夕，頗不樂，連飲數斗，拔劍起，斫壁柱大呼曰：「宜興生惱人！宜興生惱人！」後延儒果如所言，紊亂朝政。此又一事也。至在遼東，疏題舉人五名定額，邊陲文教，因以丕振。并以義州衛故給事中賀欽，力崇正學，在諫垣有直聲，疏請贈官，錄廕，賜諡，建祠，有關世道，均匪淺鮮，猶以正鄉賢祀典一舉，爲後世稱道，迄於今日，各省正薦舉鄉賢，亦當以此爲鑒也。其報徐邑侯日久書曰：

「鄉賢一祀，所以獎忠孝，崇功德也。今日鄉賢，大率出於有力

子孫，詔援勢要，遮掩門戶，及無恥生員舖啜之計，相共成之，絕無足爲輕重。羅念菴以吉水鄉祠駁雜，所祀非類，恥其父與之同列，因奉其主以歸，此仁人孝子事親如天之心，亦事死如生之心也。鄉黨自好者，生時必不肯與市井無品爲伍，死而氣魄有知，何獨不然乎！

四，交友 與經略最相契者，莫如孫鵬舉，早年二人以氣義相傾許，且值大荒之後，米麥粥飯，蔬魚茶果，凡所以上奉甘旨者，莫不晨夕與共也。迨經畧出仕，鵬舉老困塲屋，南北奔馳，每有函扎，輒交相砥礪，詔獄旣成，鵬舉探之，傷言慷慨，洒淚悲傷，遂成永訣。經畧以書報鵬舉，謂「何知（鵬舉字）一官遠絆，不能到法塲生祭我也。」鵬舉爲文以祭，有云：「前後四十年，與君離合者各半，君所交天下豪傑，不知凡幾。地遠數千里，時隔十數年，老且賤如我，一話一言，一事一物，君不忘於心中，且時申之紙上。其中金陵之筆墨，

遼陽之壁壘，我竊欲往觀而未果，獨始者攻苦之日月，近者下獄之光景，我與君偏巧相值，然則貧賤患難之交，顧惟我二人耶？我母見背，君哭之痛，痛我母不見我博一第，痛我不能博一第以報母，至今聞者，爲之泣下。甲午我徒步行大雪中，會葬君父，甲寅我扶病哭君母，豈知今日，復從五千里外，哭君不得其死耶！——一死一生，乃見交情，郭林宗，范巨卿之往事，不是過也。同里郭正域者，初於經畧，已定擬館選，爲他人得去，尋知爲經畧，乃悔之。會正域以假邸事忤宰相沈一貫，經畧倡言佐之，宰相黨因不快。及正域被妖書誣，身困楊村，家僮，書辦，長班，皆捕下詔獄，緹卒圍舟四面，逮且旦夕。崔金吾爲經畧部民，方用事，感平日恩禮，拷掠稍縱，得不誣服，遂免。當是時，道路不敢提正域字，親知亦畏匿，經畧適在保定，獨遣役往京偵察，密報正域。仍不時送湯酒山炭，爲禦寒具。正域歎曰：「吾交遊遍天下，提携遍鄉邑，今無一人問，而顧得之於不獲館選者

，吾甚愧！」後竟結兒女婚姻。

五，撫民 經畧勤政愛民，案無留牘。當初仕保定，兩度救荒，其艱苦爲他人所難能者，經畧安之。及三度事邊，害民之事日益除，養民之事日益著，凡此皆於前述之，不贅焉。至化貞之失廣甯，措置難民入關，而以所部五千人殿後，此與武穆南壩橋之戰，以泰州無險可恃，退保柴墟，護難民渡於沙上者，如出一轍，詎能以此短武穆而罪經畧也耶！

六，治軍 經畧之威望，遠懾敵人，履險巡視，每獲安全，遼奉諸戰，莫不身先士卒，其在平日，於軍事措置，經畧有方，士卒樂爲之用，而諸將亦大率效命，故終其任，得保全領土，使竟其志，則失地要亦不難規復，觀其治軍，可得之矣。

「甲」布置 其與柴國柱，李懷信，賀世賢三總兵書，有云：「前日之報，何其緊，而今又何緩也？以僕算之，聚衆於關上者，致

我而因以疲我也。我兵出而反退舍者，懈我而思以乘我也。此際提防，更當比平常加謹，切勿稍懈，使得以出其所不意。今當遣兵以探之，設疑以誤之，日則曳柴揚塵，遍豎旗幟；夜則連營結疊，多張火炬以炫之；或預伏強弩火砲，用游擊誘入以擊之；若貪小利，輕遂以入其伏，此我所最忌者。第一要心心念念，時時刻刻，如賊兵在面前一樣，孔子云：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，此兵家之祖也。懼非畏縮，乃是敬謹之意，三軍生命，萬民生命，在大將軍一身，可不敬謹而圖成謀乎！」

「乙」訓練 經畧之用兵，挑選之法，係以精神，軀幹，年力，技藝數項，而別爲等第，以酌去留；一等充頭敵，二等備接應，三等固城守。至其訓練，則每令於城外各擇一區地方爲教場。如管兵千人，設四十隊，每隊二十五人，設一燕兒窩，而五人於其下，就本隊中擇善射者五人，以一教四，自卯至午，如法教演，日每百回

，七八十回乃已。騎射槍砲俱習，乃令彼此主客互隊，與逐隊熟而合之於總，與總隊熟而合之於營。又嘗謂：「督撫操軍，不若以將官操軍，又不若使軍自爲操。」

「丙」軍器 經畧以賊兵效阿骨打兀朮等行事，非弓矢決驟所能抵敵，惟火器戰車一法，可以禦之。乃造雙輪戰車三四千輛，每車載大砲二位，翼以步軍十人，各持火槍輪打夾運，行則衝陣，止以立營，極爲穩便。

「丁」紀律 史稱武穆兵「餓死不虜掠」者，經畧之兵，正同是焉。邊地米糧貴，嘗有二兵，入店中買飯。一曰：「我錢少，買藞米飯吃。」一曰：「我買麪吃。」其後，買藞飯者用銀五分，買麪者用銀一錢二分，皆不得飽，相與咨嗟而去，不擾民也。

「戊」戒貪 疏劾貪將，駢戮逃將，前已述之。其所部游擊陳倫，扣盜軍餉，嫖賭宿娼，查實斬之。並疏報於朝，得旨：「遼左向

來法紀縱弛，武備衰廢，熊廷弼誅貪斬懦，具見軍令嚴明，不負委任。以後將領，務各上緊整頓兵馬，立功報效，毋得仍前貪懦，自取罪戾！」至此全軍爲肅。

「己」諭降 游擊李永芳降滿，經畧嘗以書勸復歸順，立功贖罪，謂當以百口保一死，且加世職，因述古人降敵之事曰：「一，關雲長降曹，及報効曹公，遂歸先主；汝旣報効，可歸矣。汝當學雲長。二，朱序降苻堅，後從堅伐晉，兩軍方交，而序從堅陣中呼曰：軍敗矣！堅陣動大敗，而序遂歸晉；汝若誘之來攻，從陣呼敗先奔，而使我追之，亦一奇也。汝當學朱序。三，李陵降匈奴，見漢殺其母妻，終不歸漢，然終身不隨匈奴侵漢；汝不肯歸，當學李陵。」今之奸慝，大可讀此一書也。

「庚」徵工 凡修城挑濠，向係徵發民工，經畧憫其日日做工，無從尋食以養其父母妻子，於是諭都司分別誰貧，誰富，誰有力，

誰無力，誰當長做，誰當短做，從公從實攤派，殷實有力者上戶若干，中戶若干，照常做工外，其無力者，五日一次，無力而孤寡殘疾者豁免。若官生衙門富勢人役囑脫賄免者；嚴懲之。

「辛」用兵 用兵之道，經畧與諸道將屢言之，如一：凡作事要輕便，使做出而人猶不知，方爲妙手。二：天下有極大事而做像小事者，若小事而鋪張得大，則不妙矣。亦有極虛事而作成實事者，而實事若裝點成虛，則又拙矣。三：獲功不在多少，只以杜賊窺掠爲主，操兵喂馬，爲第一緊著。四：凡軍士必有一副殺賊軀幹，殺賊本事，殺賊心膽，而後可以殺賊立功，非柔脆游滑者，所得而辦也。五：古云：恩洽飲醪，暖生挾纊，今軍士用命之時，幸加意撫綏之。

經畧之言行，足以法於後世，有如此者。顧其爲文，一字一句，要皆丹心碧血，所結而成，能使讀者憤發忠義之氣，如本書之所申引，

皆可窺見其畧。至其爲詩，又類皆言志之作，言爲心聲，讀之益可知其胸中之塊壘耳，爲節存於次：

詠松

隕罷嚴霜雪未闌，羣花雜樹盡凋殘。惟憐嶺上孤松挺，獨有芳心耐歲寒。

采石磯

江心一片石，獨力風濤久。有時觸其怒，能作蛟龍吼！

硯銘

自渡遼，惟汝伴；草軍書，嘗夜半；吾之心，汝所見。

右三首，蓋自況也。

拜手詔

四郊多壘大夫羞，況以危遺聖主憂；本擬星言趨闕下，敢煩天語到江頭。妻兒側聽牽衣哭，父老旁觀拄杖愁。狗馬也知筋力盡，忍

將大義付悠悠。

過恨者關

兩年關上路，三度病中過。衰爲沙塲早，愁緣世網多。逐臣甘糞土，舉國誤風波。涕淚三朝事，馳驅敢息他！

李侍御夢白督餉至

烽火燒天天欲紅，匆匆使節過遼東。旌旗夜入河橋樹，裘帶晨掀華表風。千里餽糧原不易，一時謀國有誰同？抑知當日登壇者，首仗關中給餉功。

右三首，蓋以身許國也。三首腹聯，更慨乎中原之無人也。

塞外

白雲慘慘浮，一望入凝眸。千古傷心地，何人淚不流？

遼陽落花

落紅已盡棲芳草，空羨春光九十殘。遼水遼山遼北塞，世人莫作

等閑看。

右二首，蓋以遼事已不可爲，而必存恢復故土之念也。

夜深聽蛙鳴

不緣官債與私錢，爾何嘒嘒向我言。正是清明好時節，勸君井底且勿喧！

游木蘭山

偶過名山一徑幽，無端風雨妬同游。浮雲莫蔽中天日，待我看山到上頭。

右二首，蓋以本兵臺省之狂吠，欲終答主知也。

詠雪

……：掃去仍堆積，旋來更簸颺。但乘風舞舞，如得意揚揚！落坎直窮底，摩空竟亂蒼。高低渾不辨，黑白漫無章。世界從粧點，皇穹自主張。勞攘狗物變，觀化得天常。剝復非人力，服食且自將

• 楚騷空咽矮，鄒律正吹長。不日銷浮霰，中天仰太陽！

右一首，蓋以被冤繫獄，方有待於昭雪也。

告夷齊二先生

廉吏不可爲，先生已千古。貪吏不可爲，先生獨千古。何貪亦何廉，志士聽所取。如何風日下，儒紳而豎賈。揮霍謂無碍，貞士噉迂腐。浣烏以爲白，金亦輕於羽。夫焉有所憚，而不責阿堵。苞苴盈路衢，誰念徹桑土？文官只愛錢，武官只怕死；東賊一發難，邊腹受毒苦！豈爲邊陲故，斯人招其侮，禍國禍生人，擢髮未足數。我欽先生風，盥沐登堂廡，率爾陳蕪詞：請作澄貪主！澄之亦何以，灑水清可觀，一滌貪夫腸，庶幾可稍補！

右一首，蓋以遼東將吏之貪，欲以整肅官方也。

送左桐城

枉說黃金四萬斤，與人抵死快仇爭。緣何滾滾通津地，無一莠莠

束帛情？不會用多惟我拙，方才見少有公評。也曾幾度關前誓，神亦譏予何太輕！

右一首，蓋以誣其行賄內廷，舉關前誓神之事以自明也。（左光斗，桐城人。）

十四 經略死後之定評

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」嗚呼！經畧死矣，其偉大精神與人格，實超越前古，使千秋百世，稍有血氣者，知所景從，知所取法，則立可致國家於隆盛，救民族於危亡，又豈僅名垂竹東而已！論者不察，拘於小節，以未能效死邊城，不爲經畧諒。不知廣寧之失，罪由化貞，而徒以門戶之見，曲殺經畧，天下事之蒙垢含冤，無逾於此，至於數年，始得昭雪，而功罪亦以判然矣！倪元璐曰：「十數年來，惟遼陽一案，最易推明，不知方騰何以撤經？不知既敗何

以信撫？不知撫敗何以殺經？不知殺經何以存撫？小人之謀，動關氣數；鄧鄂皆然，何尤今日乎！」觀此，可知當時已有嚴正之評騭焉！

「君子立身，不變其介節，堅如金石；小人居心，萬變其情詞，盡屬虛僞；苟人君一旦翻然悔悟，其奸狀畢露，烏可掩蓋於青天白日之下，未有欺君害賢，久而無禍者矣。如李固杜喬雖死，梁冀未嘗不誅。敬暉張柬之雖死，武三思未嘗不族。明於此者，君子不必憂，小人不必樂也。」此經畧「忠奸論」之語也，詎知不數年，果如所期，欺君害賢者，或誅或族，而經略之冤，亦大白於天下，骸骨得歸葬於故土矣，經畧其瞑目乎！

經畧被冤未久，王化貞伏誅，臨刑大呼曰：「奸臣！爾當日要殺熊廷弼，教我只管爭功，今敗事，是汝等誤我也！」噫！悔之晚矣，然於此，可知樞臣欺君害賢之罪，固浮於化貞也。

崇禎卽位，安置魏忠賢於鳳陽，忠賢懼罪縊死，其黨崔呈秀亦死之

，次年，詔磔二人屍，天下稱快。未幾，許顯純亦伏誅，丁紹軾惱裂死，張鶴鳴歸潁州，遇流賊，倒懸於樹射之，與其子大同俱殞，年已八十有五，孰謂報施不爽也耶？此非託於迷信，謂冥冥中自有定數，實則諸人自有取死之由，所爭者，旦夕間耳！

先是冤獄既定，周宗建等七人具疏辯之被處削職後，工部主事徐爾一上「辨功罪疏」謂：「按年疏揭塘報，轉覺其罪無一據，而勞有足矜。」竟不報。及崇禎初年，免天啟時逮死諸臣贓，釋其家屬。經畧次子兆璧，乃得出江夏縣獄，遂上疏乞收父骨歸葬，下饒京確查。京縷述諸奸立心陷害者六事上之，大學士韓爌，復上疏，謂：「平心論之，自有遼事以來，誣官營私者何算，廷弼不取一金錢，不通一餽問，焦唇敝舌，爭言大計。魏忠賢盜竊威福，士大夫靡然從風，廷弼以長繫待決之人，屈曲則伸，抗違則死，乃終不改其強直自遂之性，致獨膺顯戮，慷慨赴市，耿耿剛腸，猶未盡泯，今縱不敢深言，而傳首

已逾三載，收葬原無禁例，明聖必當垂仁。臣媿媿此者，以茲事雖屬封疆，而實陰繫朝中正邪本末。皇上天縱英哲，或不以臣爲大不謬也！」至是始奉旨：「熊廷弼罪在封疆，先年，已經重辟；其身首從伊子兆璧所請，准與收葬！」時崇禎二年四月三十日也。

璧兆乞收父骨疏，詞意婉約，足與岳珂之籲天辯冤錄共讀，詞曰：先年臣父按遼勘地，疏言後患，捐俸減贖積穀三十萬石，修邊城七百餘里，以備不測。及後，賊結連陷撫清開鉄，全遼旦夕莫保，皇祖以臣父有先見深諳遼事，特起田間，任經畧。先臣赴遼，收拾殘敗，絕饑遺，斬貪懦，增墉繕甲，然後人有固志，遼陽危而復安，尋復瀋奉等處，有漸進之勢。不意仇嫉先臣者，責以不能期年奉凱，攻擊勦去。袁應泰繼之，數月而遼瀋喪，前功盡隳，爰書所云：「廷弼在遼而遼存，去遼而遼亡，」此也。及再起先臣經畧，巡撫王化貞，已握兵柄，駐廣寧，經略奉旨駐關，忌者明傾暗搆，額

兵不與，節制不行，中樞主戰，撫臣浪言進兵，謂先臣圖守非是，先臣不得不以邊情軍情，明白入告，而舉朝方信撫臣，以爲捷音可待，甚至欲專用撫臣，裁經畧，驅先臣徒手出關爲應援，凡所引用之人，無不陷害。未幾西平被圍，叛將謀縛化貞，廣寧內陷，撫臣先走，誰執其咎乎？先臣兵不滿五千，趨救廣寧，而城已失，暫次閭陽，而勢莫支，不得不退保榆關，誠恐遼衆洶湧關門，西人乘之而生變，此皆先臣疏在御前，可覆按者。當日撫臣奉旨逮問，先臣自請並勘，情罪迥殊，卽一體概坐，已屬沉寃。何至他人倖生，先臣獨死，且傳首暴屍，猶未已耶？此非先帝意也，祇因魏忠賢怒楊漣二十四罪之疏，切齒與楚人爲難，一時附逆者，謂不以封疆事，與移宮事合爲一案，不能創興大獄，於是，誣楊漣，顧大章，周朝瑞等受賄，鍛鍊羅織，而先臣忽出中旨殺矣。詞臣倪元璐謂先臣不死於封疆而死於局面，不死於法吏而死於奸璫，此也。夫先臣有文

武才幹，孤忠自許，徒以剛直不撓，爲朋奸陷害，先臣一死而東人稱觴，天下傷之！乃賊臣梁夢環傾心附翼，猶加以身後之誅，寃臚鉅萬，凶焰一張，追比如虎，籍家百不及一，致臣兄熊兆珪刎死獄中，臣妹胡嘔血殞命，臣母陳白髮繫辱縣庭，僮婢箠死十餘口；聖朝三百年來，因事受法之臣，未有如是之寃且慘者。今先臣之首，尙懸國門，殘屍久棄荒野，臣爲人子，旣不能同兄妹從父於九泉，又不能裹父屍而歸窀穸，安用生爲，是以萬里哀號，仰冀聖朝垂賜矜憫，察先臣勞可准罪，法浮於情，允臣領回父首，并所棄餘骸，收歸蒿里；則聖朝帷蓋之仁，遠邁周文之澤朽！至若臣兄寃臚自殺，慘動國人，倘再遇皇上無外洪恩，畧加憫念，俾天下人子相與言孝，人弟相與言弟，庶天下之人臣勸，而相與言忠；聖治益光，皇仁遠被，臣生生世世，頌戴無極矣！」

清乾隆四十七年，湖廣總督舒常，巡撫姚承烈，奉諭查明經畧後

嗣，以經畧五世孫泗先奉聞，得旨以訓導用，遼陽武昌地方，均准立祠奉祀；此雖專制帝王牢籠人心之故智，然非經畧餘威震於殊俗，若干年後，夫誰爲之白其冤而表其忠哉？近儒餘杭章太炎先生過遼陽熊公祠，曾弔以詩曰：「步出靈巫閭，文石正纍纍；神叢亦時見，不知祀阿誰？惟昔熊飛白，楚材爲之魁，臨關建牙旗，長駕安東維。置堠亘千里，兩年無夕綏，神京有左肘，故老知懷歸。誰令斗筲子，居中相摧殘？付卒不盈萬，虛信隆旄麾。一朝屺河西，泰山爲爾頽；彼昏豈不醉，輕戰忘其危，何意千載下。棄地如遺錐！」音節蒼涼，似脫胎梁甫吟，而其辭亦若有憾焉者，則不僅抒懷舊之念，發思古之情而已。

武昌祠墓，在經畧原籍紙坊，祭田百畝附馬，卽明崇禎二年歸葬處也，然亦不過一古墓叢祠委於荒烟蔓草間已耳！至有清道光丁酉迄咸豐乙卯年間，武昌府知府章培基，嚴澍森，先後樹碑表識，江夏縣知

縣金廷襄，復作祭田記以示久遠，祠宇墓田，稍具規模。顧熊氏子孫式微，且多就食於外，實無力無人以時祭埽，而加脩葺，故未逾十稔，仍就榛蕪。光緒季年，邑紳陳問白，汪佑卿，唐淦泉，馬小雲，李斐山，余晴嵐，胡春暄，孫松山，任敬塋，周芳圃，王精誠等，相與釀金度地於石城山南麓明藩黃龍寺舊址，鳩工庀材，期年集事，是爲縣治熊公祠。今歲時伏臘，蒸嘗未衰，然以歷經喪亂，頽垣斷瓦，亦有待於補苴；是所望於地方政府、暨諸父老昆季之興起也！

有明一代，吾楚有兩偉人，具將相才：一江陵張文忠，一卽經畧，皆千古無對者也。文忠功業彪炳，自後雖遭貶議，不久猶得昭雪。獨經畧事功未就，竟以誣服齒劍，舉世冤之。方其受勅也，則曰駐劄山海，調度三路，煌煌詔語，亦日日嚴飭兵備，控扼山海，是經畧受命之信地，在山海也。廣甯右屯，非經畧信地也。山海固無恙也，而謂巡撫棄廣甯當死，經畧棄右屯當死可乎？尤可笑者，不死於右屯之失

，而死於妖言之條，不死於經撫俱當論死之議，乃先殺經畧而欲活巡撫：所云祥刑，是耶非耶？於此：可知朋黨排擠，陷害忠良，蓋與岳武穆同出一轍，宜乎受冤之後，剖心泣血，慷慨論列以明之者，終明之亡，尙不乏其人，然究於經畧何補，於國家奚益耶！

或謂經畧之才，既寵蓋一時，其氣，又凌厲一世，世人望之辟易，而有與不相下者，定是天下第一等有品望有幹局之人。而經畧不量，揭辯紛紛，致櫻眾怒，共起殺機，是則所由必殺其軀之道耳。然夷考當年，爲經畧或鳴冤闕下，或戮力行間，如韓爌，周嘉謨，楊鶴，周朝瑞，江秉謙，周宗蓮，甄淑，熊德陽，惠世揚，及周永春，邢慎言，高出，胡嘉棟輩三數十人，有一人失足崔魏之門否？於此：又可見其推誠待人，感人至深，至羣以氣節相砥礪，而與畧以虛矯之氣凌人者，固不侔矣。讀經畧祭郭正域文，有云：「公之心，可以對大地；氣，可以塞乾坤；道德，可以配聖賢；文章，可以泣鬼神；才力氣魄

，可以轉天樞而扶地輶，精忠至誠，可以通九閻，假九廟，而孚高皇帝在天之靈。其生也，生民以爲命，天地以爲心，吾道以爲山斗，國家以爲典型；君子之秉正者，以爲有所恃而安；小人之黨邪者，以爲有所畏而懲！其死也，黎元日以塗炭，宇宙日以晦冥，小人日以敗壞而齷齪，時事日以擾攘而紛紜，爲善者日以得禍而俯首喪氣，爲惡者日以放肆而無復忌憚之心。」余低回沉吟，感不自禁，將何語以評經畧，不如移此文以爲經畧死後之定評，卽以結吾文也。